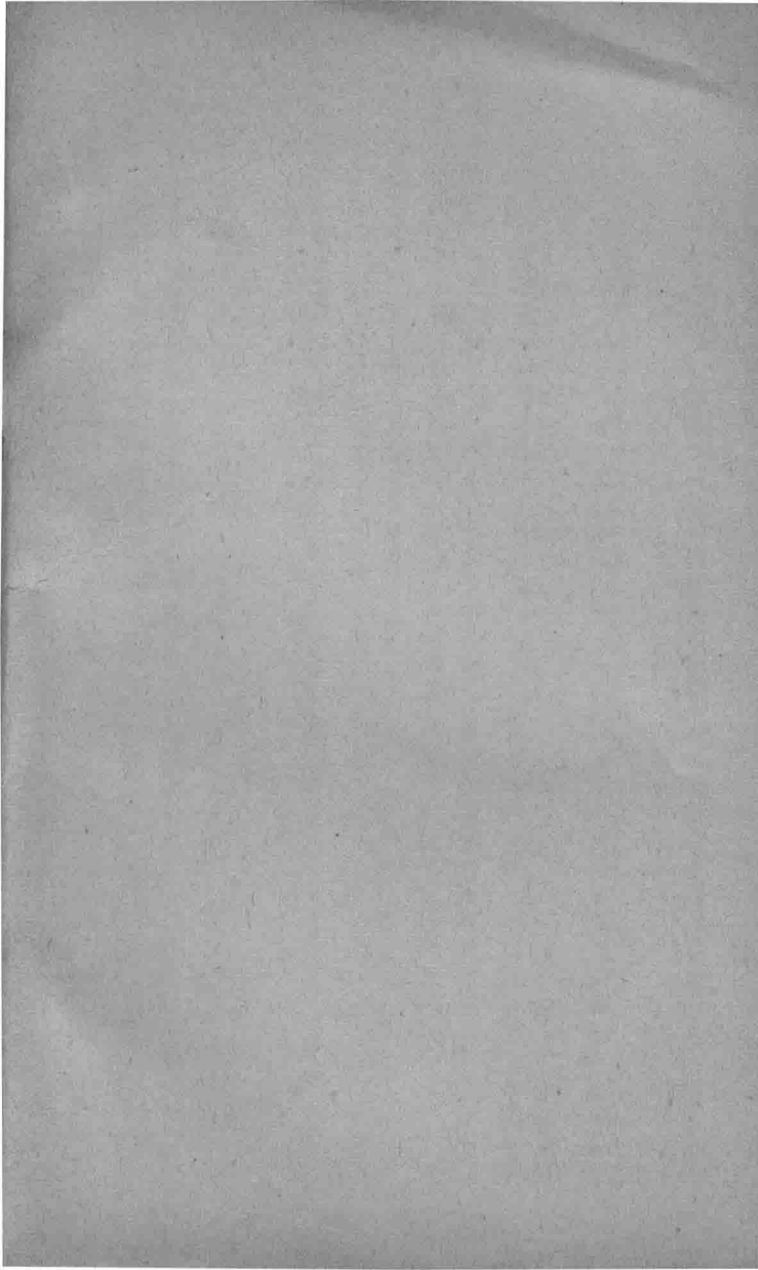


國學基
本叢書
濂洛關閩書
上





濂溪周子生於聖道不傳千五百年之後。作圖說通書。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而凡天人之奧。性命之微。淵然咸貫。使前聖授受之源流。迄於今不墜。噫。何其盛也。予不敏。二十年來。手編心維。弗輟寒暑。竊嘗遠而溯之。以爲大學一書。曾子述孔子經文。因作傳十章。發明聖蘊。尙矣。周子此書。明太極圖說。因作易通四十篇。互相表裏。高簡淵澗。將無同歟。且大學一書。自格致誠正脩。以至於齊治均平。備內聖外王之道。此書大指。自一理二氣五行推之。誠幾慎動禮樂政刑。朱子謂其所論。亦不出乎脩己治人之事。蓋道之在先聖先賢。與在先儒。當無不一脈相承。同條共貫也。今因朱子所定舊本。發凡起例。倣諸大學編次。又以己意。纂集諸說。謬爲疏解。固知淺陋無當。惟是竭一得之愚。務使開卷豁然。讀者易曉。不無少助焉。如曰心領神會而足以表章先儒之蘊也。予則何敢儀封張伯行書。



濂洛關閩書卷之一

周子

清 張伯行集解

周濂溪名惇頤字茂叔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力行洞見道妙遇事剛決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而襟懷灑落雅有高趣尤好佳山水游廬山濯纓其溪而樂之遂築書堂其上號曰濂溪所著有太極圖說通書數十篇嘗手授二程子以傳於世至朱子爲之註疏可謂明備而精當矣但大註意義似簡而小註頭緒頗煩今合大小註融會其旨復參以諸儒之說順文直解庶俾讀是書者會心較捷云

太極圖說

此周子默契道體之本原既圖其象而又慮人之不知其說也故爲此言以明之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

無極猶言無形也太者大無以加之稱太極者理之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也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形迹之可求也而至極而無以復加之理即寓乎其中焉所謂無此形狀而有此道理耳

太極動

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夫太極則陰陽猶未分也可以觀所乘之機焉惟其機

一動卽爲陽是陽生於太極也然動亦不能常動故動極而靜其機一靜卽爲陰是陰生於太極也然靜亦不能常靜故靜極復動其動極而靜是靜不始於靜而根於動也其靜極復動是動不始於動而根於靜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循環無端生生不已由是分陰分陽而兩儀因對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陰陽分兩儀立矣而陽不能不變而施乎陰陰不能不合而受乎陽五行於是乎具而生水火木金土焉天一生水

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此生成自然之序也。惟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故以水火木金土之五氣。順布於天地之間。而春夏秋冬之四時行焉。木氣為春。火氣為夏。金氣為秋。水氣為冬。土氣寄於四季。其順布亦自然之序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觀五行之生成。順布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然即此

而推本言之。而五行異質。四時異氣。皆不能外乎陰陽。是五行一陰陽也。陰陽異位。動靜異時。皆不能離乎太極。是陰陽一太極也。至於所以為太極者。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是太極本無極也。是知五行之生也。氣質不一。而各一其性。隨其所稟之不同。莫不具有

太極之全體。而天下無性外之物矣。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

化無窮焉。五行固各一其性。而太極陰陽又不止生五行已也。蓋無極真實之理。二氣五行精醇之氣。妙於自然融合而經緯錯綜。各以類凝聚而成形。於是人物之生得陽而健者。以成男。乾道也。亦父道也。得陰而順者。以成女。坤道也。亦母道也。此萬

物之以氣化而生也。既有男女。男陽女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此萬物之以形化而生也。既以形化。斯萬物生生而陽變陰化。無有窮盡焉。蓋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

而性無不在者。尤可見矣。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氣化形化。人物無不同也。然惟人之所稟得五

行之秀。而其心為最靈。故其知覺為獨全。於是形之屬陰者。既生而成質矣。神之屬陽者。又發而有其知矣。因五行之稟為五常之性。感物而動。或發於理義之公。或發於血氣之私。而善惡於此分。且陽善陰惡。既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涉於事為。不可紀數。萬事於此出矣。此

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多失之於動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

序鬼神合其吉凶。

人雖同稟陰陽五行之秀而不能有善無惡者以其氣拘物蔽因之欲動情勝而不自知也惟聖人氣質清明不役於欲不溺於情又得其秀中之秀者爲能本脩道之教以定之是以其行之也中而禮之得宜其處之也正而

智之貞固其發之也以不忍之仁其裁之也以精當之義全體太極無所虧欠而凡其動處亦一主乎靜而立人之極焉是故覆載之德莫大乎天地而聖人與之合德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而聖人與之合明四時之錯行有其序聖人合之而不爽鬼神之朕兆能爲吉凶聖人合之而無疑此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之中正仁義而主靜立極者自然而然不假脩爲也君子雖未遠能此而能敬以脩之以求乎此則亦吉之道也若小人不知有此而肆

焉悖之徒取凶耳修之悖之在於敬肆之分人能勉力修爲持敬以往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惟觀於聖人之主靜君子之修而知其體乎太極者實能兼三才之道通死生之說也故易說卦有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成質

地道之所以立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合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隨事著見觸處皆道三才一太極矣繫辭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推原人物之始是陽之所以長爲神之伸反觀人物之終是陰之所以消爲鬼之歸故能知死生之說而無所疑一聚一散道與之俱死生亦一太極矣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由是觀之易之爲書真所謂廣大悉備者大哉易也而太極則其至精至妙無以加者矣此所以既爲之圖而並著其說也

通書

誠上第一

此篇論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自然實理性命之本源也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誠者真實無妄。乃所受於天之正理。人皆有之也。而一雜於後起之私。則失其所受之正矣。是故聖人無他本領。誠者其為聖人之本乎。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

也。上二句易之彖辭也。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元始也。資取也。誠之理雖全於聖人而其著於天道者莫備於易。大哉乾元。萬物所資以為始者。蓋即實理流出如水之有源焉。誠之源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

焉。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乾道由變而化。而萬物之性與命各得受其所賦之正者。蓋實理各有歸著而誠於斯立焉。

純粹至善者也。

是其為誠之源與誠之所立。皆純而不雜。粹而無疵。至善而極於純粹之精者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一節皆易文也。惟誠而極於至善。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氣之形而下也。而所以一陰一陽者。則理之形而上也。是以繼之者善。

氣方出而未有成。理方行而未有立。陽之屬。誠之源也。成之者性。則物之已成。理之已立者。陰之屬。誠之立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觀於繼之者善。而知造化流行未有成立。是元始亨通時節。乃誠之發用者。誠之通。陽之

動也。觀於成之者性。而知萬物成就各得此理。是利遂貞正時節。乃誠之收斂凝聚者。誠之復。陰之靜也。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天道之著於易如此。大哉易也。其通也。即其繼之者。謂非命乎。其復也。即其成之者。謂非性乎。性命之源。

殆統括於一誠中乎。信乎誠者聖人之本也。然而誠即所謂太極。聖人則其全體乎。太極者。周子此書固與太極圖說相表裏也。

誠下第二 此篇言聖人有自然之誠。而思誠者當實用其力也。

周子曰。聖誠而已矣。

觀誠之通復為性命之源。可知在天之寒暑晝夜。循環運轉。無一息之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至自老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而已矣。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也。百行孝弟忠順之屬。夫聖人全天道而立人極。以其能盡五常修百行耳。而統之惟一誠。是故誠乃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一理實而萬善具足。聖人所不能外也。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然其所以

爲誠者。方其靜時。固未嘗無也。而未形於外。則若無焉。及其既動。亦非至此而後有也。而見諸行事。則有之矣。惟靜無則至正。而無私曲。惟動有而事之明白行之通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若五百

行而非出於誠。則事皆無實。所謂不誠無物者。而五常百行皆非也。不正而邪。不明而暗。不達而塞也。

故誠則無事矣。

故聖人惟誠則衆理無一不備。而於五常無不盡。百行無不脩。從容中道。不待思勉。自無所事矣。

至易而行

難。聖人之自然而誠。固有如此。下此則不能無求誠之功。蓋實理自然。似若甚易。而或未免以人僞奪之。則行之實難也。

果而確無難焉。

知其難而用什百之功。果決其行。堅確其守。則勇於有爲。人僞不能奪之。其於誠無難焉。

故曰。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故孔子之告顏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克己復禮。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固如此矣。求至於聖人者。尙其盡思誠之功哉。

誠幾德第三

此篇欲人立誠明幾。以備乎德之全也。

周子曰。誠無爲。

人心之所具者。有誠焉。有幾焉。有德焉。而人品之所成者。有聖焉。有賢焉。有神焉。是皆不可不辨也。夫所謂誠者。一實理之自然。賅貫動靜無所爲也。此卽太極也。

幾善惡。

所謂幾者。人心之動。善惡所由分也。蓋動於幾。

之微。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萌乎其間。此卽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所謂德者。以其施愛謂之仁。以其合宜謂之義。以其有理謂之禮。以其明通謂之智。以其能守之。

信。此卽五行之性也。性焉安焉之謂聖。

由是觀之。誠幾德三者於人甚切。其不待勉。強性乎此。而安焉者。大而化之之聖人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其思誠研幾。以成其德。復乎此而執焉者。才德出衆之賢人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其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者。聖之不可知而神也。聖與神不易至。而復焉執焉之賢則可以由學利困勉而幾於知之成功之一也。要在人自勵之耳。

聖第四

此篇論神誠幾乃性焉安焉之謂聖者。

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上章神以人言，此章神以理言。上章幾字言衆人之幾，故兼善惡。此章乃聖人

之幾，專以善幾言也。夫所謂誠者固無爲，而所謂幾者固有善惡之分矣。然專就聖人論之，則有誠焉，有神焉，有幾焉。其寂然不動者，實理之體也。誠也。其感而遂通者，實理之用也。神也。其方動而未形，介於有無之間者，實理發見之端也。幾也。

誠精故明。

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誠者清明在躬，無所夾雜，惟精一故瑩明也。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善應，故靈妙也。幾者理雖已萌，事則未著，惟隱微故幽深也。

誠神幾曰聖人。

惟其然是以誠極其明，神極其妙，幾

極其幽者，謂之聖人。蓋所云性焉安焉者也。若學者則當有以存其誠，致其神，而審幾，尤爲要矣。

慎動第五

此篇言動以正則和，邪則不和。君子所以慎其動也。

周子曰：動而正曰道。

動以行言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衆所共由者也。夫幾者動之微，繼此則見諸行事而爲動之著也。動而以正，則應事接物皆當然之理，故曰道。

用而和曰德。

有動斯有用，用之而和則自然而行道。

而實得於己，故曰德。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夫所謂正者，不過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見諸行，卽爲道也。若非此，則其動也，皆不正而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動不以正

則爲邪。動而取辱也。其邪之甚焉。則不惟辱而且有害也。故君子慎動。辱且害如此。動豈可苟乎。故君子致慎於動。而必以正也。動以正。則用以和。而道德備於吾身矣。

道第六

此篇言聖人之道易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周子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卽禮。正卽智也。夫道之於人。爲至切而人不可不用力者。非有他也。聖人之道。不過定之以仁義中正。以立人極而已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守之於身者。天

之尊爵也。行之利。順其自然。行之於世者。天何貴如之。

廓之配天地。

人具中正仁義之道。本與天地並立爲三也。廓之以充滿其分量。自與天地之廣大相配無閒矣。

豈不易簡。豈爲

難知。

是其道體之本来。豈不至易。至簡而於人。豈爲難知乎。

不守不行不廓耳。

知其易簡。則用力無難。特人不守不行不廓耳。若守之則見其貴行之。則見其利。廓之則自能配乎天地。而聖人之道在我矣。

師第七

此篇以氣稟言性。見師道所係之大也。

或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或問曰：天下之人不齊。何可以使之皆善也。曰：欲天下皆善。惟有師道也。又問曰：師道何可以使天下皆善也。曰：欲

知師道。當先觀人性。蓋就人性之氣稟言之。分剛分柔。而剛柔又分善惡。其善者又有無過不及之中。性之不同如是而已矣。

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或未達剛柔善惡中之義。曰：秉剛之性。其善者爲義。無依違。爲直。無私曲。爲斷。能斷制。爲嚴毅。能正而健。爲幹固。能挺而

堅凡此皆剛之善也。其惡者爲猛多殘暴。爲隘多迫狹。爲強梁多逆理不遜。凡此皆剛之惡也。稟柔之性。其善者爲慈多和藹。爲順無乖忤。爲巽婉而善入。則皆柔之善也。其惡者爲懦弱志風力沮。爲無斷慮多智少。爲邪佞行僻言詭。則皆柔之惡也。

惟中也

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惡者固不足言。而善者亦未必皆合乎中。惟中也者。得性之正。喜怒哀樂之發。無過不及。爲能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聖人之事也。蓋聖人不固於氣稟。故

獨得其清明而能全本性之真有如此者。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惟聖人自合於中。故以之立教而示人。使人自改易其剛柔之惡。而歸於善。俾其有嚴毅慈順之德。無

強梁懦弱之病。而又非僅能易其惡也。務使自至於善之中。凡嚴毅慈順。柔相濟。無復有過不及之偏焉。而止矣。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是故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也。惟以

聖人之先覺。覺庸衆之後覺。以後覺之闇。昧求於先覺之明達。而師道於是立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師道立則天下皆易其惡。至其中而善人多。善人多則朝

廷正。而天下治。舉朝廷之上天下之大。無有不善者也。其所云爲天下善者無疑矣。師道之所係。順不大哉。

幸第八

此篇見不聞過無恥皆爲不幸。而無恥之不幸爲尤大也。

周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人皆以貧賤禍患爲不幸。而吾以爲非也。人之一生不幸者。是不聞己之過。蓋己有過而人不告。因以不聞。何由知改。其大不幸者。是自己無恥。無恥則一切過惡

皆視爲固然。所謂不仁者矣。其本心而無遷善之地矣。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故必有恥則能發憤而可教。聞過則知所改而可賢。然可教則自能改過。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爲尤大。

而人當知省也。外此以爲不幸，非真不幸者也。

思第九 此篇言思爲聖功之本。以見君子貴於思也。

周子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睿，通也。引洪範兩語以發言思之端。思曰睿，睿作聖者，謂思以睿爲主，而可以作聖也。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

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以下皆發明思睿聖之義。而此一節先言聖人之思也。無思，誠也。思，通神也。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也。聖人之心，非有本而無用，是以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畢具。但見吉凶之幾，方動於彼，而心之誠，即動於此。雖無思而自無不通焉。不失之憧擾，亦不失之枯寂。是乃所以爲誠神幾之聖人也。不思則不能通微，不容則不

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此言學聖者之不可以不思也。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無思而無不通者，惟聖人能之。若學者於幾之方動，不思則心有所蔽，必不能睿而通微不

睿，則心亦未極其虛靈之本體，必不能聖而無不通。是則無不通之聖，由於通微之睿，通微之睿，由於思也。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機，幾同。要而言之，睿聖皆生於思，思之爲用大矣。故思之至，可以作聖而

無不通。是思固聖功之本，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俟終日，言其見之

幾其神乎。神者，聖人之稱，所謂睿作聖也。此兩節又引繫辭下傳，分證洪範之言，以申明之。又曰：知

濂洛關閩書 卷之一

志學第十

此篇論人之爲學貴乎立志欲以聖賢勉士也。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期至於是不敢自畫也。人之造詣原無止境。聖人奉若天道而希乎天，賢人敬畏聖言而希乎聖。若士則將由賢以幾聖者，必以古人爲法而希乎賢焉。故下文專以士希賢言之。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之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此一節先舉伊尹、顏淵以爲爲士者法也。伊尹欲堯舜其君，民顏淵克己功深，心有其德，皆大賢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由是觀之，伊尹之所志，純是大道爲公，何嘗有輕就爵祿之思。能志此志，則凡居

所繫念者，無非致君澤民全體大用之業，而不以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矣。顏子之所學，全是天理流行，何嘗有一毫私欲之累。能學此學，則凡終身所致力者，無非去私存理，切實爲己之功，而不以誇多鬪靡，矜智炫能爲事矣。此正所謂士希賢者也。

過則

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士而循此志學以往，從容過於伊尹，純熟過於顏子，則爲聖。新民及於伊尹，明德及於顏子，則爲賢。卽或爲才力所限，不能及此兩賢，而有爲善之實，亦不失於令名。三者各隨其所用

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焉。夫聖固難幾，而賢則可勉。至於不失令名，不過僅得其中，已非士之上者。若志卑而學陋，則有愈趨愈下者矣。然則士苟有志爲學，奈何不以聖賢自期乎。

順化第十一

此篇言天以陰陽生成萬物，聖人以仁義育正萬民，與天一也。

周子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春夏之時氣長爲陽，天以之生萬物而資始，流形秋冬之時氣消爲陰，天以之成萬物而各正，保合是其生者。

用之所以行，乃太極之動而爲天之仁也。其成者體之所立，乃太極之靜而爲天之義也。此太極之見於天者也。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聖人全體太極，故其在上也。動而爲仁，所以育萬物。

而使之各遂其生者，亦生之也。陽之事也。靜而爲義，所以正萬民而使之各得其分者，亦成之也。陰之事也。此太極之具於聖人者，所謂定之以仁義也。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

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合而言之，在天陰陽之道行而萬物以生以成，順序而不忒。聖人仁義之德修而萬民以育以正，化成而不勞，萬物之順順之大者，萬民之化化之大者，不見其順化之迹，亦莫知其順化之所以然。神

妙不測是之謂神。天

地聖人同此太極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夫萬民之化，由於聖德之修，如此是可知起化之有要也。蓋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

仁義，能以仁義存心，則爲道邇，爲術約，而天下之衆以一人治之而有餘矣。夫豈在遠與多乎哉？此聖人之所以爲全體太極而與天地合其德也歟。

治第十二

此篇言聖人爲治之本，以純心爲要用，賢爲急也。

周子曰：十室之邑，人人耳提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此亦上篇本在一人之意，純者不雜之謂，心謂

人君之心也。十室至小之邑，欲於其中人人提其耳而教之，且不能徧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而能徧教之哉？然則何道而可？亦曰：純其出治之心而已。蓋心者治之本也。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

之謂純。

此純其心之實也。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者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人得仁義禮智四者以爲心，本無所雜，誠能於陽動陰靜之時，言思忠，貌思恭，視思明，聽思聰，五事協於五行而無違，此仁義禮智之德焉。則感物不遷而人極立是

之謂純其心而治爲有本矣。

心純則賢才輔。

賢才皆仁義禮智之人。可以輔吾治者也。君心既純。則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之。凡賢而有德者。才而有能者。咸樂爲吾輔矣。

賢才輔則天下治。

既有其本。又得其輔。

將見賢才各任其職。不待人人耳。提而教之。而天下自無不治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夫心不純。則不能用賢。故以純心爲要。不用賢。則無以宣化。故以用賢爲急。二者皆爲治之不可忽者。而有主輔之分焉。上言賢才。此專言賢。則才

在其
中矣。

禮樂第十三

此篇言禮樂相須之道。卽圖陰陽之意也。

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

禮由陰作。樂從陽來。所謂禮者。非玉帛之謂。乃事得其理也。所謂樂者。非鐘鼓之謂。乃心得其和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

弟弟。夫夫婦婦。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禮樂相須而用之。有先後。觀於造化。陰陽消長。順序而布。則五氣不相悖戾。四時不相陵奪。此理而後和之驗也。觀於人事。君盡君之道。臣盡

臣之道。以至父子兄弟夫婦各盡父子兄弟夫婦之道。則行之而宜。習之而安。此又理而後和之驗也。夫禮者理而已矣。樂者和而已矣。不理則不和。故禮先而樂後也。若以圖之。陰陽論之。發散由於翕聚。其先後亦有不容誣者。朱子所以謂此章爲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靜之意。可見矣。

務實第十四

此篇言學當務實而不可近名也。

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人皆務名而不務實抑知實勝則道有諸己乃爲善也名勝則學以欺人最可恥也故君子爲己之心德欲其進業欲其修俛焉日有孳孳而不息者凡以務實勝也實勝而德業之著可知矣如或有未著是無其實則君子惟恐恐焉畏人之知所以遠恥也何嘗有近名之思哉若小人虛譽雖隆實德則病即日從事於德業亦僞而已以其實修而無名勝之恥故日休以其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日憂蓋君子小人之分往往如此然究而論之務實而避名者名亦隨之尙名而失實者名終去之學者將爲其善乎將爲其恥乎將爲君子乎將爲小人乎必有能辨之者

愛敬第十五

此篇言人之善當學而不善亦不可棄也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不能及人之善則當學以求及而已

問曰有不善

又設問見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

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恐其不自知也當指其事而告之以不善又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也且勸之曰庶幾其改此不善乎改則進於善而爲君子矣君子謂改者非謂勸者也

有

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此以善惡之雜者而言如一人之身有善者一不善者二則學其一善而勸其二不善焉

有語曰斯人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

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又言人或不善非吾所親見而

但聞人語之曰。斯人有是之不善。亦非大惡也。則告之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改之為貴耳。焉知其不能改乎。改則去惡從善。而為君子矣。若怙終不改。流為有心之惡。惡者必獲罪於天。而為天之所惡。彼豈不畏天之惡而降之罰耶。烏知其不能改也。此則勸之之辭。欲不善之人聞言。而自悟也。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故君子於人之善。無不學。則悉有衆善矣。於人之惡。無不勸。則不棄人於惡。而

善而不善者亦其歸於無過也。

動靜第十六

此篇即動靜以見神之妙也。

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互根。而天下之理盡於是矣。故動而無靜。靜而無動。則有形而各倚於一偏。乃形而下者也。物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神也。

若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不離於形。亦不固於形。合一而不測。是形而上者也。神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即上意而申明之。言其動而無動者。非不動也。動中有靜也。靜而無靜者。非不

靜也。靜中有動也。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蓋物則動。流於動而無靜。靜淪於靜而無動。故不通。神則當其動也。而靜之理未嘗亡。當其靜也。而動之機未嘗息。故妙萬物。此結上文以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

何以見神之妙萬物也。如水陰靜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動矣。火陽動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靜矣。即圖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也。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蓋五行之殊形。陰陽之異氣。莫非此理為之主。

宰。即圖所謂五行一陰一陽。陰陽一太極是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蓋理乘乎氣。則為四時之運行。氣運乎形。則為萬物之終始。即圖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是也。

混兮闢

兮其無窮兮。

此則兼體而言混合也。自五行而上，上而陰陽，妙於神，統於極，體本則一也。開也。自五行而下，下而萬物，各一其神，各一其極，用散而殊也。混者，陽而陰動而靜也。闢者，陰而陽靜而動也。混闢相生，循環不已，而天地之造化無窮矣。此章

乃發明圖說之意。

樂上第十七

此篇明先生作樂之由，以見古樂之善也。

周子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禮，五禮也。法者禮中之度數也。教，五品之教也。三綱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也。

九疇，說見洪範。若，順也。言聖王之世，禮法無不備，教化無不明，而三綱以正，九疇以敘。由是民得其所而太和，物遂其生而咸若。此卽理而後和之意，而樂之所由作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聖人因而作樂以宣氣而平情焉。宣所以達其理之分，言樂之關乎風氣也。平所以節其和之流，言樂之關乎人情也。然風氣亦驗諸人情，故下文獨以人情言之。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

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由是卽其聲而聽之，淡而不至於慘傷，和而不失於邪淫，而聞之者入耳感心，亦莫不與之俱淡且和焉。夫淡則無蕩佚之音，而欲心平矣。和則無急切之響。

而躁心釋矣。然樂以宣和者也。必先淡後和者，亦主靜之意耳。

優柔乎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試因樂以思其德，躁心釋則優

柔，欲心平則平中，優柔乎中，德之盛而不可及者也。因樂以思其治，則天下感之，皆化於中治之至而不可及者也。是謂作樂之道配乎天地，乃古之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也。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繁苛，縱欲敗度。

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後世禮法不脩。而政刑日以繁苛。禮法不脩。則人皆縱欲敗度。政刑繁苛。則下民莫不困苦。已無以為作樂之本矣。乃又謂古樂不足聽也。而代變以新聲。非妖淫而不淡。即愁怨而不和。妖淫則導人之欲。愁怨則增人之悲。而不能自止。故其流弊之極。禍害

之大。勢必至於莫可禁者。蓋今之樂然也。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嗚呼。同一樂也。而古有平心宣化之美。今則有助欲長怨之憂。原其所以懸殊者。惟在淡與不

淡。和與不和而已。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然則古禮之不復。今樂之不變。而欲幾於至治。不亦遠乎。但禮先而樂後。故必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有志於禮樂者。誠宜加之意矣。

樂中第十八

此篇承上篇和之意。而申言之。見樂因和而作。而其制作之妙。又可以致和者也。

周子曰。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共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言樂也者。本乎聖人所行之政也。蓋政善而民安。則天下之民莫不歡欣悅豫。而心和。故聖人因而作樂。凡五音六律之設。無非即人心之和以宣暢之。而上下達

於天地也。夫天地之氣與人相通。人心既和。故天地亦感之。而太和洋溢焉。若萬物生於天地者也。天地和則萬物亦順矣。故至幽無神祇而無不格。至頑如鳥獸而無不馴。此皆天地和而萬物順之驗也。夫聖人作樂而其天人志氣交相感動之效。至於如此。然則樂洵非

聖人不能作哉。

樂下第十九

此篇承上篇淡之意。而申言之。以見風俗之轉移。即在乎樂。其所係非小也。

周子曰：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樂有聲，亦有辭。樂聲淡則無妖淫之音，而聽此

聲者心無不平，樂辭善則無豔麗之章，而歌此辭者莫不嚮慕。夫如是，則人皆欲心平，躁心釋，而風以之移，俗以之易矣。若其聲妖淫而不淡，其辭豔麗而不善，勢必導欲增悲，其化人之速也，亦猶乎古樂然。然則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作樂者，可不知所尚乎。

學聖第二十

此篇言聖人可學而能而學聖之要，惟在一其心也。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

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設爲問答之詞也。問聖人可學而至乎？曰：可。學問學聖亦有其要乎？曰：有。要，然則其要可得聞乎？曰：要在於一其心而已。蓋人心有欲則雜，無欲則純。一者，無欲之謂也。果能無欲，則此心

靜時寂然不動，非外物所能入，而虛動時循理而行，非邪僻所能撓，而直靜虛則其心激然而明，明之極則通而自無不瑩徹矣。動直則其心廓然而公，公之極則溥而自無不周徧矣。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不過明通公溥而已。今由無欲至於如此，其與聖人相去，夫豈遠哉。學聖者所爲必以一爲要也。

公明第二十一

此篇承上篇所謂公與明者而申言之也。

周子曰：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此爲不勝己私而任法以裁物者發。公者，由己及人之謂也。人必中心無私，能公於己者，而後施之於人，自無不公，未有

心係於私，不公於己，而能以大公施於人，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奚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逆億以為明者發世之用，逆用億者皆

由明之不至則疑生於中也。若至明則自然先覺而無所疑矣。夫明與疑，大相反者也。彼以能疑為明者，其相去奚啻千里哉。學者當去私以求公，去疑以求明，斯於天下之事物無不廓然而大同，洞然而順應矣。

理性命第二十二

此篇分言理性命，大約皆發明太極圖說之意，故朱子謂與十六章同。

周子曰：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彰，著也。微，隱也。皆言理也。靈，人心之靈也。瑩，明也。言學者所當講求者，理性命三者而已。然各有其義，焉以理之當然者言之。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有理，而理之所在有著而彰者，有隱而微者，匪人心

之至靈，弗能瑩然明徹而無所窒滯也。此理之不可不知也。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以性之本然者言之，人稟受於天以爲性，而氣稟之性各有不同性之剛者有剛善，有剛惡，性之柔者其善惡亦如之，而其善

者則又有無過不及之中焉。性不過此五者止矣。此性之不可不知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

大有定。

以命之自然者言之，二氣五行天之所以化生萬物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殊，本二氣之實，而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總爲一太極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萬物各一太極，無不各正其命，而小大之物俱有定

分，不容增損焉。此命之不可不知也。學者誠知乎此，則所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當不容以自諉矣。

顏子第二十三

此篇言顏子能見其大，故能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而過人遠也。

周子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此孔子之言而周子引之，言昔顏子簞瓢陋巷，人不堪其憂而獨不改其樂，其賢如此。夫富貴

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夫富貴人情所甚愛也，愛之斯求之矣。顏子詎非人情乎？乃不愛不求乎富貴，而惟樂乎貧者，是獨何心哉？此設問以發其端也。天下

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朱子曰：至愛之閒，富有富可二字。○蓋天下原有至貴至富，予人以可愛可求，而大異乎彼之富貴者，特人不能自見之耳。誠見其

至富至貴之大，則彼之富貴皆其小者，而何弗忘焉？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

故顏子亞聖。惟能見其大，則此心純乎天理，不運於人欲，而常舒泰矣。泰則充裕寬廣，而無有歉然不足矣。無不足則富貴於我如浮雲，貧賤而安之若素，其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富貴貧賤而齊視之。此所以不改其樂也。故顏子之賢，亞於聖而為孔子所深許歟。學者亦求如顏子之樂而可哉。

師友上第二十四 此篇言道德之尊貴，欲人之隆師親友以求必得之也。

周子曰：天地閒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行於身者之謂道，得於心

者之謂德。天地閒無可尊者焉，而至尊者惟道，無可貴者焉，而至貴者惟德而已矣。然此道也，德也，皆屬於人者也。人物同生於天地而至難得者，人莫不具乎道德，而至難得者，道德實有於身而已矣。蓋道德本自尊貴，而人之身則以有道德而始尊貴也。求

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夫道德之至難得如此。其不可知所以求之乎。願求人。所至難得者。而實有之於身。則必資師友之益焉。苟非師以教誨之。友以切磋之。吾恐觀法無人。孤陋

寡助。而欲道德之我有不可得也。已。夫身非道德不尊。貴而道德非師友不可得。然則師友之誼。顯不重乎哉。

師友下第二十五

此承上篇申言師友之益。其丁寧之意益深切矣。

周子曰。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道義者至貴至尊者也。人之身能有道義。則貴而且尊。而凡人世之尊貴。皆不足以並之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

由師友有之。

若是乎道義之不可不有也。然果何以有之。蓋人始生而蒙昧。尚不知有道義也。及乎稍長。則正當講明乎道義矣。若長而無良師以教誨之。益友以切磋之。則亦終於愚昧而已。是道義非能自有之。必由師友之相成。而後有之者也。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節首依朱子補由師友三字。○夫人有道義。則身貴且尊。今由師友而有道義。則由師友而得貴且尊。也是師友之所以資我者。良厚矣。然則人生天地之

間。其於師友之義。不亦甚重而匪輕乎。其於師友之聚。不亦甚樂而難已乎。凡為學者。尚其隆師親友。以求其所為尊貴者。而可哉。

過第二十六

此篇引仲由以為訓。以見人之當勇於聞過也。

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仲由字季路。孔子弟子也。

人非至聖，安能無過。但有過貴於能改，而能改在於得聞。昔聖門仲由有告以過則喜，蓋喜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若此，以故令名所播，垂於無窮焉。若今之有過者，自護其短，不喜人之規諫，寧流於汙下而不悔，如有疾者，自護其疾而忌醫之療治，寧至於滅身而不悟也。不亦深可慨哉！夫喜聞過則必能改過，能改過則自可無過。學者誠當以仲由爲法，而不可長惡而遂非也。

勢第二十七

此篇論天下之勢，欲人之盡人而不可徒聽乎天也。

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勢者事機之必然也。天下之大，惟存乎勢而已矣。勢之所存有輕焉有重焉，而輕未有不趨於重者也。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

之可也。

惟其趨於重，至於重之已極，其勢不可得而反矣。必當其未極之時，豫識乎勢之所在而亟反之，則猶可爲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何以反之，則在乎人之力能有爲也。而力尤視乎其識有以先

之。倘識見不早，失其機會，雖欲用力亦不易矣。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競謂強也。力不競謂無力也。夫用力而力不競，以至於極重不可反，此則天之無如何也。若不能早有其識，或識矣而不能亟用其力，此則存

乎人而不可自諉也。

天乎，人也何尤。

夫既不可反矣，則轉而歸咎於天，是豈天所爲乎？究竟在人之識不早，力不用也。然則人當自任咎耳。於天乎何尤？信乎善識天下之勢者，不可不早爲計而知所用力也。

文辭第二十八

此篇言人之爲文辭者，不當徒尚乎浮華，而無益於實，而貴原本乎道德，以有濟於用也。

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庸，用也。古人立言著於一時，傳於後世，文似不可少也。然非務爲華藻以美觀聽而已。蓋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

物也。故爲文者以適於用爲貴。猶爲車者以適於用爲貴。夫飾其輪轅而人或不用。猶爲徒飾而無益也。況不載物之虛車而奚必飾乎。知虛車之無用。則知不載道之文亦無用矣。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

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夫文以載道。何也。蓋文辭者藝之見於外者也。道德者實

之蘊於中者也。篤其道德之實而善其文辭之藝以筆之於書。則爲有德之言。而書無不美。美則人見而愛焉。愛則人慕而傳焉。世有賢者。得因其文辭而學。以至於道德。是足以爲教也。仲尼嘗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若愛而可傳。則行之已遠矣。此所謂文載道而適用於者。猶之輪轅飾而人庸之者也。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顯世不多賢者也。不賢之人雖臨之以父兄。勉之以師保。俾學其文辭以求乎道德。而彼不學

也。卽至於督責以強之而終不從也。是文戰道而人弗用。亦猶輪轅飾而人弗庸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然則人何必以文辭爲哉。惟在務乎

道德而已。若不知務道德。而第欲工於文辭。以自矜其能。則亦未藝焉而已。此則文不載道而徒美其辭者。猶之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其又將奚用乎。噫。好華而鮮實。此弊之相沿久矣。學者當思所以去其弊。以進於道德之歸而可哉。

聖蘊第二十九

此篇言聖人之素蘊深厚而難測。與世人之求知淺薄而急名者相去懸遠也。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篇首疑有子曰三字。○此合下節兩引孔子之言。以見聖蘊之深也。昔孔子教人。必當其可。故其言曰。憤而求通者。則啓之。不憤則不啓

也。悱而求達者。則發之。不悱則不發也。舉一而知三者。則告之。不能反則不復也。此可見聖教之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子又嘗曰。予欲無言。天未嘗有言也。

而時行物生若是不必以言求天又何必以言求乎此又可見聖道之不待言也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

聖同天不亦深乎

周子既引聖言而因以己意明之也言觀聖人之言如此則聖人之蘊可知矣蓋孔子道大如天渾然無迹初未嘗自言其蘊人亦無從而窺之微顏子之善學則聖蘊之精微殆不可得見矣惟由其平日能孜孜進脩身體力

行故有以發揮聖人之蘊而俾其教傳之於萬世無窮者顏子也夫天不言而行生見於時物聖不言而蘊著發於弟子是聖蘊之同於天不亦深厚而難測乎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

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常人則不然有一聞知即欲暴露所長惟恐人不速知其有也蓋急於人之見知而已之得名也是其器量淺薄亦已甚矣聖凡之相去奚啻霄壤乎學者雖不能如聖人之深厚而可不自警其淺薄也哉

精蘊第三十

此篇言聖人之精蘊寄之於易而深贊易道之大也

周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

悉得而聞

精謂心之精微也蘊謂德之蘊蓄也畫前之易其理至約但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聖人乃爲畫卦以昭示之至於蘊皆卦中之所有者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其廣大悉備聖人則遂因卦以發明焉使當日不畫卦則聖人之精無所昭示

人不可得而見矣且微卦則聖人之蘊無所發明亦不可悉得而聞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易在五經之內而實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故曰源天地言其體鬼神言其用總之皆陰陽之

理也奧微妙也言觀於聖人之精蘊寄於畫卦如此此可見易之爲書非徒五經之源已也其殆天地之大鬼神之幽理之奧妙而無窮者莫不畢萃於其中乎欲窺聖人之精蘊者宜深思而自得之矣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此篇承上篇而論易卦所謂聖人之蘊也。其以乾損益動合言者，欲人之致其乾惕，知所損益，而又當慎其動也。

周子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

旨深哉。

此節合易之三卦而言之也。乾乾者，健而又健之謂。乃易九三爻辭。至孔子文言，則以修辭立誠爲說。故周子總其意而曰：乾不怠於誠也。懲治也。窒塞也。損大象。君子以懲忿窒慾，益大象。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周子約其辭而並引之，言易所

謂君子乾乾者，蓋欲時致其乾惕，健而又健，以不息於誠也。然必加以去惡從善之實功，如損卦之懲其忿，而窒其慾，益卦之遷乎善，而改乎過，而後可以至於誠也。是則乾之用莫善於誠損之大，莫過是慾窒，益之大，莫過於遷改。合三卦觀之，聖人作易之旨，不亦甚深矣哉。或曰：其善其字亦係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此節又引易之言，以見人之當慎動也。吉凶悔吝生乎動，易繫辭下傳語也。易言爻之動，此言人之動。夫吉凶悔吝四者

之來，皆生於動者也。噫，吉之途惟一而已，而凶悔吝則居其三人之動，難值乎一，而易逢乎三，是安可以不慎乎。蓋上文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者，皆從動處見之，故必致審於方動之前，或可以得吉而免乎凶悔吝也。學者能通乎乾損益之旨，而無不誠，能玩乎吉凶悔吝之詞，而慎其動，其於易也庶幾乎其有得矣。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此篇亦承上篇而論，四卦蓋融會其意，義以歸其要於誠，皆所謂聖人之蘊也。

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猶法也。物之可視以爲法者也。言易之家人睽復无妄四卦各有其義之不同，而其理未始不可以相通也。蓋凡治天下者必有

其本焉。本非他身之謂也。治天下者，又必有其則焉。則非他家之謂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和親猶言親親也。惟身為治天下之本。故本必不可不端。

而欲端其本。惟在誠心而已矣。心誠則本以端。而身自可得而正也。惟家為治天下之則。故則必不可不善。而欲善其則。惟在和親而已矣。親和斯則以善。而家自可得而齊也。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夫天

下之本於家如此。則家為難而天下為易矣。所以然者。以家親而天下疏也。惟親故難處。惟疏故易裁。未有不先其難而能及其易者也。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

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也。二女以下。睽象傳文。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為二女也。夫家之所以難者。於何徵之。從來家人之離異。其端必起於婦人。易之睽卦次於家人。以兌下離上。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蓋婦人陰柔之性。外和順而內疑

忌。同居則猜嫌易生。而其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謂治妝也。降。下也。天子之女下嫁。故曰降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昔者帝堯下

嫁二女于媯汭。以觀舜之德行。其意謂舜可禪以天下乎。吾茲以女試之矣。蓋能刑于二女。則家齊而天下可治。此舜所以終受堯禪也。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

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由是言之。治天下者不於天下也。惟觀於家。治家者亦不於家也。惟觀於身而已矣。身何以端。誠其心之謂也。而心何以誠。惟在復其不善之動。使其反而歸於善焉而已矣。

不

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夫不善之動。徇人欲反天理。皆妄也。妄復則盡去其偽而无妄矣。无妄則自還其真而誠矣。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

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故易之序以无妄次復。而其大象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蓋惟聖人為无妄之至。所以能善順天時。育養萬物也。其旨不亦深哉。觀於易之言。又何疑於欲齊家以治天下者之必由於身端心誠乎。知此可以得治之本

與治之則矣。

富貴第三十三

此篇言君子以道德為富貴，而不以富貴為富貴，欲人之反求而自得之也。

周子曰：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銖，銖兩，塵，塵土，皆言輕也。人之

為外物所移者，以其知有在世之富貴，而不知有在己之富貴也。若夫君子惟以道德之充裕為貴，以吾身之安舒為富，是故道高德厚，心廣體胖，常泰然而無不足於中，其於人世之軒冕，直以銖視之，而絕不介意也。於人世之金玉，直以塵視之，而毫不動心也。蓋其見道義為至重，則外物自在所輕，而無可加焉耳。夫人人有富貴於己者，奈何反自棄之，而徒慕乎在外之富貴也哉。

陋第三十四

意同口十八篇，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周子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聖人之於道也，有所聞而入乎耳，即默為識而存乎

心，蓋未嘗輕出之於口也。故蘊而蓄之於身，則為純粹之德行，舉而行之天下，則為遠大之事業。其有德業之實如此，由是發為文辭，自然可法可傳，而人誦其教於不衰也。彼徒以文辭而已者，逞其浮華而全無德業之實，其陋甚矣。亦何益之有哉。固知德業者文辭之本，學者當以進德修業為急，而不必汲汲於立言也。

擬議第三十五

此篇欲人擬議其言動以求誠也。

周子曰：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合中庸易傳之言，亦斷章取義之意。中庸之動變

化以成物言。此則謂一身之動變化也。易之擬議以擬易言。此則謂擬議以求誠也。周子蓋謂天下之道理本甚變動不可拘執。人當隨事察理，因時制宜。然非誠之至者不能也。惟盡求誠之功而至於至誠，則理足於己，自見諸動作之間，動則不拘於方隅而變矣。變則不泥於成迹而化矣。故易有曰：擬而後言，不輕言也。議而後動，不妄動也。擬議焉以成其言，動之變化當乎理而合乎時，而絕無偏執之累。此易之旨與中庸合也。人亦盡求誠之功以成其變化而可矣。

刑第三十六

此篇言刑之用甚重，主刑者不可不得其人也。

周子曰：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天以春生萬物，復止之以秋，非無故而止之也。蓋物之生也既成矣，使不

止之以秋，則過焉，故得秋以止之。止之正所以成之也。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復肅之以刑，非無故而肅之也。蓋民之生也既盛矣，情欲一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肅之，而民乃無不治也。刑之不可無也如是。

情偽微曖，其變

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情實也。曖

昧也。中正，仁也。明達，智也。果斷，勇也。訟，彖傳云：利見大人，尚中正也。噬嗑，彖辭云：利用獄。彖傳曰：動而明，動謂震，明謂離也。周子兩引之，以明中正明達果斷之意。言刑所以聽訟，而訟者情偽相半，隱微曖昧，其變詐千狀，不可測度，苟非中正明達果斷之人，不能聽而治也。蓋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非中正之人，則明斷或涉於私也，故必如訟卦所言：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中則無不正矣。噬嗑，嗑所言利用獄以動而明，明則無不達矣。其曰剛曰動，則果斷之義矣。信乎必兼此三者，而後可以聽訟而用刑也。刑豈易用乎哉。嗚呼！

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而其命操於主刑之人，是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人君任用主刑之人，可不慎乎？言此以寓丁寧之意。此周子重刑之心也。

公第三十七

此篇見聖人與天地無異道也。

周子曰：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此見聖人與天地合德也。聖人之道體無不備，用無不周，然不過至公無私而已矣。或曰：聖人之道

何謂至公而已也？曰：天地之道無私覆，無私載，亦至公而已矣。聖人與天地同，故不外至公也。

孔子上第三十八

此篇與孟子所言孔子成春秋同意。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

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春秋一書所以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因魯史而筆削之，為後世之王者而修也。蓋其中所載多誅死者於前，正所以懼生者於後，使知懷大義而不敢干其

作春秋之功德亦甚大矣。宜乎萬世無窮。以王禮祀孔子。而報其功德之無盡焉。此所以爲生民所未有歟。

孔子下第三十九

前篇言孔子之明王道。此篇言孔子之備天德。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古今來道極其崇高，德極其深厚，而教化及乎無窮，其高厚也與天地相參，其無窮也與四時同運。

其惟孔子乎。夫天地陰陽也，四時五行也。

而孔子參之同之，然則孔子其太極歟。

蒙艮第四十

此篇雜引蒙艮象，以見主靜之意。通書四十章以誠始以靜終，皆聖人之蘊也。

周子曰：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合下二節皆引蒙卦象，而釋其義也。童，未冠者之稱。蒙，見理未明之謂我。

師自謂也。正道也。果，決斷也。言童子無知來求於我，我以正道告之，以決斷其所行。如人之筮焉，有疑而叩諸神，而神告之吉。凶以去其疑也。然初叩則告，若至再三則近於煩瀆，瀆則惑矣。神亦不以告也。彼童蒙求我，初則告，再三則不告，亦猶是也。

山下

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也。蒙之爲卦，上艮下坎，有山下出泉之象。汨，沒也。汨則不靜，卽再三之意也。亂則不清，卽瀆之意也。不決，卽不告之意也。言山下初出之泉，至靜而清也。若有物汨之。

則亂，亂則失其本然之清而不決也。童蒙求我，我正果行，以其靜而清也。再三則瀆，瀆則不告，以其汨而亂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象傳文也。當告則告，不當告則不告。慎哉，其惟教當其可而隨時以處中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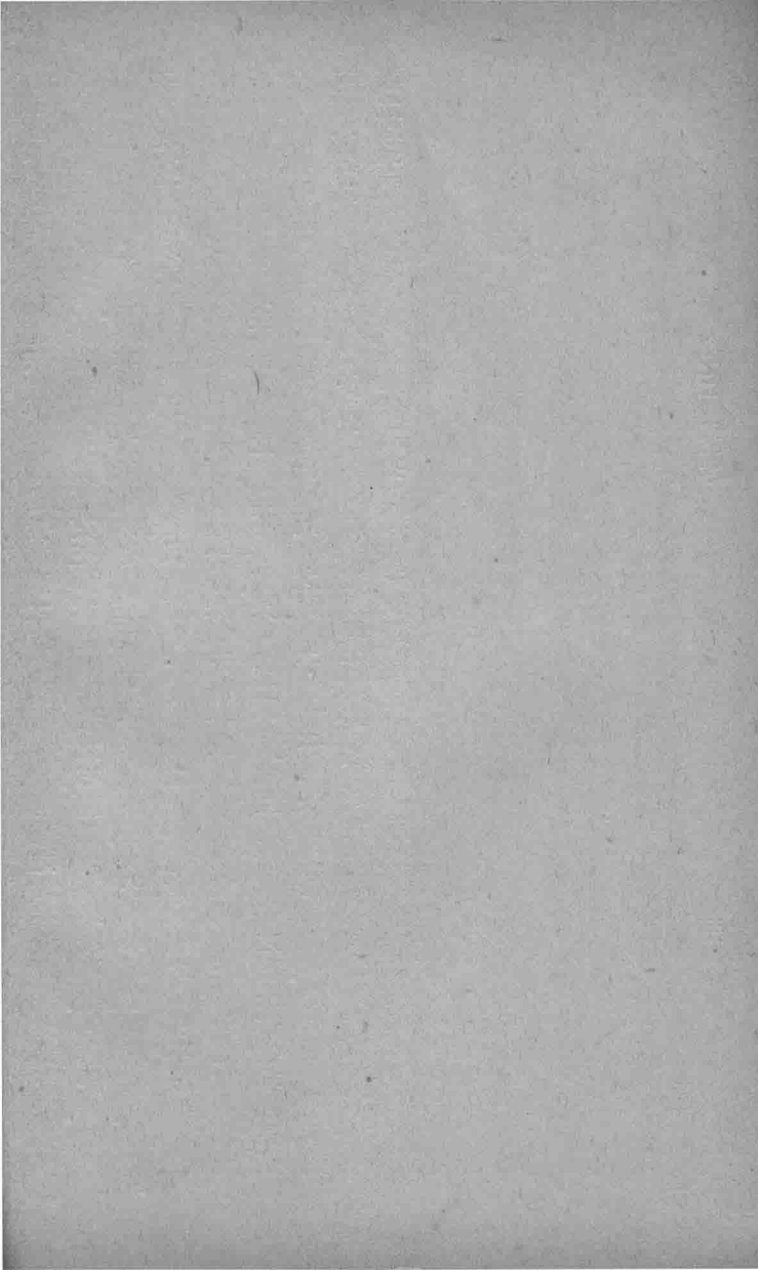
艮其背

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引艮卦之象而釋之也。艮止也。艮其背。背非有見之地也。止於無所見之地。則內欲不萌。外物不接。而靜。靜則益知所止。非有心於爲也。一

有爲之之心。便不止矣。艮之爲靜止也。其道不亦深乎。合觀二卦。蒙以養之於始。艮以成之於終。而所以貫乎始終者。尤在於靜也。主靜之義。卽太極之理。而聖人之蘊也。

張子作西銘正蒙及理窟語類諸書皆言性言道之書也。而所以爲脩道之教亦於斯乎具焉。蓋橫渠少時喜談兵。嘗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文正知其爲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自是翻然向往。則其生平之所得力有自來矣。二程子倡道伊洛。張子倡學關中。同時異地。而程子乃取其西銘以示門人。至朱子曠代相接。又於西銘正蒙皆爲之註解行世。大道之傳真不以地相去。世相後而有異旨也。或者曰。西銘一篇言理一分殊。卽天命一章大本達道之旨。至正蒙理窟諸篇。凡天地聖人幽明禮樂與夫天道人道之說。無不條貫。又可與二十九章互爲發明。子之輯是書也。其以是乎。余曰。固也。而無事規規摹擬也。特是此心此理之同。張子樂有子思子爲之啓牖於前。烏知子思子不樂有張子爲之輔翼於後也。噫。子思子奮乎百世之上。張子興起乎百世之下。又豈以地異世殊而不爲符節之合乎哉。用是不揣固陋。謬爲編次註釋。且弁數語於端。儀封張伯行書。



濂洛關閩書卷之二

張子

張橫渠字子厚。世爲大梁人。從父宦游四川。還至陝西鳳翔府郿縣橫渠鎮。貧不能歸。因家焉。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子宗師。所著西銘。朱子以爲仁孝之理。具備至正。蒙詞義艱深。程子謂其言多有過者。他如經學理窟。以及語類遺書。似難卒識。今略爲刪訂。並參考朱子大小註與諸儒之說。詳加解釋。非敢有所去取也。亦冀便於後學之誦習。庶幾由此以會其全云爾。

西銘

此篇大指盡於理一分殊之一言。而因以見事親事天無二道也。

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下古今祇有一理。而其分萬殊。然理一分殊之道。人人皆得而盡之。蓋以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天地爲天下之父母。與一家之父母。無以異也。

是故乾爲天健而無息。萬物資始。有父道焉。故稱父。坤爲地順而有常。萬物資生。有母道焉。故稱母。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焉之一身。乃與乾坤混合無間。而處其中。以爲之子焉。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

其性。

塞。充塞也。帥。主宰也。乾陽坤陰。天地之充塞者。氣爲之。而賦形受質。吾其資天地之氣。以爲體者也。乾健坤順。天地之主宰者。理爲之。而萬善具足。吾其得天地之理。以爲性者也。此可見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矣。

民吾同胞。物吾

與也。

然體性之所自來。同本於天地者。豈吾所獨私哉。人與物皆然也。但人之與物。其體有正有偏。其性有明有暗耳。吾旣並生。其中則入與吾同類。其相親者。猶吾同胞之兄弟也。物與吾異類。其稍疏者。猶吾相與之儕輩也。此理一分殊之所自起也。

大君

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惴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宗子謂百世不遷之大宗。宗子家相皆設爲曉譬之名也。天下之人皆吾同胞而同胞之中又有等殺之不同焉。繼承天

地統理人物而爲大君者。乃天地之元子。擬之家則吾父母之宗子也。輔佐大君。綱紀衆事而爲大臣者。乃大君之卿相。擬之家則吾宗子之家相也。高年天下之長者。擬之家即吾之長。故凡尊禮天下之高年。乃所以長吾之長。孤弱天下之幼者。擬之家即吾之幼。故凡慈愛天下之孤弱。乃所以幼吾之幼。天下有聖人是與天地合其德者。擬之家則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天下有賢人是才德過於常人者。擬之家則兄弟之秀出乎等倫者也。以及疲癯殘疾。惴獨鰥寡。凡天下之窮民無告者。擬之家則皆吾兄弟中之顛連而無所控告者也。是則合天下如一家而民吾同胞者。可見物之吾與者。亦可推矣。然此孰非理之一而分之殊乎。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翼猶敬也。夫體性出於天地。民物皆吾胞與。而君子

之所以事天者可知矣。若能於是畏天以自保。敬謹不失。即如子之敬其親也。能樂天而不憂。自然盡道。即如子之純乎孝者也。凡此皆所以全其體。盡其性。且推廣體性之量於民物而爲理之當然。功之不可闕者矣。

違曰悖德。害仁曰

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若於此而不能保。不能樂。則違矣。害仁矣。濟惡矣。夫天子人以理。而人得之者德也。天有其理而我故違之。是曰悖棄其德。純乎天理而無私仁也。縱人欲以害吾仁。是曰自賊其性。天

理爲善。人欲爲惡。惡不可長也。濟其惡而日甚。是曰不才。是皆不能踐形者也。惟於此而能保之。能樂之。則具人之形。即能盡人之性。使復反其本然之善。以充周於百體之間。而與天地之塞。天地之帥。合一無間矣。非肖子而何哉。蓋天地之肖子與一家之肖子。固非有異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以氣言之。謂之化。以理言之。謂之神。人能知變化之道。則天地之用在我。而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如子之善述父事焉。能通神明之德。則天地之心在我。而所存者

無非天地之志矣。如子之善繼父志焉。此樂天者之所以能踐形也。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不愧屋漏。抑詩無忝爾所生。小宛詩。夙夜匪懈。烝民之詩。人能爾室。致謹求盡道理。以不愧於屋漏。是爲

無忝於天地。猶子之無忝所生也。能動靜皆敬。不失天所賦之理。以存其心。養其性。是爲不懈於事天。猶子之夙夜匪懈。以事親也。此畏天者之所以能踐形也。如是則可以稱肖子矣。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

封人之錫類。

禹之父。誓封崇伯。故稱禹爲崇伯子。穎。封人。穎。考叔也。夫踐形。惟肖在於樂天。畏天。是可知古之所謂肖子者。惟是合人已兼常變。而無一不盡其道而已。彼夫甘旨酒。則溺於嗜欲。惟過人欲。以惡旨酒。斯天理可合。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此大禹之能顧養也。棄英才。則不能盡人之性。惟弘教思。以育英才。斯善量并包。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此穎考叔之能錫類也。顧養則孝存於己。錫類則孝及於人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

待烹。申生其恭也。

申生。晉獻公之子。謚恭。世子。舜。竭力事親。不弛其勞。而終得親之底豫。其孝之功大矣。人能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則一天之舜也。申生遭讒。不避甘於就死。無所逃。而待烹。其敬父之命至矣。人能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

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伯奇。尹吉甫子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如臨終。啓手足體。其所受乎親之全。而以全歸者。其曾子乎。夫天之所以

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人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惟令之從。若履霜。中野。知有父。不知有身。勇於從而順令者。是伯奇也。夫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乃氣數之適然。人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合之舜與曾子。以及申生。伯奇。而知其所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福澤謂福祿恩澤。玉謂用以磨礱。如玉之底於成也。夫事天者。亦知

天生我。成我之意乎。天之予我富貴。而以福澤我者。非私我也。將以厚吾之生。予之爲善之資。所以深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予我貧賤。而以憂戚我者。非厄我也。用以玉女於成。拂亂其心志。而增益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也。卽

此推之天地之心真父母之心而事親事天之道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寧安也。知天地之心則當終身事之。故其存於世也。不敢逆天之理而盡吾所以順事之道。自少而壯壯而老。事之如一焉。及其沒也。得正而斃。則

亦安寧而無所愧於天也。西銘之說終以此。此則父天母地而處其中者為孝子為仁人。孰非所以事天之道哉。蓋惟一本而萬殊。故雖合天下為一家而不流於兼愛。亦惟萬殊而一本。故雖極親疏之異等而不枯於己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見事天之道。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真可謂一言以蔽之矣。

正蒙

此書廣大艱深。今擇其醇正明易者。以便學者誦習。凡五十八章。

張子曰。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

聚散者。春夏則聚。秋冬則散也。攻取者。或火剋金。或水勝火也。順謂無矯揉造作。不妄謂無虛偽駁雜。蓋天地之二

氣五行變化錯綜。雖聚散攻取百出其塗。然其為理則皆出於自然而無不實也。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此釋天道性心之名義以示人也。沖

漠無朕而其理已具。故由太虛之形體言之。則有天之名。陰陽迭運而其機不窮。故由氣化之周流言之。則有道之名。虛與氣在天者也。合天之理氣而屬於人之身。則有性之名。性無為而氣有知覺者也。合無為之性而運於知覺之氣。則有心之名。蓋以其自然者謂之天。以其粲然者謂之道。以理之託氣而附著者謂之性。以理之託氣而運行者謂之心。四者名義不同。脈絡相因。既當析而言之。尤當會而通之。欲盡心知性體道。以合天者。誠不可不思其故矣。

張子曰。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

天道所以不窮者。寒暑之相推而已。如日月往來。迭運成歲。皆造化之自然也。衆動所以不窮者。屈伸之相感而已。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

也。皆物理之自然也。

張子曰。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陽氣發舒。故以生長爲德。主於遂。氣至卽行。無有阻抑也。陰氣閉塞。故以收藏爲德。主於閉。渾然凝聚。無少滲漏也。

張子曰。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

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體者爲之體也。王往通出。王言出而有所往也。且亦明也。衍。從容之意。昊天四句。大雅板之辭。言天地之間。物物具一天理。是天爲物之體而不遺。猶事事皆從仁出。是仁爲

事之體而無不在也。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固極委曲。煩重。然皆肫然愛敬之心所發見。無一物而非仁也。若夫天道昭明。凡人往來游息之所。此理無往不在。如詩之所言者。尤可見天無一物之不體矣。

張子曰。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所謂神者。以天之妙萬物而言也。威。畏也。冥漠之體。無聲之可聞也。而運行不忒。自不言而信焉。神妙之用。無形之可畏也。而臨下有赫。

自不怒而威焉。蓋天之道至誠而無私者也。惟誠實無妄。故能運行不忒而信。惟至公無私。故能臨下有赫而威。苟有一之未誠。有一之或私。其能若是之信且威乎。觀天可以知聖人矣。

張子曰。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蓋運行於上者。本無形體。故卽有形之中。而指言其無形之理。是之謂道。若形而下者。未免麗於形體。則器而已矣。不

可以道言也。要之理不離乎氣，而實不倚於氣。此道之所以長留天壤歟。

張子曰：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

道在名象之表，亦卽寓名象之中。故寒暑晝夜，道之自然也。世人亦或知之，然其一闔一闢之變，往來不窮之通，自然之中，有所以爲物之體。

而物所不能遺者，世人固未始識耳。苟識其意，而參前倚衡，在在見道，豈復世人之所謂知哉。

張子曰：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神卽天德也，無所不在，而不可以方所求。故無方，易卽天道也。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故無體，無方無體，皆妙萬物而無有窮際。是則大矣。然神者理也，而爲氣之

主。易者氣也，而爲理之發。理主氣而氣載理，且合萬物而同一原，又自一也。故大且一而已爾。觀於大且一，而知卽神卽易，非有二物。天德天道，不於此可見哉。

張子曰：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出謂見用也。爲國必視乎賢才，賢才見用，則國將有昌盛之機。才謂賢能也。亢宗必視乎子孫，子勝賢能，則族將有強大之勢。此事理之必存，氣機之先見者，有國家者

不可不知也。

張子曰：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存謂居而有之也。義者處事之宜，命者所受之正，義命合一，乃理之當然。故曰存乎理。仁無所不體，智無所不知，仁智合一，乃聖之能事。故曰存乎聖。動根於靜，靜根於動，動靜合一，循環不窮，而神妙莫測。故曰存乎神。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陰陽合一，網緼交密，而道體周流。

故曰存乎道。義命仁智人之性也。動靜陰陽天之道也。性與天道合一。皆屬極誠而無妄。故曰存乎誠。蓋義命以精蘊言。仁智以體用言。動靜以內外言。陰陽以氣化言。性與天道以天人言也。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大人者大德之人也。立謂處之當。以禮言。知謂察之精。以智言。愛謂恩意之周。以仁言。成謂區畫之遂。以義言。四者皆盡性之

道也。言性也者。天之所以賦予萬物。同出於一原。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惟大人爲能全其仁義禮智之性。以盡其道。是故已有所立。必欲人之俱立。不自私其立也。已有所知。必欲人之周知。不自私其知也。已有所愛。必欲人之兼有所愛。不自私其愛也。已有所成。必欲人各有所成。不自私其成也。蓋以此性人所同得。必如是而道始盡。此大人所爲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也。若彼尙有氣稟偏駁。自安於蔽塞。爲吾之立。知愛成所不得施者。則亦未如之何。而大人之心固已盡矣。此卽大學明德新民之事。中庸成己成物之道。而張子作西銘之歟。

本旨

張子曰。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世人樂生惡死。每有得喪之患。此皆未能盡性。以知其理。而以生死爲得喪也。惟能盡其性者。不以天壽二其心。豈樂生惡死之心。與人殊哉。亦實見夫天壽

之本無有二。其聚散於吾身者。一人之私也。其不蔽於兩間者。天下之公也。故知此理。非有我之得私。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生無所得。則死亦無所喪矣。夫死生亦大矣。而所得所喪不關焉。人可不務盡其性。以無負此生哉。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天命流行。賦予萬物。純粹至善。所謂天地之性

也。自人受形而後，氣有昏明純駁之不同。此性墮於其中，亦因有昏明純駁之或異。所謂氣質之性也。然氣雖昏駁，而理本純明，惟用變化氣質之功以善反其初，則昏駁去而純明存，而天地之性在我矣。故氣質之性出於後起，非本於生初。君子不以之爲性，而必欲勉力學問以自復其本然之善也。蓋天地之性專以理言，無乎不善者也。若氣質之性則兼以氣言，有善有不善者也。善反之道，卽中庸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功也。程子亦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自孔孟而後，言性者折衷於二子，而諸家紛紛之說皆可廢然返矣。

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麤矣。

吾性中本有善而無惡，故必幾微念慮之間，纖惡必除而後所得於天者本然之善無有不全，斯成性矣。若察之不精，則惡之

根未絕，雖有善必不能無雜也。此去惡之所以務盡也。

張子曰：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道在天下非以煩苦斯人也。和樂其道之端乎。蓋人心惟和則彼此無閒，故可大。人心惟樂則

始終不倦，故可久。天地之性所以確然易而隳然簡者，久大而巳矣。一和樂而吾性可與天地通，造道者奈何不求其端哉。

張子曰：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領謂挈去之也。人稟氣質以生，莫非天也。但氣質之

中有陽明陰濁之異。陽明勝則德性用，而天理周流；陰濁勝則物欲行，而天理漸滅。夫陽明勝者好也，陰濁勝者惡也。若挈去其惡以全其好，使德性用事而物欲不行，則非學不爲功矣。

張子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見聞之知。乃與物交接而後生。是從外而得。非德性中所本有也。若德性所知。則氣質清明。義

理昭著。原不萌於見聞。此天之所與。自有生而已具。但衆人則爲私欲所蔽。惟聖人能全其天之本然耳。

張子曰。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成心私意也。成心未忘。皆起於有我之私。而道何由進。故必私意務盡。廓然無我。成心忘。然後可與窮理盡性而進於道。有志者。慎毋執成心而不化也。

張子曰。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成心而日忘。猶未可謂無也。若夫無成心者。意必固我。淨盡消融。其於萬事萬物。隨時順應。而各得其中。所謂君子而時中者也。學者豈易及哉。

張子曰。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萬物皆備於我。故以

我視物。則我大。然以道之無物不有。兼體夫物。我是我亦一物。聽命於道者也。則道大。惟道大於物。我故君子之所以爲大者。亦惟以身體道。道大故身亦大。大於道也。若不能體道。而徒自大其身。則驕誇躁妄。罔念而作狂矣。豈體道之君子哉。要之見道。無非見我。人能弘道。非道之能弘人也。

張子曰。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知至至之。易九三文言也。德以大中爲極。至若既知之。可謂知至矣。然非知之難。而守之難。擇中庸而固執之。如顏子之拳拳服膺。乃至之之漸也。故惟知學然後能勉。其固執之功能勉。然後日進於天行之健。而自強不息。可

矣。期

張子曰：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中者天理之至當處也。聖人之道中而已矣。然執德不弘，則倚於一偏，非中也。故必極其大而無外，然後中可求。抑或窮大失居，則流於詭異。

非大也，故必止其中而不遷，然後大可有。其矣聖人之中，聖人之所以大也。

張子曰：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人之輕舉妄爲者，多由察理不精，故見幾未能明決。若夫見義而動，不得已而後爲之，爲所當爲也。至於不得爲而止，止所當止也。此理

明行確，無所回惑，真可謂之智矣。蓋雖未及於仁者之安仁而利仁之事，固亦可以由勉幾安也。

張子曰：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此本中庸篤行之義而釋之也。蓋所謂行之篤者，豈惟是敦厚篤實云爾哉。必自強不息，如天道之日往月來，寒往

暑來，行健而不已焉。乃爲篤之至也。此君子所以終日乾乾而夕惕若歟。

張子曰：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書說命篇曰：惟學孫志，務時敏。孫，巽順而入也。敏者敏於學也。人能巽順其志，深沈求入，則志之所至，氣必赴

焉。故用力而力足於仁，則得仁。於義，則得義。惟其勤敏於學，日進不已而已。人各有志，可不自勉哉。

張子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處世多違。必在己有不是處。不必其非者。盡在天下國家也。責己者當知此理。

而反躬自盡。以至於不尤人焉。斯內治益純。乃可謂學之至矣。

張子曰。學者舍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耳。

禮義者。士人立身之本。既爲學

者。則其終日所謀。便當以禮義爲事。若舍此不務。飽食而嬉。一無所用。其心焉。此與下民何異。逐逐營求。所事者。不過衣食之間。燕游之樂耳。其卑汙猥瑣甚矣。豈足以爲士哉。

張子曰。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浮圖卽釋氏也。仁義禮智之理。皆具於性。

儒者惟窮理。則能知性。故率其性之當然而行。於日用事物之間。乃可以謂之道也。今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見性。故其說尙清淨。談虛無。絕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不可推而行也。

張子曰。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童蒙之時。智識未開。故雖一言之微。必戒其毋誑。一動之間。必示其正直。進退

食息無不循乎規矩。養之以正。使蒙者不失其良知良能之正。而推之。可以無不知無不能。此教人者之功。所以大也。能盡其道者。其惟聖人乎。蓋聖人動作語默。無非天理發見。所謂以身教者。與世之但以言教。迥乎不同矣。

張子曰。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至當者所行皆當於理也。

百順者無所往而不順也。人能凡事歸於至當，則是行道而有得於心，故謂之德。既有其德，則內順於親，外順於友，上順於君，下順於民，行順於道，吉孰大焉？故謂之福。然必有至當之德，而後有百順之福。是德者乃福之基，福者乃德之致。德愈盛，則福愈全，無往而非百順之徵矣。是故君子樂得其至當之道而居之也。然則備德之福，豈世俗之所謂福人可不於此求得福之原哉？

張子曰：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易中易簡之善，即天下之理也。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循理而有得之謂德。惟得

天下之理，則非僅一偏之善，乃易知簡能之善，與坤順

乾健之德配合無間也。故繫辭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張子曰：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行己爲立身之大節，故制行以己，止求吾心之安，非以徇衆隨俗而苟同乎人也。況人有不善，豈可同乎？

張子曰：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理本大同，何必求物之同？若必物之同，則是己實有異，而故爲是徇衆也。事有真是，何必求物之是？若必物之是，則是己實有非而

故爲是苟合也。君子有反

己之學，而豈沾沾於是哉？

張子曰：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天下之志，即天下同然之人心也。能通其

志，則能感其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有我之私，所謂能通天下之志者，是故和平天下之道，如教以先之，禮以一之，政以防之，刑以率之，固非一端，然皆可勉於外而非盛也。要莫盛於感動人心，使之於變時雍，乃爲至焉。非盡性之聖人，孰能與於此。

張子曰。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仁義皆性之德。本相資而用者。一有偏勝。則不免於傷害。蓋義者所

以行仁。仁之動也。使一於義而流焉。則斷制之意勝。易至於殘刻。於仁或不能無傷。仁者所以爲質體之常也。使一於仁而過焉。則慈愛之念多。易流於姑息。於義或不能無害。此仁義之道。貴得其中。而不可使有或偏也。

張子曰。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志者心之所之也。爲學莫先於

立志。由志而發之。則爲才。敷而施之。爲事業。惟志大則才大。事業大。自能兼善而無外。故易既曰可大。兼善之謂也。又曰富有。無外之謂也。由志而充之。則爲氣。養而成之。爲德性。惟志久則氣久。德性久。自能篤信而無窮。故易既曰可久。篤信之謂也。又曰日新。無窮之謂也。一立志而易之道在我矣。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去道也遠矣。

惟天高明爲智。惟地博厚爲仁。故其道皆悠久無疆。聖人

之道所以日新而可久。富有而可大者。正以其仁智相資。肖乎天地而不離也。若智不進於高明。仁未極於博厚。則與天地之體段絕不相似。而其去道也日遠矣。尙何久大之有哉。此聖人之智仁所以與天地合其德也。

張子曰。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

乾易

而能知險。坤簡而能知阻。蓋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故一以貫之也。易簡則慮已不難不煩。於天下之理無所疑。所以能說諸心。知險阻則慎以待之。於天下之事無所忽。所以能研諸慮。惟至於悅心研慮。則以此定天下之吉凶。而成天下之亶亶。又何難哉。

張子曰。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柔能制剛。弱能勝強。故勝兵之勝。以退爲進。勝在至柔者。皆以屈爲伸。乃神於屈伸之變。所以明屈伸之神也。

張子曰。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敬者萬善之本。人惟不敬。則天下事無一可爲。若能以敬爲主。則必守之固。本斯有立。本立則用行。故有立斯有爲。而事業自此出矣。學者可不以主敬爲要哉。

張子曰。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與所以載也。敬爲禮之本。所以載禮而行。猶車載人而行。不敬是無與也。故上慢下暴。而玉帛儀節皆爲具文。禮不能自行矣。

張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天下之事。雖千蹊萬徑。無非感應自然之理。何煩思慮。惟因其事之當然。順其理之自然。行所無事。斯可矣。所謂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總無所容心於其

也。閒

張子曰。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權位之人。常挾其勢。與其所有。故人皆歆動之。而不能不屈服於彼。惟道義自重。則無所藉其勢。無所利其有。自可以忘人之勢。而視之蔑如矣。曾子曰。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正此意也。

張子曰。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顏淵在孔子之門。得所師。以爲依歸。故終其身。

擊瓢陋巷。不改其樂。惟是勉勉以進德而已。其迹似潛。孟子當戰國之際。吾道甚孤。慨然以名世自任。而明王道。黜霸功。正人心。息邪說。皇皇辨論。以修其守先待後之業。其迹似見。此實其時爲之。所以有潛見之不同也。若顏孟易地。則皆然也。

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一言亦有教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一動亦有法也。終日乾乾。晝有爲也。夜氣勿亡。宵有得也。氣之

出入爲息。一息而必有所養也。目之開闔爲瞬。一瞬而必有所存也。此君子無時無處而非學也。

張子曰。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天下有道。道當出也。故道隨身出。非榮其身也。無道則隱。道當屈也。故身隨道屈。非潔其身也。蓋身顯而道與之俱顯。道晦而身與之俱晦。此

身之進退。惟視乎道而已。君子何容心焉。

張子曰。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此言自養之道也。薄則吝。厚則驕。故自養薄於人。厚於人。皆私也。有

意而爲之者也。惟稱其才。隨其等。素位而行。無驕吝之弊。斯得稱物平施之道矣。

張子曰。罪己則無尤。

尤。自外來者也。天下事。惟責人則易。以招人之尤。是以君子處世。惟歸罪於己。而不問乎人。在我。祇盡其自修之實。又何至招人之尤乎。此君子持己之道。而亦待人之道。當然也。

張子曰。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困辱自外至也。取困辱則自內召之。故非困辱之憂。而取困辱之爲憂。榮利無加於己也。忘榮利則有得於己。故非榮利之樂。

而忘樂利之爲樂。此真能善用其憂樂者矣。

張子曰。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勢不得反亦理也。

擠排陷也。侮狎慢也。擠人者人恆擠之。侮人者人恆侮之。

有施必有報。有往斯有來。出爾反爾。理之常也。然而境遇無定。事變何常。或有拘於勢而不得反者。此亦事理之偶然。非其常也。君子所以盡愛人敬人之道。而存橫逆不報之心也。

張子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著。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調和也。服馴也。良善。

走也。慤誠實也。士之貴其智能。亦如弓之貴勁。馬之貴良也。然弓必調和而後求勁。馬必馴服而後求良。士必誠慤而後有以善其智能。若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徒有猛力而人不可近已耳。然則智能果何足恃哉。

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蓋道託於形而後行。器得其道而無弊。故聖人悟易於心。覺易於性。在道不溺於無。在器不墮於有。是大易不言有。

無明矣。諸子每言有無。則分有無而爲二識之陋也。

張子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

易教人以決疑趨避。論吉凶不論禍福。如曰吉凶者言乎失得。悔吝者言乎小疵。無咎者善補過。是禍福皆由自取。故雖兼言君子小人。然其意皆爲君子謀。而非爲小人謀也。

張子曰。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三才之體所

以立其本也。惟三才之體具。斯三才之用行。而後知趨天時。應事變。皆不越乾坤之理。故曰乾坤毀則卦畫不立。無以見易。而知趨時應變之道矣。

張子曰。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

能與於此。

易有聖人之道。四辭變象占是也。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用易以言者。尚聖人所繫之辭。則語默得當。而言無所苟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用易以動者。尚聖人所裁之變。則卷舒合宜。而動必精義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也。用易以制器者。尚聖

人所定之象。則盡創物之智。而法必致用矣。極數知來者。易之占也。用易以下筮者。尚聖人所決之占。則窮先知之神。而謀必知來矣。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爲者也。非知神之所爲。何以與於此乎。

張子曰。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仁兼萬善。故統天下之善。禮萃衆美。故嘉天下之會。義制萬物。各得其宜。故公天下之利。

信貞而固。動協於一。故一天下之

動。此四德也。卽天道之四時也。

張子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

樂則行之。可出而出。憂則違之。宜潛而潛。主於自求其志而已。無所求於在外之富貴也。蓋用舍之權。在人行藏之

道在我。非有確乎不可

拔之操者。豈易及哉。

張子曰。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坎重險也。維心亨。通達無礙。故利害不驚。而行有尚。

是以外雖積險。苟中有定主。處之心亨。無所疑懼。則不爲坎所困。而出乎

險。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若方寸已亂。則惶懼失措。安能有爲。而出險乎。

經學理窟

凡五十
三章

張子曰：議論天下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難。

吾人於天下事不徒在能言之，貴能有以處之。故平常指書機宜，議論天下之是非，瞭若指掌，此其識見明達，猶人所易能也。惟是處天下之事，因時制宜，凡

是非之雜出者，權衡至當，確然不可移易，則非有定力者不能，所以爲難。

張子曰：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

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此教人以讀詩之法也。詩本人情，不甚相遠。孟子言以己之意迎彼之志，是真能知詩者也。夫詩人之志和平易，直觸於感遇而發，其情之自然，何嘗艱深險阻。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失

吾心之自然矣。何由見詩人當日之志乎？

張子曰：移人莫甚於鄭衛。未成性者皆能移之。所以夫子戒顏回也。

鄭衛之音淫靡特甚，最足以移人。後生性未成者，聽之易爲所動，將有流蕩忘返而不知所底

止者，故不可不放而遠之。此夫子答顏回而用以爲戒也。

張子曰：心但能弘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大，則入於隘。須寬而敬。

學者必以此心爲主，故心欲其弘大，然但能弘大而

不操之以謹敬，則恐其無所檢束而不立。若但能謹敬而不居之以弘大，又恐其過於拘迫而入於隘。故必居之以寬，而復持之以敬，乃能盡乎此心之全量也。聖門如子張才高意廣而馳情於外，是寬而不敬也。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是敬而不寬也。學者交勉於寬敬之間，則幾矣。

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

此言君子養心之驗也。大凡有諸中者必形於外，故盛德內蘊則英華發越，自光輝而不可掩。

君子存養之功既至，其心恬適而和，則見之於氣者亦從容而和，其心端莊而正，則見之於氣者亦嚴肅而正。外之所發悉本於中之所存，此必至之符，亦自然之理也。

張子曰：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

所貴乎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

於明柔者可進於強，此學之所以可貴也。故人但知力學即能移其惡以返於善，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沈溺不返，而終其身流於庸愚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用學問之功以自變化其氣質故耳。夫氣質之惡者能用學問之功，尙可以變化而爲賢，況氣質之美者再加以學問之功，其所造豈可量哉。

張子曰：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

道者事物之理，義者裁制之宜。人能順乎道義，則綱常名教無不自我而立，而其功爲甚大矣。況天爵所在，又極爲尊貴之事，而外至之顯榮皆不能及其萬一者。

乎人何憚而不爲哉。

張子曰：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柔善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

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此言取友之道也。善柔工於媚悅者也。拍肩執

袂。狎暱之態也。言人之有朋友。非爲與之燕樂安處也。所以資其益。以輔佐吾之仁也。今人不然。惟擇朋友之工於媚悅者。相與拍肩執袂。狎暱游戲。以爲意氣之合。至於一言不合。則遂怒氣相加。此小人之交。易合易睽。不由於敬者也。夫所貴乎朋友者。欲其降心相下。責善不倦。而志同道合耳。故必於朋友之間。一以敬心主之。而嚴憚切磋。日相親與。則德業自有日進之機。而學問自有日新之益。其得效也。爲最速矣。

張子曰。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於學。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人之躁暴者。其志必驕。氣必傲。一種剛愎自用。

之態。欲以進學而入德。雖矣。故學者須以溫柔爲先。溫柔則和平謙順。不驕不傲。自可以遜志時敏。而日進於學。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言能溫柔。自持則立德。卽基於此。可見溫柔之受益甚多也。學者可不以溫柔自勉哉。

張子曰。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君子莊敬日強。始則拳拳服膺。由於牽勉。至於中禮。自從容。如此方

是爲己之學。

學問固資乎聞見。然徒誇多聞。靡而無收斂近實之功。則輕浮淺露。自恃所長。適足以長小人之氣。故君子必莊敬日強。以潛消其傲慢。而斂束其心身。其始則拳拳奉持。未免牽苦勉強。至於久而合乎規矩。自然從容順適。蓋必如此方

是切實爲己之學。而聞見爲能有益也。

張子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通。洞達也。病。窒礙也。人之一心。乃百物之宰。惟心不蔽於私。不囿於欲。而大則本體清明。而於百物之理。皆洞達而無所不通。若心爲私所蔽。爲欲所囿。而小

則拘滯狹隘而於百物之理皆窒礙而無所
不病矣。此爲學之道不可不知所以治心也。

張子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交相養之道。

精義四句易傳釋成九四爻辭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安。

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張子曰：勤學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

學欲其勤。故從事於致知力行。體之於己。使去惡從善。脩身之事也。文欲其博。故多識乎前言往行。畜之於心。使日積月聚。崇德之功也。

張子曰：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況可志其小。

學者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非止一身一時之事已也。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尙淺。況可徒志其小而卑。

近自安。則其所成就可知矣。何貴乎有是學哉。

張子曰：矯輕警惰。

輕者浮躁也。矯者強而返之也。惰者懈怠也。警者惕而醒之也。凡人詞氣浮躁則其中必不誠。躬行懈怠則其業必不進。故當矯其輕而歸於篤實。警其惰而進以精勤。然後可以爲爲也。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祇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可爲。恐未肯安之。須誠知義理之

樂於利欲也。乃能

人多言安貧賤。非真能安者也。大抵計窮無所復之力。屈無所得伸之才。短無所見長耳。若稍可營爲。恐未肯即安。而此心將萌動矣。惟平日義利之辨。見之既明。誠知義理之可樂。有甚於利欲者。乃能淡然無求而不爲貧賤所

移也。彼世俗之
子談何容易哉。

張子曰：天資美不足爲功，惟矯惡爲善，矯惰爲勤，方是爲功。

此言人不可恃其天資而不用人力也。天資粹美之人，其於道也爲近，其造道也亦易。若徒恃其天資之美而不加

以勉強之力，則亦不足以爲功。惟是有美質而不敢自恃，強勉奮發，矯其惡以力於善，矯其惰以趨於勤，此方是竭盡心力而能爲功耳。夫天資之美者，尙不可恃，則天資之不美者，可不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加百倍之功哉。學者亦可以知所勉矣。

張子曰：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變者權宜之用，非常行之道也。學未

至而言權變，則必不合宜。而終有患，蓋常道人皆可行，變則非聖人不能。及若驟然語變，是其操術已先不正，勢必流於詭譎，乃取患之道也。

張子曰：此學以爲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爲興耶？然而學者不博。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學者，則道可傳矣。

此學孔孟之學也。言此學至今千有餘歲，以爲

絕耶？則今日議論復存，以爲興耶？則此時學者尙少。然大道不可無傳，而天意固自有在。孔孟當日皆確然自信，以爲己任，如無有乎爾，與未喪斯文之語，蓋皆知其必不終泯沒也。今欲功及天下，必多栽培後學，化導而成就之，則聖學不孤。吾道可得人而傳矣。噫！張子此言，其所以爲繼往開來計者，真有同於孔孟之心也夫。

張子曰。人不知學。其任智自以爲人莫及。以理觀之。其用智乃癡耳。

凡人不知篤學。雖具聰明之質。不過小智自用耳。彼原未見其大。故以爲人莫己若。惟好學窮

理。灼見大原。方覺其用智者。皆穿鑿之見。乃癡也。非眞智也。

張子曰。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卽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

由之。祇是俗事。

功不及者。無暇學也。然能念念不忘。則雖接應人事。卽是實行。蓋日用閒隨處皆道。心在卽道在也。若心有不在。則終身所由。總係俗事。與道日遠。雖學何益。故爲學之功。猶可徐圖。而爲學之心。則不可刻離也。

張子曰。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則當以博大求之。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處事者。心而心之分量。亦有不同。如以有限之心。則所容受。本自無幾。而察識擴充。皆有未及。故止可求有限之事。若欲致博大之事。則民胞物與。是何事業。必心體廓然。方能肆應。故當以博大求之。如易所謂。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者是也。

張子曰。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內外一致。而物我同原者也。苟專內。則遺外。徇外。則忘內。是固於一偏。無以見道量之無方。徇物則喪我。爲我則絕物。是蔽於私欲。無以見道體之

無閒。故必合內外。而知萬物之出一原。平物我。而知萬物之同一體。如此。則見道之大端。而得所從事矣。

張子曰。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惰。不肯自治。祇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爲學之道。務在敏視聽。慎言。動專其心於爲己之功。而不

暇他及若役耳目攬外事則志已紛馳必怠惰而不肯自治論說短長則好於議人必浮躁而不能反己者也欲以進於學難矣蓋心不兩用未有逐於外而不荒於內者學者之患大率皆然可不謹哉

張子曰學貴心得守舊無功

爲學視乎一心心能明悟則日新月異其所得自未可量若斤斤執守舊說而明悟不生是其學亦止於此而已未見其有進益之功也

張子曰三代時人自幼聞見莫非義理文章學者易爲力

三代之時俗尙敦龐邪說鮮少人自幼時所聞所見莫非義理文章無所紛雜學者其心已明其見已定故易爲力而進

於道德之途今則非自振作卽不能有成矣世風日下可勝歎哉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守此致一之道也

仁者本心之全德統四端而兼萬善者也

然必得義而後恩愛周流裁制合宜若不得義則不行必得禮而後親疏厚薄品節常定若不得禮則不立必得智而後良心時見察識擴充若不得智則不知必得信而後愷惻中存誠實懇摯若不得信則不守蓋天予以仁卽予以義禮智信此致一之道所以與仁相資爲用而不能離者也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總者該括貫串之謂此教人以觀書之法也言古人立言皆有深意觀書者必總括其言而融會貫通之以求作者用意之所在方爲有得不然恐所觀者徒古人之糟

粕而已

何益哉

張子曰。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一本加新
作知所○

所以觀古人之書者。正欲釋吾之疑。求明吾之所未達也。然學問無窮。日新月異。人能每見每加新益。則今此所得較勝於前。而學進矣。且於不疑處轉而有疑。則後此見解愈未可量。方是進矣。若拘守一說。既不能悟。復不能疑。安望其學之進益哉。

張子曰。語道斷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雖文字不能傳。然義理不滅。

道不始自仲尼。而語道者必以仲尼爲斷。蓋會其統宗也。至仲

尼以前更有可考。雖去古已遠。文不能傳。然義理之在人心者。不容泯滅。則其言語可想而知。蓋千聖相承。源流若一道。無不同言無或異。後之學者。所當靜念也。

張子曰。從此學者。苟非將大有爲。必有所甚不得已也。

此學聖賢相傳。修己治人之道也。言從此學者。苟非其志在致君澤民。將欲大有爲於天下。則必有所甚不得已。而悼大道之無傳。

懼微言之將絕。紹述往聖。以開乎後學者。如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闢楊墨是也。蓋吾儒得志。則行其道。而復唐虞三代之治。不得志。則明其道。而廣萬世教學之傳。其心一而已矣。

張子曰。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功業如立言立事。皆是大匠木工也。斲削木也。爲學而先以功業爲志。則必躁急而穿鑿意見。輕率而造作事端。大有害於道矣。蓋學莫要於立德。德成而後措之爲功業。若未成而先事乎

功業。鮮不至於決裂者。是猶代大

匠斲木而欲不傷其手也得乎。

張子曰。爲學須進有以異於人。若無以異於人。則是鄉人。雖貴爲公卿。若所爲無以異於人。未免爲鄉人。

爲學須日見其進益。而有以異於人。方是實學。若無以異於人。則與鄉人不學者何異。雖進而貴爲公卿。亦云榮矣。然所爲無以異人。是亦一鄉人而已。何足取重於世。而列於士君子之林乎。故進德修業之功。誠宜亟也。

張子曰。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此言人當求其在己。而不可浮慕乎外也。在天者有得不得。不可以強求。富貴是也在己者無

求不得。不可以不求。道德是也。今人舍其所得而求其所不必得。將富貴未來而道德已喪。卒至於兩無所得也。何者求在己者之有益哉。

張子曰。漢儒極有知仁義者。但心與迹異。

漢之諸儒如荀楊輩極有所見。似知仁義者。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知猶弗知。所以內外扞格。其存仁制義之心。與履仁蹈義之迹。兩不相符也。

張子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戲謔不惟有害於事。而志亦不端正。未免爲氣所使。易至於流而不返。不戲謔則厚重莊嚴言動不

苟。而氣自沈靜。是亦持氣之一端也。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爲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爲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爲之也。其爲害尤甚。遂作東銘。

張子曰。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自存斯爲忠信也。何爲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

閑矣。

易云。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蓋忠信卽誠也。非禮卽邪也。吾人一心誠與邪不容並立。故閑邪則誠自存。誠存則無欺無僞。斯卽所爲忠信也。至邪於何而閑。如人之視聽言動有不合於理者。皆邪也。審其非禮而斷斷禁止焉。則私欲無間可入。而邪自閑矣。

此進德之事也。

張子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

爲學觀其立志，二程夫子從十四五歲時便與人不同，銳然欲學聖人，此所歸終爲大儒而上接孔孟之傳也。今人不能立志，而所學皆非其學，欲不流於汗

下也難矣。

張子曰：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知。

心者應事之宰也，心有所係則私曲而陷於一偏，於事多不能別白，虛惟則本體洞然，絕

去係累，故公而無私，平而不偏，是非當前，不難立見，而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知之甚明，舉無足以惑我矣。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人惟不知

敬畏，故此心常放蕩而入於邪，欲正其心者，當以己心爲嚴師，常臨於上，凡動作之間，慄然如有所督責而知畏懼，如此一二年漸久，漸熟，守得牢固，自無非以之干，而其心一出於正矣。

張子曰：憂道則凡爲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爲道者皆貧。

人心不能兩用，憂道則念念在道，卽或有時爲貧，而總無干祿求利之心，皆不違乎道也。憂貧則念念在貧，卽或有時爲道，而

無非沽名希寵之意，皆所以爲貧也。此義利之介，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

張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當寡慾。

學莫先於求仁，仁爲吾心所固。

有似不難成，今仁之難成久矣。以人人失其固有而不知所好也。蓋仁者天理之公，利欲者人心之私。人人有利欲之心，則私心勝天理，亡與其所學大相反戾矣。故學者當以寡慾爲要。利欲既消，則天理自見。此不兩立之機也。

張子曰：禮使人來悅己，則己不可以妄悅於人。

盡其禮之當然，使人來觀者自然悅服於己。此則可也。以其合乎天理，人心之同也。若有意求悅於人，則飾情干譽，已非復禮之本來。是妄而

已矣。故人當盡其在我也。

張子曰：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厭，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

此言人爵

之不足慕，而天爵之當修也。假借也。鑿足也。天下之富貴必待假借於外而後得者，皆有窮盡者也。蓋人心之欲無厭，而外求之物有限，有限者不足以供無鑿之取。惟人心自有之道義，則無爵而貴，不假外求，可以任吾之取而無窮。此則所當自求者矣。

張子曰：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

志之所向，謂之慕慕。

學之始必志有定向，不見異而遷，不畏難而阻，方能漸至其域。如人聞都會美麗，雖目未曾見而心已不疑，步步向前，自然到彼境界。若止而不進，則不能至矣。故凡爲學而畫以自限者，皆自棄之人。慕道不真者也。

張子曰：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顏子之所以進。

也。強滿足也。人之智識有限而學問無窮。彼好自滿足者。由其所知者少。故見識短淺。不過涉獵記誦。便詡詡自矜。若從事於學所知既多。則所見者大方。恐恐然謂天下之理不能盡知。絕不敢有一毫自欺之蔽。因以欺人而何有於強滿乎。蓋學然後知不足。如顏子之有若無。實若虛。深知義理之無窮。所以見其進。未見其止。能竭才於卓立之地也。人慎毋違自足哉。

張子曰。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

一人之善有限。衆人之善無窮。人惟自用而不資於人。所以爲凡庸之歸耳。若夫虛心採納。聚天下衆人之善於一己。而渾然無善之可名。自非舜之樂取諸人。禹之聞

言則拜。孔子之間禮問官者。未足語此也。是則聖人而已矣。

張子曰。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斯知言。

法語巽言。雖能從悅。而不改不釋。終無益也。故能取益者。在於善聽。方聽之時。既聽之後。一一能默識心通。坦然由之。而無疑。斯其益也大矣。然善聽言者。

必由於知言。而言不易知也。惟知德而於吾心固有之理。體驗親切。然後於人之言。徹始徹終。心解神會。斯無不知焉。欲受益者。可不深思其故哉。

張子曰。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卽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爲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棄者也。決矣。

會友講學。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實於外者也。謹言。

慎動。嚴絕非禮。以養其心。此治於內者也。內外交致其功。而進學之方盡此矣。若既不收益於外。而又不明辨於內。是以仁義爲不能居。由而絕無進學之志者也。其自棄也決矣。尙何望哉。

張子曰。學者不論天資美惡。亦不專在勤苦。但觀其趨嚮著心處如何。

凡人於學者多論其天資美惡。與其用力勤苦。以下他日成就。然亦有不必然者。但

觀其趨嚮著心處如何耳。苟趨嚮既端。著心既切。則質之惡者。可化為美。而力之始勤者。自不至於終怠。而可以有成矣。

張子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割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

濯洗滌也。割者所以記也。學者於義理覺得有疑。則當滌去舊見。以待新意之來。苟心有所開。隨即割記。庶已得者。可以不忘。未得者。可以有進。若不記。則思不起。而新意還為所塞矣。然朋友之助。更不可少。須得互相講究。庶幾所疑愈析。所見愈長。而自有日新之益也。

張子曰。學者祇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穢。是藜。雖在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

耘苗曰穢。壅苗曰藜。學者

之於義理。如農夫之於田畝。皆視其所求何如耳。農夫用力穢藜。雖目前不免饑饉。必有豐年之報。人之於學也亦然。蓋求之既勤。未有無所得者。不求則義理與我無與。是猶不耕則豐年與我何涉也。有志於學者。可不知所求哉。

張子曰。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

為學必視人之志氣。

志宜大。不宜小。氣宜靜。不宜輕。志小則迫狹。而其量易足。易足則不復求進。而無成功。氣輕則虛浮。而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則果於自欺。而無實得。惟寬大其心。沈靜其氣。自可無二者之病矣。

張子曰。仲尼在洙泗之間。修仁義。興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

仲尼與羣弟子講學洙泗之間。修仁義。使人知所守。興教化。使人知所從。一時之學者宗之。歷

至後世千有餘年而後之人用其仁義可以成己用其教化可以成物貽澤且未有已焉吁此仲尼所以爲萬世之師也

語錄文集

凡三十
一章

張子曰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甚不幸者是亦有命也卽智之於賢者不獲知也

賢者生逢盛時遭遇

不偶便感憤無聊不知雖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以行其志者且有甚不幸而困阨終身者是亦有適然之命限於有生之初卽智之於賢者不獲盡知也君子安命豈肯與人世爭一日之遇合哉

張子曰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於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

古禮未可盡復若驟行之必至

驚世駭俗彼不知者考究無識輒以爲怪異且憚其難行又其甚者怒之疾之無所不至然則有心世道者欲以禮維天下固當致之以其漸而無事急遽爲也此潛移默化之道也

張子曰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

天地間萬物莫不有理吾儒爲學必於天下之物窮究其理之所以然使其本末大小表裏精麤洞徹於心而

不爲所惑若不知窮理則混混沌沌於物茫無所見如夢過一生而已釋氏之學如是所以絕物滅理終其身而不悟也

張子曰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爲學大進益處在能變化氣質反其偏以就於

正去其雜以歸於純。然後讀書有所發明而漸見聖人之奧妙。此爲己之學也。不則氣質未融。所學者全屬無益。皆爲人耳。何能卓有所見。以發明聖言而直窮底蘊哉。

張子曰：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此見資稟既弱而用功宜勇也。凡人之昏愚蒙

昧者必多求前言往行。探取新意以開其蔽塞。但資性卑庸。雖學不振。若非用己百己千之功。恐終不能自奮。故惟堅忍有定力者。信之篤。持之謹。然後愚者可明。柔者可強。苦之盡而甘以出。乃無患其不可幾及耳。

張子曰：鄉愿徇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鄉愿者鄉里之愚人。同流合汙以媚於世者也。徇從也。穿窬竊盜也。鄉愿曲意徇私而畏人之己。議猶穿窬起意竊物而畏人之己。知其心正相同

也。此孔孟所以深惡之。而以爲德之賊也。

張子曰：天授於人則爲命。人受於天則爲性。性命之道。學者常言之。而當循名而思其義也。蓋自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授之。於人則爲命。自人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

德與形氣而俱來。受之於天則爲性。學者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天與人可合而爲一矣。

張子曰：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靜猶對動。虛則至一。寂然不動者靜也。乃未發之時。萬理具足。故爲善之本。湛然無物者虛也。乃靈明之體。昭然不昧。故爲靜之本。然靜猶對動而言。即

已合乎動之理。虛則至一而純。無所倚著矣。然則致虛以守靜者。可無事於涵養之功哉。

張子曰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仁之爲道存之爲本心之德發之爲慈愛之理者蓋有體有用焉故惟敦厚則天理充滿虛靜則私欲渾忘而仁之本體立矣敬以接物則肫然有懇摯之貌

和以接物則藹然有惻怛之施而仁之大用行矣求仁者當自驗之哉

張子曰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

物之不能虛者如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皆不足爲實也惟天地之道沖漠無朕廓然太虛而無不覆幬無不持載充實飽滿亙古今如一日則無非以至虛爲實也由此

觀之聖人亦惟以至虛之體爲實理之歸耳人可不於虛中求實哉

張子曰某倡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寡少故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爲應舉壞之入仕則

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范呂過人遠矣

橫渠自言某倡此絕學微言大義講論不輟亦欲有倫有序成一次第待諸其人耳若吾學既孤則接續無人斯道安託故患學者之少而深有望

於學者乃今之學者未仕既溺於應舉以壞其心既仕則又繫於官守而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如呂與叔范巽之無二者之累而力於求道不過人遠哉所望於二子者不小矣

張子曰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

氣節之士

慷慨激烈死且不顧雖未必合義然非有志槩者不能況吾明於義理則理直氣壯更進於有志槩者矣其於天下事自當勇往而直前何爲而不爲也

張子曰。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

此言教人之法也。人必待教而成。故教人之事爲至難。蓋凡人各有所長。教人者必盡其人之材。使之各有所

成就。乃不至於誤人。是在因人施教。觀其所可及處。然後告之。則彼不見其難。而樂於從事。斯皆爲成材矣。昔孔子於諸弟子。問仁問政。悉隨其人而造就之。故一時莫非英賢。後之教者亦可以觀已。

張子曰。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

君者天下萬民之主。相者所以佐吾君以子民者也。人君存心當以父母自任。而視天下如吾赤子。以生全教養之。而爲相者亦體吾君之心。以爲心焉。斯爲純王之道。而可以措一世

於唐虞三代之隆矣。

張子曰。千里之防。必由一鋪而致堅。江河之廣。必由一勺而浸至。今欲物求其實。而闊步高視。謂小事無

傷而忽之。恐卒不見其成也。

此言凡事當求其實也。千里之提防甚難。其實必由一鋪之土。而後累寸累尺。可以致堅。江河之廣大莫測。其實必由一勺之水。而後混混盈科。可以浸至。凡此皆致實之道也。今欲物求其實。而闊步

高視。忽於小事。是何異一鋪未施。馳思千里。一勺未見。動念江河。尙望其能有成乎。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

統者主宰之稱。性受於天。如仁義禮智之類。乃心之理也。情感於物。如喜怒哀樂之類。乃心之用也。有是理。有是用。而統具於人之一心。故曰心統性情者也。

張子曰。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形附於體。故人有視聽言動之形。則有耳目口鼻四肢之體。性見於情。故人有仁義禮智之性。卽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要之形與體無異用。而性與情實同原也。

張子曰發於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也

性之所發則見於情由天而之人也情之所發則見於色由內而之外也然有是性卽有是情有是情卽有是色皆以類

而應者也

張子曰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天地以生物爲心方

元亨時物方發生則自內而外顯諸仁焉此造化之功人可得而見也及利貞時物已成就則自外而內此中機緘之妙人不可得而見所謂藏諸用也要之天地無心而成化其以化機鼓萬物之出入者豈非至仁無迹而妙用無端者哉

張子曰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

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

洪鐘由叩而後有聲聖人因問而後有知如孔子自謂無知而當鄙夫之

問則有兩端之竭是也然所謂聖人無知者非謂其有所不知頑然如木石也蓋凡人有所不知則有知之可言聖人無所不知則無知之可見故曰聖人未嘗有知必因人之問而乃有知如黃鐘之小叩則小應大叩則大鳴而其本體原自寂靜也

張子曰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己也

聖人之心至公而無私至大而無我

雖功業爛如高乎天下爲人所莫能及而自視淡然如浮雲之過太虛絕無纖微一介之累入於其心蓋德業愈崇而度量愈廣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若有一介存焉則未免於有我之私其去常人也能幾何哉

張子曰。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爲要耳。

正豫期也。今之爲學者。所急在豫期。其效之心。以求得益。蓋其所急。

非所當急也。抑知人患不求耳。若循序求之。深造不已。斷未有不資深達原而有得者。故惟朝夕乾惕。勉勉不忘。乃爲學之要道也。孟子所謂勿正勿忘者。其以此夫。

張子曰。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而已。

明善者爲學之本務。善之既明。須用固執之功。乃能卓然有以自立。所謂知之。

而後可守也。由是擴而充之。則善量日廣。而可以進德。若不擴充而易視之。則善量寢小。而不足有爲。此弘之之功。在乎其人。未可以能守而遂已也。

張子曰。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

禮也者。先王緣人情而制之。而無過不及。原有一定之分。不得失之。僭亦不得失之。侈但去其僭分。而不可爲者。其他分所可爲。亦當酌取。吾力所。

能爲者。而後爲之。正不必過爲泰侈。以至於難繼也。孔子曰。不知禮。無以立學。者。可不以禮自謹哉。

張子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張子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寢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張子謂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所謂引而不發也。然此非難悟。蓋設此語。欲學者常存此意於不忘。而深探病源之所在。庶因病得藥。至於游。

心寢熟。脫然如大寐之得醒。則安舒自得。固將與古爲徒矣。

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大儒之學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業。合上下通古今非一身一時之事而已。故天地以生物爲心。

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得其所。是爲天地立心也。講明義理。扶植綱常。使人知所率循。是爲生民立道也。闡發大義微言。以續述古來相傳之道。統是爲往聖繼絕學也。明王道。考法制。以垂利澤於無窮。是爲萬世開太平也。此所以不能已於學也。學者常存此念。則知任大責重而自待當必不苟矣。

張子曰。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

學無先後。有所不知。必當問於人。以求其知。今人多自負老成。不肯下問。何由得知之。又因人以道義先覺處我。恥言有所不知。故益不肯下

問。一存此見。遂生百端僞妄。內則欺己。外則欺人。甯終其身於不知也。噫。

張子曰。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

矣。故者所以然之理也。酬猶應也。劫者卒然臨之之意也。心通乎道。則能盡夫事理之所以然。故應變而不窮。苟不通乎道而徒事記問。以待事變之來。則見聞有限。祇足以應其所嘗知者而已。若卒然臨之。以意外之事。則其知立窮。而不能有以應之矣。

張子曰。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

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夕不足而未果他爲也。

一本夕作力。○創。懲。艾。治也。孔孟之學無非教。

人以反約窮源之功。今之儒者不務切己而浮華鮮實。勇於苟作。資本不逮古人而急欲見知。後世識者一望便知其底裏。其不自量爲已甚矣。方且痛懲其弊。默養吾誠。以爲反約窮源之學。所患日夕用功不足而未敢他有所爲。以自紛其心也。

張子曰。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者。此氣也。

氣靜之人。沈潛專一。其心惟向乎道。任外感之來。不能搖奪。若既潛心於道矣。而忽忽不能自主。每爲他慮所引而去者。此由氣之未定。不足以勝

私故也。故不動心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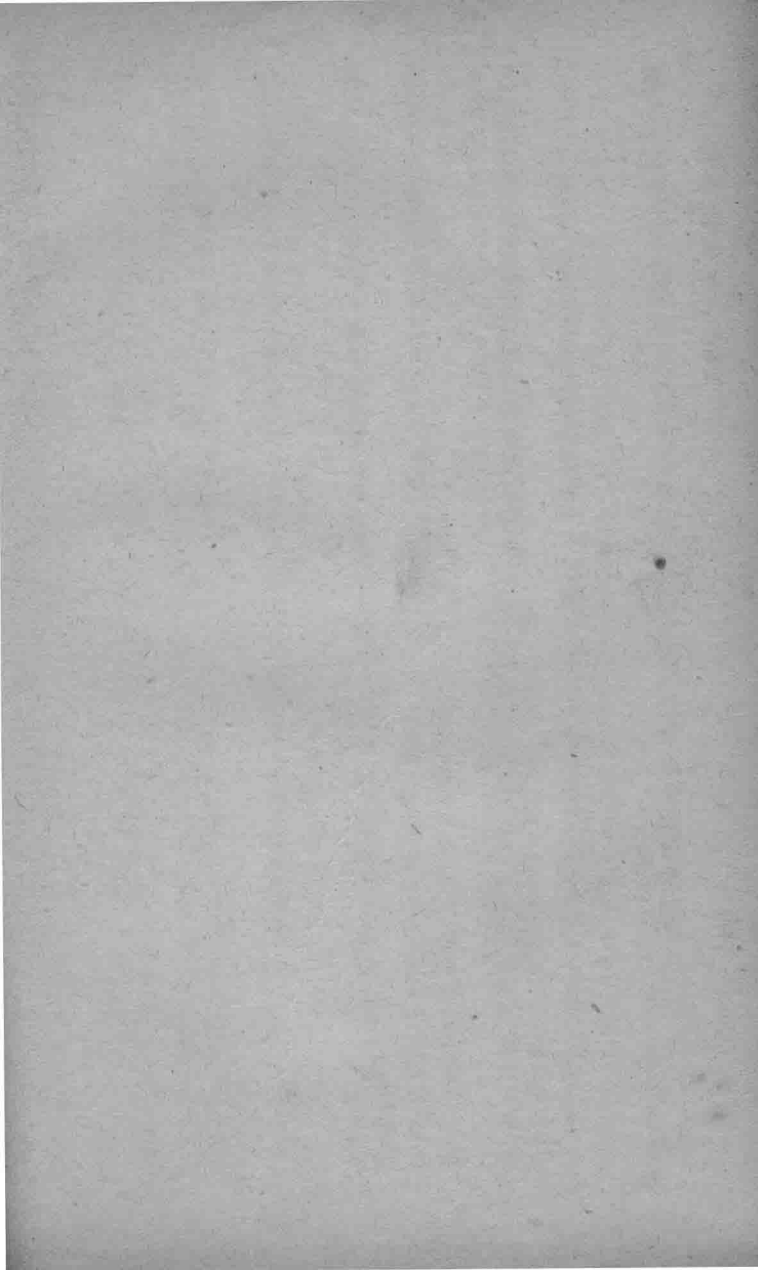
功必先資乎養氣。

張子曰。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朋友之來。

朋友所以共切磋琴

瑟所以調性情。簡編所以廣學識。古人於是三者頃刻不離。常使心有所養而放僻之念不生。然三者之中。朋友之取益爲多。蓋有友則陶情講學俱在其中。故有朋自遠方來。所以可樂。而聖人必殷殷於取友也。

明道中和具體。伊川敬義成德。胡敬齋稱其去聖不遠。有見乎言之也。顧二程子聞道甚早。自吟風弄月。以歸於周子爲高弟。自答橫渠定性之說。於張子爲畏友。自吾道南而越。四傳益盛於朱子。爲得統之宗。則是厚積其源而沛乎其流者。二程子之功於是爲大。今讀其遺書多出一時論說。而門人記之者也。楊龜山當師友彫謝之後。始輯爲粹言十篇。然而遺文散見於語錄文集諸書。亦有粹言所未備者。至朱子又合周張彙成近思錄以示人。而二程子之傳因大廣焉。夫論語一書皆門人記述之言。所以尊信其師也。乃二程子之門人固亦恪守師說。相與述其語言以行於世。向非道明德立。足示來茲。烏能使及門之士佩服勿諉。有如七十子之於孔子乎。予生長夫子之鄉。久薰夫子之教。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因舉先儒所纂集者。謬以己意增刪。倣諸論語二十篇編次。兼爲詮釋付梓。亦以見二程子表章斯道。其門人服教無斃。庶幾哉洙泗之風云。儀封張伯行書。



濂洛關閩書卷之三

二程子

程明道名顥字伯淳。程伊川名頤字正叔。生於伊洛。父大中公命從學於周濂溪。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卒爲大儒。所著書多出門人記述。故各本微異。其或爲明道之言。或爲伊川之言。當時已不盡別。今從楊龜山粹言編次原本。及參考文集語錄遺書並近思錄補入。詳加註解。頗爲明備。凡二十篇。學者由是而用心焉。亦庶乎不差於所往矣。

傳道第一

此書首篇。所輯多論道之言。其中詳體用。辨異同。析名義。無不兼該條貫。乃爲學從入之門也。凡二十九章。

程子曰。傳道爲難。續之亦不易。有一字之差。則失其本旨矣。

傳道所以開來學。傳其道於萬世也。故甚難續也。所以繼往聖續道統之傳於無窮也。故不易得真傳者爲正學。

失真傳者卽流爲異端。儻有一字之差。則失聖賢之本旨。未有不流於異端者。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如二程語類朱子語類皆傳道之書也。而皆出於門人之記述。又安保其無一字之差乎。是在學者善會之耳。

○程子曰。立言所以

明道也。言之而知德者厭之。不知德者惑之。何也。由涉道不深。素無涵蓄爾。

道必以言而傳。故立言爲三不朽之事。蓋所以明道也。古之聖賢道德備

於厥躬。義理蘊於一心。積彙既厚。則發而爲言。自然光華而不可掩。自非然者。言之無本。知德者厭爲固然。而無足觀。不知德者惑於其說。又不知其所以然。由其於道未能深有所得。而平日素無涵蓄故耳。於此見立言之難。學者尤當以立德立功爲急也。

○程

子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敬有適有莫於道已為有閒又況夫尚清淨而棄人倫

者乎。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天下之所共由也故有一物即有一理在父子則有親之理在君臣則有敬之理推之夫婦昆弟朋友莫不皆然故理所當為則為理所不當為則不為若存一必為之心則適矣存一必不為之心則莫矣為適為莫於道已屬有閒又況

夫釋氏之教尚清淨而棄人倫其去道也為愈遠矣

○程子曰陰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陽則小人也其助陽成物則君子也利非不善

也其害義則不善也其和義則非不善也

陰者小人之象然陰之道非必小人也惟其陰之過而有害於陽斯為小人矣若獨陽不生而能助陽以成物則亦君子也利者義之反然利非盡不善也惟專利

而行而有害於義斯誠不善矣若不失其宜而能和義以利物則非不善也蓋陰則為小人計利則多不善亦從害陽害義處言之耳苟得其正則不惟不相害而反相為用矣

○程子曰有者不可謂之無猶人知

識聞見歷數十年之後一旦念之昭昭然於心謂之無者非也謂之有者果安在哉

凡物自無而有又自有而無惟心神明不測不可以

有無言也如人知識聞見在數十年之前從數十年後忽然念及則始終本末瞭然於心是故不可謂之無也然謂之有亦烏從而實指其有之所在哉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可聞其體則

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命在人則謂之性其用無窮則謂之神一而已矣

載事也上天之事沖漠無朕故無聲臭可以聽聞然而兩儀四象其體立

於乾坤則謂之易動靜剛柔其理原於太極則謂之道其命於人有健順五常之德則謂之性其用無窮有屈伸變化之能則謂之神維天於穆究歸於一而已矣蓋其昭然共見者原即寓於聲臭之俱忘者也

○程子曰誠則無不敬

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人當真實無妄之時，自無放肆邪侈之事，故誠則無不敬。此自然而然者也。若未能真實無妄，則必先有主敬之功，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使無一念之或妄，一息之或欺，而後可以至於誠。此

由勉然而入者也。及其成功則一也。

○程子曰：誠無不動者，脩身則身正，治事則事理，臨人則人化，無往而不得志之正也。

天下惟至

誠爲能動物，蓋一誠之所通，無有不感動者，以之修身則心廣體胖而身正，以之治事則綱舉目張而事理，以之臨人則近悅遠來而人化，隨其所往而皆得其志之正焉。中庸所謂成己成物而時措之宜者，正如此。故君子凡事必先立乎誠也。

○程子曰：

質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必爲

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無質不立，無文不行。此天地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故文者質之對，因質而生文。此事物生生之本也。凡上下彼此質文，莫不皆然是，乃所爲對也。無對爲一，一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不能以獨立有對爲二。

二則上交下合，此感彼應，化生萬物，昭著兩間，則必爲文矣。此廣大精微之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非知道者孰能識此中自然之理，與生生不窮之本乎。

○程子曰：佛者之學，若有止則有用。

聖賢之學，在知所止。

知所止而不遷，則父慈子孝，兄弟友愛，各得其所止，而無所不用其極矣。若佛者之學，則主於定而無爲，不知所止者也，故無用於世。苟若有所止，則亦有所用矣。

○程子曰：觀生理可以知道。

天命於人物，則民彝無不各足。此生

理也。觀之則知道之在古今者，大而綱常倫理，小而日用飲食，皆與生以俱來，而不必求之高遠閒矣。推之昆蟲草木，莫不皆然，故可以知道。

○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指公爲仁也。

仁之

道至大，故難名。蓋仁者天下之公理，由公則可以至仁也。故曰：惟公近之。若即指公爲仁，則不可矣。何也？仁則無不公，而公未即可以爲仁也。

○韓侍郎曰：道無真假。程子曰：既無真，則是假爾。

既無假則是真爾。真假皆無。尚何有哉。必曰。是者為真。非者為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

真者不可以為假。猶假者不可以為真。夫既謂

之道則安得無真假乎。真則不假。假則不真。真假難辨。是非易明。但以是者為真。非者為假。則昭然而易見矣。

○程子謂門人曰。於佛氏之說不必窮也。苟欲窮之而未能窮。

則已與之俱化矣。曰。然則何以能不疑。曰。曷不以其迹考之。其迹如是。其心何如哉。豈可取其迹而不求

其心。探其心而不考其迹也。心迹猶形影。無可判之理。王仲淹之言非也。助佛氏之說者必曰。不當以其

迹觀之。吾不信也。

佛氏之說易以惑人。苟非於聖賢道理知之極其真。守之極其固。未有不為所惑者。蓋其說彌近理而大亂真正。未易窮其所以然也。苟欲窮之。恐未能窮。而已流而為佛矣。故其心雖不可知。而其迹則可見。所以朱子曰。彼只

棄卻三綱五常。便是莫大罪過。若曰不當。以其迹觀之。是皆助佛氏而揚其波者也。

○程子曰。義利云者。公與私之異也。較計之心一萌。斯為利矣。

義利之分。甚相懸遠。而一

念之初。正分公私。故張南軒曰。凡無所為而為者。皆義也。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稍存一計較之心。名雖為義。而不知已流於利矣。豈必喻利而後為利乎。

○程子曰。便儂狡厲之人。去道遠而便巧捷也。儂。儂薄也。

狡。詐偽也。厲。麤暴也。人必先觀其氣質。氣質不善。未有可造於道者。如便者巧捷而無沈靜之氣。儂者佛薄而鮮莊重之情。狡者詐偽而少誠實之心。厲者麤暴而乏恬雅之致。此其人斷喪既久。陷溺日深。所以去道甚遠而不足與有為也。學者寧拙毋巧。寧樸毋佛。寧愚無

詐。寧鈍無暴。雖其才不及人。猶未漓其初質。而可漸進於道。孔子云。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又云。剛毅木訥近仁。正此意也。

○程子曰。公者仁之理。恕者仁之施。愛者仁之用。

仁者。人心

之全德而其道固甚大也。是故廓然大公者，卽仁中無私之理。恕以待物者，卽仁中推己之施。愛以及人者，卽仁中惻怛之用。仁道豈不大哉。

○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程子曰：不致知

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藥亂之矣。知聖

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

釋氏崇尚虛無，學者惑於其說，由其見道不真也。惟能致知而知至，則志有定向，孰得而移之？彼夫分玉石辨醴藥者，真知故耳。況聖人之道乎？誠知聖人之

爲大中而無過不及，至正而不偏不倚，於道灼有所見，則釋氏虛無幻化之說，不辨自明，又安得亂吾道之真而溢其惑哉？甚矣致知之不可以已也。

○或問敬曰：主一之謂敬，何謂一？曰：無適之謂

一。何以能見一而主之？曰：齊莊整敕，其心存焉。涵養純熟，其理著矣。

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何以謂敬，收斂此心，使之專一，主一之謂也。何以謂一，內無

妄思，外無妄動，無適之謂也。何以能見一而主之，威儀容貌齊而純謹，莊而端嚴，整敕而截然齊一，其心蓋常存焉。至於涵養純熟，矜持渾化，斯其理昭然而著矣。然則九容九思，所以豫養本原者，孰有外於敬哉？

○程子曰：忠恕猶曰

中庸，不可偏舉。

忠者盡心之謂，恕者推心之謂，非自盡其心，何由推之而及於人，故無忠，做不出恕，非推之而及於人，亦未見此心之盡，故於恕，卽以驗忠，所以不可偏舉，亦猶之曰中庸云爾。

○程子曰：可欲莫如

善，以有諸己爲貴，若存若亡焉，而不爲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

善者秉彝之懿德也，人性皆善，其所好未有不出於此者，故可欲莫如善，然其所爲善者

必體之於吾身，而實有諸己，焉斯爲貴耳。若不能篤信謹守而聽其若存若亡，則本心之良，終屬無據，勢必見異而遷，如此而不爲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見其人也。蓋必實有諸己，而後可以言善，非徒欲之而已也。

○程子曰：君子主敬

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

敬主於中則動靜之間，心存戒謹，自然端直而無邪曲之念，義見於外則應酬

之際事當其則，自然方正而無回撓之私，然義之用達於外耳，義非在外也。

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

內直外方，敬義交養，其德自然盛大，故曰不孤也。

無所用

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

德至於大則體無不具，自能汎應而各當，由是隨其所用無往而不偏，隨其所施無往而不順，德孚於人而天下信之，又孰有疑其所行者乎？

○程子曰：仁者

天下之公，善之本也。

仁者本心之全德，人之所同具也，故曰天下之公。然一理渾然，四端萬善皆由此出，故曰善之本也。

○或謂佛氏所謂定，豈聖人所謂止乎？程子

曰：定則忘物而無所為也，止則物自付物，各得其所而我無與也。

佛氏之所謂定只是冥寂其心，空諸所有一切不見不聞而便不至於動，蓋忘物而無所為者也，豈

知天下之物皆我所得不忘，而有一物即有一道，皆我所得不為，如君臣父子夫婦物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所當為者也，而佛氏盡去之，是亦冥然無覺，渾然不顧，以為定而已。若聖人之所謂止，不過就此人紀日用所當為者，因物付物使之各得其所，而初不以己意與乎其間，如父子則與以親，君臣則與以義，夫婦則與以別，推之凡事莫不皆然，此則所為止至善之學也。視佛氏之屏棄倫物，寂守禪定者，相去奚啻霄壤哉。

○程子曰：至公無私，大同無我，雖眇

然一身在天地之間，而與天地無以異也。夫何疑焉？佛者厭苦根塵，是則自利而已。

人得天地至公大同之理，以生，張子所謂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是也，惟為私欲所閒，故與天地異耳。誠省察克治以修其身，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而能全乎所生之理，雖眇然中處，實與天地無以異也。佛氏所謂六根者，眼耳鼻舌身意也，所謂六塵者，聲色香味觸法也，其教在屏耳目，滅人倫，專修其清淨之

體以根塵爲苦累而放棄之則是自利
其一身而已豈吾儒至公大同之道哉
○程子曰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違是無兩從之理

道者事物

當然之理有正而無邪有是而無非者也守道者於邪正是非之介見之既明則當確然固執而不可稍有移易故守之固則得道之正而遂遠乎邪矣守之不固則或就於非而遂遠乎是矣出乎此即入乎彼無有二立於其間而可以兩從之理是以固執之功不可少有

也
○程子曰夫道恢然而廣大淵然而深奧於何所用其力乎惟立誠然後有可居之地無忠信則無

物恢寬弘貌淵靜深貌奧微妙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所謂誠也言道大無外小無內何從而致其力乎惟實心以體之則衆理皆備於身而有可居之地否則僞妄虛詐其中先無物矣名爲向道究與道何有乎故學道必自忠信入也
○程子曰

理素定則能見幾而作不明於理何幾之能見
幾者動之微也天下吉凶禍福莫不有一定之理微見於幾先順乎理則爲吉爲福逆乎理則爲凶爲禍君子惟於其理素定胸中故不待吉凶禍福之

來而早能見幾而作若不明於理之正則有不當趨而趨不當避而避者卒至顛倒錯亂茫然無以自主何幾之能見哉故吾儒安身立命之學必以明理爲先也
○程子曰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

也安禮而和樂斯爲盛德矣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是人之規矩範圍不可須臾離者能守乎禮則品節詳明德性堅定卓然有以自主而不爲事物所搖奪乃所以立身也若夫一身舉動俱安於禮而和順也

容油然而樂無少勉強是則行之熟養之深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者斯爲盛德矣學者當由勉以幾於安可也

德立第二

此篇同上篇皆論道之言也凡三十二章

程子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德與善有異名而無異實。德則善之統體，而善則德之分著也。人苟自立其德，有以爲主善之本則凡日用動靜之閒，無一念不出於善，無一事不出於善，德蘊於內而善日生，所謂一德立而百善從

之也。若德之不立而本原已失，求一端之幾於善，豈可得哉。

○或問理義何以異。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在物各有所當然者爲理，因是理之當然而行而宜之爲義。要之理卽是義理。

以物言而義則以處物言也。

○程子曰：形而上者存於灑掃應對之閒，理無小大故也。

天下有一事必有一理，其大無乎不具，而其小亦無乎不該。如灑掃應對其事甚微，而形

上之理卽存於其閒，蓋理之所在，原無分於小大故也。學者當隨事精察而力行，不可以其細微而忽之也。

○或問仁曰：聖賢言仁多矣，會觀而體認之，其必有見矣。韓文

公曰：博愛之謂仁，愛情也。仁，性也。仁者固博愛，以博愛爲盡仁，則不可。

聖賢論仁，有言其體者，有言其用者，有合體用而統言之者，惟是會通大意以觀其備體。

認至理以究其微，則必卓乎有見，豁然於心目閒矣。若韓文公以博愛謂仁，殊不知愛屬情之發，仁爲性之德，是專言其用而遺其體也。蓋仁何嘗不博愛，而博愛未足以盡仁。求仁者亦毋拘偏見以會其全哉。

○程子曰：理有盛衰，有

消長，有盈益，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所尚，所以事天也。

盛衰消長，盈虛損益，皆天理也。順乎理則吉，逆乎理則凶。惟君子時措咸宜，動靜出處各

得其當，故可以事天。天人寧有二乎。

○或問何謂忠。何謂恕。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天地變化，草木蕃，恕也。

此卽天道以明忠恕之義。維天之命

深遠難測而動靜有常，寒暑晝夜之不已，卽天地盡已之忠也。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天地發育萬物，由變而化和氣感召而草木因以日新月盛，蕃衍不窮，卽天地推已之恕也。學者體此而忠恕之旨無餘蘊矣。

○程子曰：介甫之言

道以文焉耳矣。言道如此，己則不能然，是己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啓口容聲皆至德也。

文雖可明道，而道則非徒見諸言。若王介甫之言道，不過以文章高談所見而已。所言之道以爲當如此而已之所行，則不能如所言。是身與道爲兩物也。夫道貴身體而有之耳。有道則所重者道，而詞章在所輕，故不沾沾誇長於文學之門。然而一開口，容貌辭氣之粹皆實有諸中，而見於外，所謂有德必有言也。徒以文言道，其去道也遠矣。

○程子曰：世之學者未嘗知權之義。於理所不可，則曰姑從權，是以權爲變詐之術而已也。夫臨事之際，稱輕重而處之以合於義，是之謂權。豈拂經之道哉。

聖賢處事有經不能無權，然權亦行於理之所可，非行於理之

所不可也。世人不知，乃於理所不可，則曰從權，是以權爲任意變遷，挾詐行私之術而已。豈知權之爲義，正欲人於事勢難處之會，酌其輕重，使合於理，而仍不離乎經者也。若理所不可，則反當妄行，拂乎經之道矣。所謂權者，豈如是哉。

○程子曰：因

人情而節文之者，禮也。行之而人情宜之者，義也。

禮之制本乎人情。先王因其情之自然而爲之節，其太過，文其不及，而禮以行焉。行之而人之情咸以爲理之當然，而宜之，是即義所由見矣。

蓋制於上而予人以可遵者，禮之用也。行於下而人自無不遵者，義之宜也。禮也而義在其中，此先王之道所以爲美也。

○或問外物宜惡諸。程子曰：於道而無所見，則累與惡皆

不得而免焉。蓋亦原其當有當無爾。當有也，何惡之有。當無也，何絕之有。

道外無物，物外無道。人惟見道親切，則物來順應，自不足以累我。若於道而無

所見，則必受物之累。因其累而惡之，皆不得而免焉。蓋吾人因物可以觀理，要亦原其理之當有當無爾。苟其當有也，則外物之來俱我所得辭也。何惡之有。如其當無也，則外物之來與我初無所與也。何絕之有。總之人但當究心於道而不必繫情於物也。

○

程子曰。理者禮也。文也。禮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禮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禮無實不立。無文不行。華實相較。本末分矣。然道惟一不可偏勝也。文之過必至於奢。實之過必至於儉。流弊相因。如形影之相隨。非彬彬之君子。其能免奢儉之失哉。 ○程子曰。信

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也。

信者誠之發。若誠則肫然真實之體也。愛者仁之施。若仁則渾然心德之全也。故一言信亦謂之信。一行信亦謂之信。而不足以盡誠之本體。猶愛一人亦謂之愛。愛一物亦謂之愛。而

不足以盡仁之全量。蓋信與愛從其見於外者言之。而誠與仁則其存諸內者。故言內可以該外。而言外不可以該內也。

○程子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能盡出處去就之道矣。

能盡出處去就之道。則能盡死生之道矣。其致一也。

道不遠人。人之一身皆道之所與。俱如飲食言語日用之常道之小者也。出處去就立身之節道之大者也。至於死生則全受全歸之理。

道之本原盡於是矣。然是道也。皆人所不能離。而當自盡者。故能日用不愆。而盡道之小。則亦能立身不苟。而盡道之大。能立身不苟。而盡道之大。則亦能全受全歸。而盡道之本原。其致自出於一也。蓋道無乎不在。惟見之明而體之切。則一盡可以無不盡矣。 ○

程子曰。中無定方。故不可執一。今以四方之中為中。則一方無中矣。以中外之中為中。則當外無中乎。故自室而觀之。有室之中。而自堂觀之。則室非中矣。自堂而觀之。有堂之中。而自庭觀之。則堂非中矣。

中有定體

而無定處。非可以執一也。執乎此。必遺乎彼矣。如堂有堂之中。室有室之中。庭有庭之中。隨其所在。而中見焉。惟量度以處之。斯得之耳。彼拘墟之見。何足言中哉。

○程子曰。佛氏之道一。務上達而無下學。

本末閒斷。非道也。

吾儒之道。惟在日用事物之間。循循下學。久之功力既至。自馴致乎上達之詣。此本末一致之學也。佛氏專事清淨。自謂見地明徹。憑虛以務上達。而蔑棄人倫。屏去事物。全無下學之功。是本末已閒斷矣。世豈有是道哉。其與

吾儒之道不可同年而語也。明矣。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

楊、楊朱，墨、墨翟也。申、不害，鄭人。韓、昭侯，用以爲相。韓非、韓之公子。二人皆善刑名法術之學。佛、本西

域人，爲虛無寂滅之教。老則周柱下史，老聃所言論清淨無爲之道。

楊子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獨闢楊墨，爲其

惑世之甚也。

楊氏爲我，可謂自私而不仁矣。然猶疑似於無欲之仁。墨氏兼愛，可謂汎濫而無義矣。然猶疑似於無私之義。故足以惑人也。若申韓之刑名功利淺陋易見，故孟子但闢楊墨，恐其爲人心之害，而申韓不足闢也。

佛老其

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佛氏談心性，老氏談道德，皆近於理，又非楊墨之比，故其爲人

心之害尤甚。夫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所以廓如也。然則今之佛老，可不有以闢之哉？朱子曰：楊朱卽老聃弟子，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

○程子曰：敬則虛，靜而虛，靜非敬也。

人心惟敬，則主一無適自

然虛而不雜，靜而不擾矣。若徒事致虛守靜，勢必遺棄一切，放蕩形骸，敬安在乎？故涵養須用敬也。

○程子曰：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爲大。

人能心存於敬，則天理常明，私欲自然窒

塞。倘持守偶疏，一有不敬，則精神無所檢束，志氣因之縱逸，萬端之私欲乘閒而生，而本心之德日以亡矣。此其爲害於仁甚大，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我也。

知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己，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

人物皆生於天地，理本同原，故仁者以一體視之，以爲莫非我分內事也。

知其皆我分內，則天地萬物之道無非我所當爲，而何有不盡焉？苟不能盡其道而有諸己，則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其與吾身漠不相屬，相去奚啻千萬而已哉？此君子率性修道之功，不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不止也。

○程子曰：順理則無

憂。人惟私欲之見橫於胸中故紛紜憧擾隨處皆可憂之端若順理而行則內省不疚而心安身泰無入而不自得又何憂患之有乎故惟仁者為能不憂正以其順理故也。

○程子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

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

橫其失益遠矣今已無傳焉。

老子之書雖言道德而大約雜以權詐其於本末之間已先自舛錯矣厥後申不害韓非蘇秦張儀皆學老子而其流遂至於大弊也然諸子之所得於老子者亦各有異申韓則本道德之意而為刑

名其失尙近後世猶有師之者蘇張則直學其權詐而剽為縱橫之說並非道德之意其失益遠故今亦無傳焉蓋立說不可以不善始之或差將後之竊其緒餘以簧惑天下者其流弊不可勝言矣此佛老之害所以甚於楊墨而吾儒所當深惡而痛絕之也。

○程

子曰謙者治益之道。

謙者有而不居之意也治猶持也為學而能謙則虛心以受天下之善不自有其德業而德業日進所以為善持其益之道彼夫自滿自足者乃所以招損耳易曰謙亨君子有終豈不信哉。

○程子曰

道無禮而義有方。

道者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非有形象之可執故無體若義者事物之宜一事一物有一事一物之義萬事萬物有萬事萬物之義隨其所在而義見焉故有方蓋自其渾全言之謂之道自其散見言之謂之

義究之道依義以行而義本不出乎道之外也。

○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端倪也始初也大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互根故無端倪之可見陰陽交運故無始

初之可尋是乃所謂道也道循環而無斷續非知道者孰能識此中流行之妙乎。

○程子曰聖人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故其道平直而易行佛

氏厭苦棄捨造作費力皆非自然故失之遠。

聖人之心至公無私凡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全體大用務盡其理且各當其分無有虧欠滲漏故其道蕩平正直行之而宜易於遵守若佛氏則厭煩苦難

棄捨一切。直以天地萬物爲幻化。至於憑臆造作。矯揉費力。又非人心之自然。固大異於聖人平易行之道矣。豈不失之遠哉。

○程子曰。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予之

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

有予則有奪。有翕則有張。此理之自然。故宜予則予。宜奪則奪。宜張則張。宜翕則翕。正大之道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謂予之之意乃

在乎取之。是本欲取之。姑爲予之也。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是本欲翕之。伴爲張之也。此皆以權謀詐僞之術。乘人於不覺而欺之。非正大之道也。

○程子曰。禮樂大矣。然於進反之閒。則已得性

情之正。

禮主於減。減則退遜之意多。故須進步向前。樂主於盈。盈則發越之意盛。故須收拾向裏。進反之閒。其所以節其太過。文其不及者。已得性情之正焉。禮樂之於人。顧不大矣哉。

○程子曰。以氣明道。氣亦形

而下者耳。

形而上者謂之道。精微廣大無窮。盡無方體。雖不離乎氣。而非氣之所得名。若以氣明道。是執形下爲形上矣。無乃見其麤而遺其精。泥其迹而失其實乎。學者當知道爲事物之理。不可滯於形氣之說也。

○程子曰。氣充

則理正。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

養氣之功。由於集義。若氣既充。則所爲必不愧不作。而皆出於理之正。正則大公無私。無私之至。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是聖而不可知矣。非至神而何哉。

○或問何謂

誠。何謂道乎。曰。自性言之爲誠。自理言之爲道。其實一也。

性具於人。理命於天。自性言之。則真實無妄者謂之誠。自理言之。則事物當然者謂之道。其實天以是與人。人以是承天。

誠與道本一而巳。無二致也。

○程子曰。道不遠人。不可須臾離者。此特爲始學者言之耳。論道之極。無遠也。無近也。無可

離不可離也。

道不遠人。不可須臾離者。此特爲始學者之人。指出切近下手工夫。見道之甚切。而不可須臾間斷耳。若論其至。則隨在皆道。無遠近之分也。卽心卽道。無可離之別也。此惟聖人乃能與之爲一。而造道之極致也。

○或問

學者多溺於佛說。何也。程子曰。學而無所得。其年齒老矣。智力屈矣。其心欲遽止焉。則又不自安。一聞超騰侈大之說。是以說而入之。然則可反乎。程子曰。深固者亦難反。嘗譬之行人履乎坦途。其進無難也。山高乎其前。水深乎其下。而進之爲難也。於是焉而有捷徑。則欣然而從之。其勢然也。夫託乎逆旅者。蓋不得家居之要爾。未有人既安於家而又樂舍於逆旅者也。

溺於佛說者。皆由平日學無所得。年衰力屈。每不自安。一聞超渺之論。說其清淨空虛。因乘便而逃之。遂不覺入之深而不可反。猶行路者。遇山峻水險之處。一有捷徑。卽欣然以從。勢必然也。然其所以入於佛者。以不得吾道之要。猶人之逆旅而不得家居之要耳。未有既得家居而又樂舍於逆旅者。則未有既得吾道而又樂入於佛者也。蓋佛非能溺人。人自爲所溺。學者可不知其故哉。

濂洛關閩書卷之四

程子

言學第三

凡三十四章。此合下篇。詳主敬存誠。致知力行之事。皆論學之言也。

程子曰。言學當以道爲志。言人當以聖爲志。

言學則必當志於道。詞章訓詁非所重也。言人則必當志於聖。賢人君子非其極也。志立則其識必大。其量必弘。其力必勇。將漸躋於聖人之域矣。

○

程子曰。視聽言動無非天也。知其正與妄。斯善學矣。

視聽言動雖曰人事。無非天理之所存。順乎天理自各得其正。而背乎天理。遂日流於妄。知其正與妄。則知所以閑邪而存誠。斯可謂善

學矣。中庸誠身之功。必先以明善者。此之謂也。

○程子曰。行失卽惡。亦改之而已。事失卽亂。亦治之而已。苟非自棄。皆君子也。

人非聖賢。豈能

隨處盡善。如制行期於無失。一失卽陷於惡。然無不可改之理。則亦改之而已。處事期於無失。一失卽至於亂。然無不可治之理。則亦治之而已。夫惡而不知所以改之。亂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安於自棄而不足與有爲矣。苟不自棄而改之治之。是皆激厲自新之君子也。雖行與事之偶有失。亦何害乎。

○或問入道之功。程子曰。立志。立志則有本。譬之藝木。由毫末拱把。至於合抱而干雲者。有

本故也。

心之所之謂之志。立則專於是。而無他歧之惑也。人苟志之不立。將見異必遷。進爲無基。是猶無根之木。不崇朝而萎矣。故在自立其志。志立則入道已有其本。從此日積月累。以馴致於上達之域。良不難耳。譬之藝木。由毫末之微。拱把之小。漸而暢茂

條達遂至於合抱而干雲者無他有本故也此入道之功所以莫先於立志而學者亟當自審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詞章之學

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詞章之學如司馬遷班固之類是也訓詁之學如鄭康成孔穎達之類是也此雖非異端而浮華鮮實無適於用若儒者

之學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自有大道存焉故欲求道舍此學不可若詞章訓詁皆其末流無足務也

○程子曰學者有所聞而不著乎心不見乎行則其所聞固自

他人之言耳於己何與焉

所聞者在人而所行者在己學者聞一善言即當究心而力行之慮不虛其所聞而人之言亦有益於己若不實體於心不實見於行則雖有所聞亦如無有其言固自在他人耳於己究何與哉

○

程子曰閑邪則誠已存非取誠於外納諸中而存之也故役役然於不善之中求善而爲之必無入善之

理誠由心具邪自外至故閑邪則誠已存非取誠於外而納諸中也彼役役然於不善之中是已入於邪而不能閑矣雖曰求善而爲之豈有入善之理乎此存誠者必以閑邪爲要也

○程子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

新者日進也不日進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學者將以求爲聖人也君

子之學必俛然孳孳而常見其日新夫至於日新則日進而未可量矣蓋學惟問此進退之機不日進必日退未有中立於其間而可以不進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純一不已無進退之可見以其已造乎極至之地自不容有所復加故也若未至於聖人則學無止期而不可

求進哉是以君子必自勉也

○程子曰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

爲學莫先於自治然不剛則不能造道不勇則不能遷善故學者自治之

方必極其剛斷無少委靡則其所守於道者愈堅固而不搖必勇於進修無少寬假則其所遷於善者愈迅速而多功夫至於守道之固而遷善之速何患不漸至於聖賢之域哉是在學者自勉之耳。○程子曰：達理故樂天而不

競，內充故退避而不矜。

凡人之情惟不達乎理則動多爭競之端，惟無得於中則外多驕矜之氣。若夫君子理義之見既明，故順運樂天，與人無忤，與世無爭，自不至於競矣。道德之積既厚，故雍容退避，沖然若虛，澹然若無，自不至於

矜矣。蓋競與矜之爲累甚大，學者當明理修德以去之可也。

○程子曰：學者好爲高論，猶貧人談金，辨其體色，權其輕重，商其貴賤，其言未必

非也。然終不如富人之有金，未嘗自言金之美也。

善學者學問所至，其淺深高下，惟領之於心而不出之於口，不善學者不務實求諸己，徒好爲高論以誇於人，所言雖是，而其中之所得則無

幾矣。猶貧人談金，歷歷言之，未必無當，終不若多金之富人并不自言金之美也。蓋高談雄辨之人，其求道必不實，故學者必以訥言爲貴也。

○王彥霖曰：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爲，然後有

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強人也。程子曰：是不然，任其自爲，聽其不爲，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

以貴於立教也。

不待教而自樂爲善者，此中人以上之資，何可多得。至中人以下，其心未必能誠，必教之而始漸至於善。若任其自爲而無以導之於先，聽其不爲而無以督之於後，則彼皆怠惰委靡而自棄自暴矣。故聖人立教，正欲引天下之庸

衆共入於善之途，始示之以在所當爲，終勉之以不能不爲，所由師道立而善人多也。

○程子曰：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爲也。學而無所用，

學將奚爲也。

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吾人亦無無用之學。蓋用之於身心，意知用之於家國天下，皆是學也。若學而無所用，將誦讀何益，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也。

○程子曰：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

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

矣。學者所以學此道也。人惟不知夫道，則肆欲妄行如醉人，顛倒錯亂無所不至。一至於醒，未有不羞恥者。皆由平日未嘗知學，其於身心性命之理，毫末研究，故往往自以爲是。苟既知學，見聖賢之言行如此，而吾前日之所爲，如彼，則愧悔心生，自然駭且懼矣。人誠知

學之不可已，而由此以適於道，庶不至迷而不返也。非然者，將終其身如醉人，可勝歎哉。

○程子謂周行己曰：今之進學者，如登山，方於平易，皆能闕步而進。一

遇峻險，則止矣。

爲學之道，必當勇往直前，不可畏難而中止。今之學者，趨易避難，如人之登山，然於平易則闕步而進，遇險阻則逡巡不前也。欲求其學之成得乎。

○程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

不存，是空言也。

學之以究其理也，而不優游涵泳以養之，則不能悅於心。然養之而或流於致虛守寂，而不能實存於心焉，則是徒爲空言而終無所得矣。

○程子曰：義有至精，理有至奧，能

自得之，可謂善學矣。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義宜於事而裁於心，有至精焉。理原於天而具於性，有至奧焉。學者於義理之精奧者，能自得於心，而知其至善之所在，亦可謂善學矣。

○程子曰：學至涵養其

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

學有所得而矜持未化，踐履不熟者，皆未免有強勉之迹也。惟舉平日之所得，涵養功深，快然自得而至於樂，則志氣清明，行誼高遠，如孔之疏水在中，顏之簞瓢不改，其所以樂之處，當必

有心領之者矣。

○程子曰：力學而得之，必充廣而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

所貴乎學者，謂其有體有用也。故有得於心，即當見諸事，廣充而力行之，則所學不可勝用矣。若不

學力於行，而局局其守，卒之鮮所設施，亦終於無得而已。

○程子曰：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天下事苟不出於誠無有能當其節者如射舞御三者技藝之末耳而中鵠中節中度則皆由一念之誠爲之故古人始教必使學者學射學御舞象舞勺所以養其德性而一歸之於誠者正此意也。○程子曰語學者以其所未

至不惟所聞不深亦易忽於理。

言教人者當因其所至而告語之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所得自深若學猶有待而驟語以所未至彼不惟不能體驗於心而亦且輕忽於理矣。

○程子曰言而

不行是自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言行相顧斯爲君子若徒能言而不能行則虛誇而無實其自欺也甚矣故君子之所深戒也。

○或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

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強而已。

知識蒙蔽不能知也力不勝任不能行也然人能自致其知則有以明乎

義理之當然明則其進自不能已而力量以生可以勝任而愉快故但在勉強於學問思辨篤行而已毋慮乎知之不明而力之不勝也。

○程子曰人之於學避其所難而姑爲其易者斯自

棄也已夫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

吾人爲學如登山然雖高不辭其勞如行道然雖遠必欲其至若見難則避而姑爲其易者以自解是其識趣卑近

不足與有爲而暴棄甚矣夫學者志於大道而期爲聖人然猶有不至者焉蓋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矧畏難趨易而取法乎中不且流於下乎乃知立志不可以不大而進學不可以無勇也。

○程子曰以富貴驕人者固

不美矣以學問驕人者其害豈小哉。

富貴驕人此小人之常態其不美無足論也若夫學問之道無窮雖有得焉未可遽爲自足今乃以之驕人則傲惰敗德學終不進其爲害夫豈小也哉。

○程子

曰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

所有謂義理之皆備於我者知者方得之也養者常存之也吾人爲

學始則欲知繼則欲養見之明而無所疑養之熟而無所滯由是泰然施之於行其進自有不能禦者此致知存養之功所以為力行之要而學者所當急務也

○程子曰敬勝百邪

心一不敬則欲動情勝而羣邪得以中之惟主敬而

志氣嚴恪容貌端莊自然心存理得而諸妄絕矣是敬之一念實有以勝乎百邪也

○程子曰學者當務實一有近名之心則大本已失尙何所學哉或曰

不猶賢於為利者乎曰清汙雖不齊而其利心則一也然則沒世而名不稱孔子何為而疾之也曰非為

求名也為無善之可稱耳

為學之本務求實得於己苟一近於為名則此心便失其正與世之齷齪營利者何異彼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正以其無實也非以其無名也學者莫將聖言看錯了

○程子曰未

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

之指此理而言人未有能知而不能行者蓋知之既真則行之自力若知而未能行是其知猶未至故學者必以致知為先也

○程子曰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學而有得則暗者忽明疑者忽信欣然自契於心蓋有所不能形容者若安排

布置即是著意強為非真能自得者矣

○程子曰不學則老而衰

人惟自進於學則日就月將志足以鼓乎其氣故雖老而益壯如蘆伯玉之五十知非衛武公之耄期不倦安有衰息之日惟其不學所以志氣頹靡竟至怒然沮

喪老而衰耳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程子曰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

學莫大於去累要在誠不誠之間耳蓋不誠則中多虛妄而易溺於私故物欲得乘閒以累之惟誠則此心真實無偽天理渾全絕去憧擾而何有

於物欲之累乎此思誠之功所為不可已也

○或問學必窮理物散萬殊何由而盡窮其理程子曰誦詩書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

反覆研究而思索之。求止於至善。非一端而已也。曰。汎然其何以會而通之。曰。求一物而通萬殊。雖顏子不敢謂能也。夫亦積習既久。則脫然自有該貫所以然者。萬物一理故也。學者於聖賢之書。古今之務。事物之類。皆當究心精察。以求止乎至善。其功非

僅一端也。若無其功而遽期其效。雖智如顏子亦不敢自謂能。夫亦用力之久。真積有得。自一旦豁然貫通。蓋萬殊之理總歸一本故也。此聖門一貫之旨。所以必從學識而得與。

○程子曰。有辨佞之才者。多入於不

善。故學不貴。辨佞。口才也。辨佞之人。專事口舌。其才足以雌黃可否。顛倒是非。每多入於不善。故雖有所學。適以佐其辨佞之資而已。終不可與入道。則亦何足貴哉。昔夫子之告顏淵。必曰。遠佞人。而稱仲弓曰。仁而不佞。學者可以知所戒矣。

涵養第四 凡二十
七章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學者欲涵養其德性。非敬無以立本。故須用敬。欲求進於學問。非知無以明理。故在致知。此二句。程子教人爲學之要。而朱子蓋嘗述之。學者所宜盡心焉。 ○程子

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知之未至。何以能擇。惟格物以致之。推極吾心之知識。使無不盡。則有知矣。有知則凡天下事物之來。皆能辨別衆理。而審其精當。故能擇也。務擇執者。可不以明善爲急圖哉。 ○或問。

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強勉之可能也。知行之功。相須並進者也。然所知所

行。則每有不同者。如視聽言動之非禮者。人謂其不可爲。雖強勉而從之。未必心安。意肯也。至言穿窬不可爲。則人皆知之。不必強勉而後能矣。蓋所行每視乎所知。知有淺深之殊。斯行有遠近之別。此進學次第之效驗。難以比而同者也。至若心循天理。由知而好。而至於

樂則是中心浹洽與理爲一知行已造其極豈強勉者之所可能哉其惟君子深造以道而自得之者乎

○程子曰古之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

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苟不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質而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

朱子曰論輕重行爲重論先後知爲先故必知之真而後行之固然世亦有質之美行之力而鮮能明道者由其知之未致故也程子此言蓋爲司馬溫公而發歟

○程子曰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朱子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苟悅其高而

忽於近慕其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踴躍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人爲準的然貪高慕遠躡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二說皆卽此章之意

程子曰凡人於事有少自快

則其喜懌之意猶浹洽於心而發見於外況學而見理者乎雖然至於窮理而切切焉不得其所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

人有小小快意之事便生喜懌猶能積中形外況學而見理身心性命所關甚大其喜懌當何如乎然亦有既知窮理乃切切焉見其苦不見其甘而於所可悅者未有以得其趣則雖日事矜持亦非養心之道也善學者毋拘

而不化也 ○程子曰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爲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

不以文詞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

子弟之志輕才俊者每好蕩佚而不樂就拘束較之愚慙更爲可憂爲父兄者當亟教以經學切近本務使之心平志定而不以文詞之

末習長其輕浮之氣如此則氣質可化而德性可復矣蓋子弟之成否皆由於蒙養之得失朱子詳於小學之教正此意也

○程子曰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

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

學而優則仕。古人仕必有期。未仕則優游養德。絕不妄希進取。故一出而致君澤民。學所以多有成也。今世之人幼從父兄之教。長逐時俗之趨。總惟此勢利。

而已。爵不待其仕。而良心早已喪矣。天下亦安得有良吏哉。

○或問。學者何習。莊老之衆也。程子曰。謹禮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己也。必資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老莊之教。外形骸。齊生死。置身禮法之外。放蕩天地之中。謹禮者。喜其去膠固之累。放情者。喜其略法度之拘。由是

學之者。衆如水之就下。其勢不能止也。

○程子曰。格物。適道之始。思所以格物而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道者當然之理。而散

見於物之間。故欲適道者。必以格物爲始事。蓋人之一心。最患流蕩而無所用。斯去道日遠矣。誠於天下之物。思所以窮究其理焉。則此心收斂。不至於放。而功自次第而施。此所以謂之近道也。

○程子曰。學莫貴於自得。非

在人也。

人之爲學。惟求自得於己。雖師友有啓迪切磋之功。而下學上達。必在己盡心竭力。而後可致。非人所得而芻蕘也。

○程子曰。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

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

人之爲學。必格致誠正。修身以求底於有成。既成矣。又將推之家國天下。而有以行之。斯爲有體有用之學。若半途而廢。學而不能成其業。變其所守。用而不能行其學。是治己治

人兩無得矣。吾不知其所學爲何事也。

○程子曰。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反之而聖。

學則有日新之機。畫則無進爲之志。自足者美善不相投。自棄者委靡而無用。古今稱湯武爲聖人者。以有反之之功也。當其用功之時。曰日躋。曰執競。惟是進而不已。故克臻於聖域。而與堯舜並稱。此可見學之爲益甚大。而君子不可不勉也。

○程子曰。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

爲學貴有實心。古之學者實求有得於己。自能推己之所有。以及人。而成物。卽在是。今之學者。矯飾以求知於

人。反之於內。毫無所得。徒爲喪己而已。

○程子曰。君子之學貴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學莫患乎紛雜。則此心蒙蔽而終迄於無成。君子之學貴於專一而已。一則工夫純粹。自無他歧之惑。而吾心之全

體大用。靡不明矣。由是成己成物。時措各得其宜。故曰明則有功也。

○程子曰。不思故有感。不求故無得。不問故莫知。

人之爲學。最苦悠悠忽忽。無切於求益之心。故必精於思慮。而後不疑於

理。勉於求進。而後有得於理。動於審問。而後明辨於理。不然。未見其有獲也。

○程子曰。進學不誠則學雜。處事不誠則事敗。自謀不誠則欺心而棄己。

與人不誠則喪德而增怨。今末學曲藝亦必誠而後精。況欲趨衆善爲君子者乎。

誠者真實無妄之心。萬善之根本也。誠於進學則學純。誠於處

事則事治。誠於自謀則己無不成。誠於與人則人無不感。苟無是心。將百務俱廢。內外人已無一可者。彼末學曲藝之微。猶必誠而後能精其業。矧欲趨衆善而爲君子。其可以不誠哉。

○程子曰。不深思則不能造其學。

或曰。學者亦有無思而得者乎。曰。漠然未嘗思。自以爲得之者。未之有也。

書云。思日睿。睿作聖。睿通微也。非深思何以通其微。而造乎聖人之域。故惟聖人爲

能不思而得。下此而不思者。皆茫然而無所得者也。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

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略採異同是也。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

心體力行。此求於內者也。若以文爲主。則務外而瀾於詞章矣。進德修業。此求於本者也。若考詳略採同異。則徇末而流於訓詁矣。二者專事口耳。無益於身心性命之

功。非聖人之學也。君子將以求至於聖人而寧學此哉。

○程子曰。學以不欺閤室爲始。

閤室。人所不見之地。易於自欺者也。學者正宜於此用戒慎恐懼之功。一念之發。卽辨其孰爲天理。孰爲人欲。而禁止其自欺。方不

愧乎屋漏。否則此處一蹉。本心已失。後將不可問矣。故學必以是爲始也。

○程子曰。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爲貴。

學者於古今載籍事物多聞多識。何者可用以修身。何者可用以齊

家。何者可用以治國平天下。如廣儲藥物。隨取隨給。皆爲有用也。不知所用。則玩物喪志而已。雖多奚益哉。

○程子曰。學而爲名。內不足也。

爲學而切已務實。惟日不足。何暇爲名。一有爲名之心。則其志分矣。可知其內

之不足也。○程子曰。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學是終身事。

爲學莫先於知。知則必篤嗜以好之。好則必專精以求之。求則必積漸以

得之。不至於得其學未可已也。蓋古人此學。直引爲終身之事。無有半途而廢者。故學者但當循序以圖功。不可得半而自足也。

○程子曰。學貴於通。執一而不通。將不勝其疑矣。通莫

如理。

理如文理密察之理。學貴於通。故能用流無滯。若執一不通。則膠固束縛。不勝其窒礙矣。然欲周流無滯。又非渾淪無區

○程子

曰。士之於學。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

農不耕則無以養其身。而

身以喪。士不學則無以養其心而心以喪。人莫患於喪心而身之喪次之。其可舍學而甘於自喪其心乎。

○程子曰。科學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志爲所奪則所務者皆名利而根本廢矣。故妨功之患小。

奪志之患大也。朱子曰。科學亦不害爲學。但今人把心不定。所以爲害。緣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又曰。科學特一事耳。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輕。

○程子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

至歟。曰。然。

吾人爲學將以求至乎聖人之道也。聖人生知安行似不可及。然學者苟能百倍其功。則聖人亦可學。而至是在乎人之自勉而已。

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

人。此溯人性之始而言之也。萬物皆生於天地。

惟人獨得五行之秀者以生。故爲萬物之靈。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眞者無極之眞也。靜者人生而靜。天

之性也。言人之始生。天理渾全。寂然不動。其本也真而靜。故雖未與物接而仁義禮智信五者早已具焉。皆性中所自有也。既曰本。又曰未發者。蓋本則指稟受於天者言之。未發則指未接於物者言之也。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

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

此言形生之後。應事接物之時也。物感於外。情動於中。其目有是七者。然喜近於樂。怒近於惡。愛近於欲。其所以分者。蓋喜在心而樂發

散在外。怒則有所激。其氣忿。惡則有所憎。其意刻。愛則近於公欲。則近於私愛。施於人而欲本乎己也。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

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

梏猶桎梏。謂拘攣而暴殄之也。性動則爲情。情炎於中。未流益蕩。則戕賊其性矣。惟明覺之士。知制其情。使合於中。

故能正其心而不流於邪僻。養其性而不至於枯亡。愚者不知所以制之。則縱情梏性。人欲肆而所得於天者亡矣。故人不可以不學也。

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

謂自明而誠也。此合下節正論爲學之道也。學必窮理致知先明諸心使不迷於所往然後身體力行以求至乎其域所謂自明而誠誠之者之事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

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

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此承上而言誠之之道必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故在乎信道之篤信道既篤斯行之果決而無所阻行之果

決則守之堅固而無所搖蓋仁義忠信皆天之所以與我者常存於心而不離則信之篤矣。處變而造次顛沛處常而出處語默皆必於是焉則行之果矣。至於歷久弗失而居之安則守之固矣。由是動容周旋靡不中理而邪僻之心無自而生乃可以盡其性而復其初也。

上文明諸心知所往者智之事也。力行以求至者仁之事也。此節信道篤以下勇之事也是非明足以察其幾健足以致其決如顏子者能之乎。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此以下皆言顏子之學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者人心之私欲也。勿者禁止之辭凡視聽言動克去私欲則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此仲尼教顏子爲仁之目而顏子之所請事者也。仲尼稱之則曰得

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

之道也。拳拳奉持之貌服猶佩也膺臂也。凡得一善言善行則奉持佩服於心臂不敢忘也。怒所當怒各止其所則不遷。有過即改已改不再則不貳。有不善未嘗不知是內省之明也。知之未嘗復行是自治之勇也。夫子之稱顏子如此此可見其好之之

篤學之功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

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聖人生知故不思而得安行故不勉而中顏子猶必擇善而固執之其未至於聖人者特守而未化一息之閒耳使

天假之以年。則積業功深。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所守者化。而與聖人一矣。

漁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後世識見卑陋。謂聖人不可學而至。而其所以爲學者。不務反躬實踐以

全乎天所與我之性。而徒專求諸外。以逐於詛問詞章之學。其言愈工而去道愈遠。視顏子之所好。大不侔矣。欲其學以至於聖人之道也。詎可得哉。

濂洛關閩書卷之五

程子

五經第五

篇內詳論經書之旨誦讀之功以及垂教立言之大要俾學者知所用心焉凡二十四章

程子曰五經之言涵蓄渾然無精麤之別

五經之言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易以明陰陽禮以謹節文春秋以別是非皆聖賢傳心之要其言涵蓄渾然意味深長無非至理所寓非有精麤之別也

程子曰春秋是是非非因人之行事不過當年數人而已窮理之要也學者不必他求學春秋可以盡道

矣然以通語孟爲先

春秋因人之行事是則是之非則非之所書者不過當時數人而公是公非之理無不包舉乃窮理之要也故學者欲盡道不必他求學春秋則得矣然又以通語孟爲先蓋春秋之旨微語孟之辭顯通語孟則理明而春

秋可學矣

○程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故善學者求之

必自近易於近非知易者也

易雖有交易不易之義而實則十有八變而成六爻故曰變易也道者一陰一陽之謂惟隨時變易以從陰陽之道是以盈虛消息其理至微天地萬物其象至著盛德大業合體用於一源藏往知來

該顯微而無閒也然亦何事遠求哉蓋天地幽深之理不外日用平實之中故善學者求之必自近若以爲近而易之則求明反悔何足以知易乎

○程子曰興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

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氣象

詩本人情其流連諷誦每足以感發人心學者吟詠以陶寫其性情之致涵暢而和順於道德之中自然感動興起有吾與點也氣象所謂興於詩者如此

○程子曰詩

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

有道卽有用但詩書所言卽道而推於用以道爲主故曰載道之文春秋之作卽用以明乎道以用爲主故曰聖人之用也

○程子曰上古世淳而人

樸順事而爲治耳至堯始爲治道因事制法著見功迹而可爲典常也不惟隨時亦其憂患後世而有作

也故作史者以典名其書

上古敦龐未變故世淳人樸如穴居野處結繩而治皆順事而爲之也至運際中天而治天下之道實自堯始其閒因事制法凡治歷敦士教稼明倫之類有功迹之著見者皆可奉爲典常而遵其法則也

雖在堯之時氣運漸開固亦隨時張弛之宜而要之立政立教垂範來茲無非其憂患後世而有作也堯書名典作史者豈無取哉

○程子曰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

古人爲學必實見諸躬行而言每在所後若汲

汲以著書爲事則必不免多言多言則華掩其實文勝乎質必將有害於道矣蓋著書立說皆聖賢不得已之舉爲明道垂教計非好逞辨論以誇世也學者行未逮而妄有言其不背道而馳也幾希

○程子曰禮儀三千非拂民

之欲而強其不能也所以防其欲而使之入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非教人以博雜爲功也所以由

情性而明理物也

禮之設非矯拂乎民情所以防私欲而入於道義使知所率循也詩之學非示人以雜務所以由性情而通乎物理使知所取資也先王之教皆切於人之身心如此學者當審其用意之所存也

○程子曰

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也

易之有象聖人所以見天下之蹟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故象者像也人能遵守禮法則凡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循規蹈矩依倣而行易象之理亦猶是也善守禮者可與學易矣

○程

子曰：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

入德以大學爲先，而語孟次之。故朱子曰：大學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又曰：不先乎大

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此所以入德之門，無如大學語孟也。

○或曰：聖賢氣象，何自而見之？程子曰：姑以其言觀之，亦

可也。

聖賢道德學問所造，各有不同，每發見於氣象之間。然氣象難窺，而言則易見。蓋言者心之聲也。聖人之言自

○程子曰：論

語所載，其猶權衡尺度歟？能以是揆事物者，長短輕重較然可見矣。

論語一書所載甚詳，其發明事物之理，處居多，殆猶稱物之有權衡，量物之有尺度，一定而不

可易欺。學者非徒誦讀之已也，能即其所言而以之揆度事物，覺輕重短長之情較然自見。真有銖兩之不爽，尺寸之不差者，此聖人之言所以爲萬世之法，吾人所當深察而體驗也。

○程子曰：人之語道者，語高則遺

卑，語本則遺末。孟子之書雖所記不主一端，然無精麤之分，通貫言之，蔑不盡者。

今之學者，言高而略卑，語本而遺末，皆不知道者也。夫道

豈有高卑本末之分哉？孟子七篇之中，言道者不一其詞，然高必通乎卑，本必貫乎末，並無精麤之分，而其言蔑有不盡者。若過爲高妙之說，則入於異端矣。烏足以言道哉。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

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

古人之書，其理無所不備，而用亦無所不該。讀之者將以窮身心事物之理，而致其用於家國天下之大，非徒佔畢其文詞已

也。今人滯心於章句之末，而未能體諸當躬見諸行事，雖終日誦讀而不適於用，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學者之大患，所當猛省也。

○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者因象

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理而象數在其中矣。

太極形而上之理也。由是生兩儀而象與數形焉。作易者知理寓於象。故因象以明理。象必有數。故由象而知數。得其理則象與數皆在其中。此學

易之要也。

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

理者象數之本。不務求其本而徒欲窮象數之末。此京房

管輅郭璞之流。術家所尚。若吾儒則止論理而已。必不為尋流逐末之學也。

○程子曰。孟子言己志者。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言本於心。古人或因

所得而有言。或因所見而有言。皆可以知其心。如孟子言仁義。王政與不助。心正人心之類。皆平日講求。實得於心。故言之親切有味。乃有德之言也。至於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與伯夷尹惠之辭。乃所學深造。衡量不爽。雖未至其域。而言之詳盡著明。是造道之言也。即一人之言。而其不同有如此。○或問窮經旨。當何所先。程子曰。於語孟二書。知其要旨所在。則可以觀五經矣。讀語孟而

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窮經將以致用。要當得其旨歸。然語孟二書。內聖外王。無不統貫。其所言之旨。皆五經之旨也。誠於論語二十篇及孟子七篇熟讀玩味。知其要旨所在。則可以觀五經而從事於二帝三王之道。

矣。否則讀語孟而徒資口說。於道惘然不知。雖多奚所裨益乎。

○程子曰。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矣。

禮義者。生人之防。閑制度者。帝王之

憲典。聖人順人之情而為之。因時之宜而制之。皆有精意存焉。後之人非徒學之考之已也。必深求之。而得其當日之意。則聖人初制所垂。無不瞭然胸中。亦可以斟酌得宜。而自我沿革矣。

○程子曰。古人得其師傳。故因

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知道不能以明經。

此言學不可無師授也。古人得其師傳。皆聖賢正學。用志不紛。則經在斯道在。故博觀載籍。參稽其證。而可以明道。後世百家雜出。失其師傳。

於斯道冥然罔覺。安能契合乎。作經之旨。故必先知道。而後可以明經。吁。此今人之所以不及古人也。

○程子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

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儉薄。父兄子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今里巷之語。不可以屬耳也。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

古者教學之制。始自家塾。黨庠。其所以造就人才者。法無

不備。故人當少時。便已習於爲善。今則上無學。而俗日偷。父兄之所教。子弟之所學。惟利是趨。至里巷之間。言非禮義。皆不可聞於耳。此所以日習於不善。而風不古者也。故治天下。必以正風俗爲本。而正風俗。尤以復古制爲先也。

○程子曰。讀書

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爲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

古聖人作經。非徒爲文詞已也。皆有深意存焉。學者當觀其意。與其人。而察吾行之所未至者。何在。

且求其心。而察吾知之所未得者。何在。晝則讀。夜則思。平其心。以討論。而不失之浮。易其氣。以玩索。而不失之鑿。闕其疑。以待問。而不強其通。庶乎中有所見。而與古聖人。如相告語於一堂。斯可謂善學矣。

○程子曰。記問文章。不足

以爲人師。以其所學者外也。師者何也。謂禮義也。學者必求師。從師不可不謹也。

古之學者。必有師。如記問文章。此口耳之學。不足爲人師。

以其專務乎外。而無實得於中也。夫所貴乎師者。謂明乎義理。中有以自樂。而又有以應人之求。故言可則行。行可則法。求師者。舍斯人。其誰從乎。不然。從非所從。則學非所學矣。是以不可不謹也。

○程子曰。講說非古也。學者

必潛心積慮，涵養而自得之。今日盡講，是以博爲教，非有益也。

講說非古之教，然亦不可少。但或舉一隅，或引而不發，使學者沈潛涵泳而自得其意趣，方爲有益。

若講論不休，是徒以博爲教，言者輕而聽者厭矣。何益之有。

○程子曰：盡天理，斯謂之易。

二氣四時往來屈伸，天之理也。若夫明消息盈虛之故，備進退存亡之道，以盡天之理，斯謂之易。善體易者，其知之矣。

讀書第六

凡二十
三章

程子曰：讀書而不留心於文義，則荒忽其本意，專精於文義，則必固滯而無所通達矣。

文，文辭也。義，義理也。古人之書，言不盡意，亦在

學者神明而自得之耳。若讀古人書而不能因辭以明其理，於文義不加留心，則古人立言之本意，必多拋荒忽略。乃或專精於文義，字解句析以求其說，則又拘守所見，未免膠固執滯，中多窒礙，無所通達矣。豈所稱善讀書者乎。

○程子曰：聖賢

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

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

耒之首爲耜，耜之柄爲耒。範土曰陶冶。鑄金曰治。聖賢之言，本非得已也。蓋將發明夫理以

覺斯民猶民生日用之具，不可缺也。然其言雖約而理無不該，原非以多言爲貴也。

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

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旣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

後之人當始執卷，便志於爲文，所言雖多而未

能明理亦何足爲有亡且非徒無益而已蓋不得其本未免流於邪僻其害於道也必矣何若不言之爲愈乎

○程子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

此古人豫教之方也子生能食則教以右手能言則教之

唯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

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譏說搖惑不能入也

禁於未發之謂豫人之幼也智識思慮未開當日教以格言至論使之盈耳充腹先有所入於中久自安習日復一日則後此譏說不能

搖惑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也

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也

若教之不蚤及

其稍長內爲偏私所陷溺外爲流俗所銷鑠欲心德之純全也難矣故教不可以不豫也

○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

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

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春秋大義如尊君而卑臣貴仁義而賤詐力諸若此類乃炳如日星其義雖大非難見也惟微詞奧義適乎時措之宜者非深明乎時中者未易窺耳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

就而予或罪未著而奪或卑而進之或尊而退之或微婉其詞或章顯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無所偏倚文質之中而無所損益寬猛之宜而無過與不及是非之公而無作好作惡乃制事之權衡以酌一時輕重之宜揆道之模範以立萬世遵循之則也

夫

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

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

夫觀百物之變。然後知化工之神如此其妙。聚衆材之良。然後知作室之用如此其周。況聖人之用心精微深遠。非可以一事一義窺測。

者乎。故學春秋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深入。默識心通。庶幾能深造其微奧之域。而有以得其用心之所存也。然則春秋顧可易讀乎哉。

○程子讀易至履。歎曰。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定。

民志定而後可以言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有德而位不稱焉。則在上者舉而進之。士知修其身。學成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四民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

志。而天下之心可一。

履卦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蓋分明而後志定。志定而後治成。其言良不誣也。古之時論德授官。六德則爲公卿。三德則爲大夫。下此皆位稱其德。無有居之過分者。或德高而位不稱。則上必舉而進之。必不使

沉淪於下僚。士惟患身之不修。不患位之不至。學成而君求。此自在上之事。而學者則不以己與焉。故人爭自立德而不繫情於爵祿也。至於農工商賈各執一業。亦各安其享。而有定志。此所以人無僭差。俗鮮奔競。上下相安。而天下之心可一也。此風已不再矣。宜程子

讀易至此而有歎歎。

○程子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

有言也。

聖人道全。德盛。據胸中之蘊。作爲六經。以垂教萬世。原非有意於爲文。而亦自不可及。蓋有德者必有言也。

或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

章也。

游夏在聖門。稱爲文學。舊說。子游作檀弓。子夏作禮記之類。然其所言皆道體之流行。人事之儀則。固未嘗秉筆以學爲詞章也。

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天文謂日月星辰之文。人文謂人倫禮樂之文。此易賁卦之詞。程子引之以爲古人觀變成化皆有用之實學。非如後世掇拾華藻徒爲無用之空言也。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

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固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

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

退之韓愈字也。有德者必有言。古之君子惟務修德。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由是播之於言。不期文而自文。非沾沾執筆專學爲是也。若退之生平專事文章。而苦心

竭力之餘。於道亦覺有得。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確有見其所傳者。安能言之親切若是。其殆因文而見道者歟。

○程子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方猶術也。時有盛衰。勢有強弱。學易者知吉凶消長之理。

識進退存亡之道。隨其時勢。惟變所適。此則其大方也。

○程子曰。游酢得西銘誦之。則渙然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也。

游酢字定夫。西銘張子所作。其說推乾父坤母之由。明一本萬殊之致。可謂廣大而精微矣。然皆不偏不易之正道。定夫讀之。卽渙然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是真能求其意於語言之外者也。凡讀書而拘拘章句。不明其理。終無所得者。比比皆是。如定夫者。豈非程門高弟哉。

○問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程子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爲文。讀一時之好尚。

言藝可也。讀書明千古之理道。豈直藝云爾哉。但謂之藝。則徒尙佔畢。專事涉獵。所求於書者淺矣。不幾失聖賢作書之意乎。

○程子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

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

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

方元稟字道輔，聖人之道寄於六經，學者欲入其門，自當以窮經爲要。蓋經所以載道，猶

櫝所以藏珠，窮經者必當心會而身體之，非徒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已也。若治經而遺乎道，猶買櫝而還其珠，所得者僅古人無用之糟粕耳，何足與言道哉。

○程子曰：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

爲貴。言以明道也。浮詞過盛，則意爲所掩，而道反晦，故以簡爲貴。貴簡則辭不煩，而意達，使人尋味不窮，斯於道有發明矣。

○程子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

曰：何謂也？程子曰：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鑿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

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荀卿，韓之公子，杜預，晉時人，管子，管仲也。言人之於道，必已至之而後能

言其所以得力之故，然亦有學未至而言至者，循其言而遵之，俱可以入道，如工夫至真積力久之後，則自能入此。荀卿之言也，優柔以求之，鑿而飫之，若江河之浸而益深，膏澤之潤而益滋，其涵養有漸如此，至於所見，既瑩渙然冰釋，所存既熟，怡然理順，則深造而自得矣。此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不一其思也，又重思之，反覆其思也，如是不通，鬼神亦將有以通之，是非鬼神之力所能爲也。蓋殫精竭誠，其效必極於此也。此管子之言也，夫道以積久而得以涵養而純，以精思而通，三子所言皆足爲入道之方，而其身則未之能及也。學者循其言而遵之可也。

○或謂聖人之道，其難知也。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蓋曰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是言也。涵蓄無窮之旨。學者宜深思也。

聖人之於道。未嘗言易。以令人驕。亦未嘗言難。以令人阻。但視人之用力如何耳。因引孔子之言。而歎其涵蓄。

無窮。以見人之不肯用力於道者。正如未思而先以爲遠也。學者誠深思其言。亦可以自奮矣。

○程子曰。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僅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

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但人不由之耳。

羣經定於夫子之手。至孟子時。纔百年間。微言絕而大義乖。傳之已差。使非子思孟子相繼繼述。提綱挈領。闢邪輔正。以垂萬世。則久息而不

傳矣。夫大道千古爲昭。何嘗息滅。特人不由之耳。今語孟學庸之書。具在。學者取而讀之。不亦可以見聖人之心哉。

○程子曰。詩書之言。帝皆有主宰之意者也。言天皆有涵覆

之意者也。言王皆公其無私之意也。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

詩書所稱。有曰帝者。則皆有主宰羣動之意。曰天者。則皆有包涵徧覆之意。曰土者。則皆有天下共主。至公無私之

意。上下數千年間。循名思義。若合符節。蓋其道無不同也。

○程子曰。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之微。無一而不合。

聖人作易。大之自天地幽明。小之至昆蟲草木。

至詳且備。而無一之不合者。以理之根極。本一貫也。

○蘇昞問。修辭何以立誠。程子曰。苟以修飾言語爲心。是僞而已。

有是實於中。斯播是言於外。若但爲修飾語言。

而已。則此心便僞而不誠矣。所謂修辭。必立其誠也。

○程子曰。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德盛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其言皆足以垂訓後世。故必傳。文盛者從事詞章。其言雖未必醇。而頗合乎道。如荀揚

韓愈之類。俱不可廢。故亦傳。

○蘇洵曰。平居講習。殆空言也。何益。不若治經傳道爲居業之實耳。程子曰。講習而無益。蓋

未嘗有得耳。治經固學之事。苟非自有所得。則雖五經亦空言耳。

師友講習。正所以明其理。豈盡空言無益。蓋亦未嘗返求諸心而有得耳。若窮經固為學之事。然苟

不能自得於心。雖五經亦屬空言。未為有益也。總之。學貴返求自得。能自得則治經傳道以究心。往哲之旨。固為有功。即平居講習。以發明先聖之言。亦非無益。其實則一而已。奚彼此之分哉。

○程子曰：農夫勤瘁。播種五

穀。絲麻。吾得而衣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械。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扞守疆圉。吾得而安之。惟有修葺聖

人之遺言。以待後之學者。茲為小補耳。

衣食不缺。用度無虧。享太平之樂。將何以無負乎。惟有述往聖而待後學。力為儒者之事。以庶幾少補於世耳。

○程子曰：學不貴博。

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順則詳。

學以正為本。言以當為本。政以順為本。若博也。文也。

詳也。皆末也。得其本則末在其中矣。

○程子曰：思索經義。不能於簡策之外。脫然有獨見。資之何由深。居之何由安。非特誤己。

亦且誤人也。

此言學貴自得也。自得則不泥於經義。而脫然有獨見。故所藉者深遠而無盡。而所處者安固而不搖。若徒以思索為功。不能於簡策之外。別有所得。則固滯不通。而所資所居亦淺陋而易奪矣。是以以之處已。則誤己。以之誨人。則誤人

也。

濂洛關閩書卷之六

程子

善治第七

此篇所論。端治本。明法制。皆爲政之道也。凡二十四章。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

有治人。斯有治法。故善言治者。不急於行法。而急於成就人才。人才不足。則雖有良法。亦徒爲具文而已。其誰

興行之哉。然必有師學而後有人才。故成就人才者。不患稟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蓋師學不明。則雖有美質。亦終於自廢而已。其何以成之哉。此言行法必先於得人。而得人必先於立教爲治之要道也。

○程子曰。養民者以愛

其力爲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爲政者。必重民力。

民之自有者力也。所恃以養生。惟在於此。苟不知愛惜之

而重困焉。則將不獲自用其力。而無以遂其生。此救死惟恐不贖。奚暇治禮義哉。故養民者。必務與民休息。使之力無不足。生無不遂。然後化行俗美。庶可漸幾上理。蓋養必先於教。乃萬世不易之常法。而重民之力。尤其本務。善爲政者。不可不知也。

○程子

曰。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

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性長。化與心成。

三代守成令主莫如成王。而君德之成則由周公之相也。當王幼沖。其所以輔導之者。見皆正事。

而無非僻之行。聞皆正言。而無邪妄之詞。左右前後皆正人。而無便佞宵小之誘。涵養薰陶。習而安焉。久而化焉。故能成其德性。而淑其身心。蓋君心當未染之時。輔之以正。則易從而有功。此人臣輔相之道。所當豫之於始。而周公爲可法也。

○程子曰

主治有體。施治有序。酌而應之。臨時之宜也。

言爲治者。主於臣民之上。有大體焉。不可褻也。施於政事之間。有次序焉。不可紊也。至於斟酌盡善。隨事應變。則又臨時制宜。不可執一而論。此所以立綱紀

之本。而得張弛之道也。

○程子曰。必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關雉。美文王妃嬖氏。有幽閒貞靜之德。麟趾。美文王子孫宗族。有仁愛忠厚之性。蓋化必自內

而及外。由近而及遠也。朱子曰。自闔門衽席之微。積聚至於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卽此意也。

○程子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

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

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所

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必可信。先王之治爲必可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

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人君治當世之務。其要有三。一曰立志以圖治。二曰責任以輔治。三曰求賢以分治。蓋人臣雖有嘉謀。非君志先立。則信用不專。人君欲用其言。非責任宰輔。則奉行不力。至於君相協心。矣。

又必旁求俊乂分理庶職然後能實施於天下此三者爲治之本也而三者之中尤以君志爲本惟人君至誠專一以往訓爲必可信以盛治爲必可行其志既定而內不狃於近功外不惑於衆口斯可以臻上理而無難矣

○程子曰人君一

日之閒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若謹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

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摩德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深

處宮闈爲益多矣

人主居九重之內所密邇者惟寺人宦官耳儻一日之閒時近正人聞正言則氣質不期化而自化德器不期成而自成故其要惟在於選賢德之士使日侍左右以勸講論備顧問從容燕語之下不徒漸摩德義啓沃君心即

至於人情物態之煩稼穡艱難之狀皆可因事敷陳隨時開導漸積既久自然睿智日生比之深處宮闈者其所益固已多矣蓋君德之成就端在親賢而勤於接見惟人君加之意焉而已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

之至者堯舜之道也

天理有中正之則而得之爲難人倫有至善之準而至之不易故得其正則順乎天之宜盡其極則立乎人之紀此堯舜君天下之道所以卓越千古而非三代而下所可及也

○程子曰治身

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勑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

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

道者治之本法者治之具道與法二端皆治天下者所不可偏廢然亦必本之立而後其具可舉也

○程子曰教人者養其善

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

善與惡不兩立敬與爭正相反故教人者欲消其惡不於惡消之但養其善心則人自有善而無惡矣治民者欲止其爭不於爭止之但導以敬遜則民自相敬而

不爭矣。此探本窮源之論也。

○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

人各有親，使之皆各親其親，則親親之道公於天下。然後為能不獨親其親也。此即夫子所謂老者安之、孟子所謂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是也。

○程子曰：惟聖人善變通。

天下事之常者可以常道處之，若事當其變，有難拘乎常道者，惟聖人道理純熟，胸中隨其事機而一以時中之道處之，則既通其變而仍不失乎常，所以為善也。

○程子

曰：為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

為政不務其末而務其本者，莫大於使民興行，俾之有孝弟齒讓之風，而化行俗美也。若果興仁興

讓，民俗善矣。彼必不肯游手好閒，皆盡力於田畝農桑之事，而猶患衣食之不足者，有是理哉。然則王道之行，養固在教之先，而實收效於教之後也。

○程子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祇以

法持天下。

先王之世，道民以德，齊民以禮，其所以治天下者，惟此德禮之道而已。而法令則其末也。後世惟恃法令以控制天下，而全無道德齊禮之意，則其法亦非先王之法矣。治安能以古若哉。

○程子曰：純亦不已。

天德也。有天德，斯可語王道。其要祇在慎獨。

純，純一不雜也。不已，無間斷也。言能純其心，如天之不已，是即天之德也。有天德，則渾然天理而無私意間斷，可與語純王之道矣。至其切要用功處，祇在慎

獨。蓋惟慎獨所以能不已，而天德一貫之，此至誠之功用也。

○程子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

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辨忠邪，一趨乎道之至正，皆所以定其志也。惟人君之志定，則去邪勿疑，任賢勿貳，而忠言

譎論日進於前，天下之治成矣。然欲求定志之道，則當自正心誠意始。

○程子曰：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

習見之熟也。習聞之久也。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

志者心之所之也。人無好學之志，則自棄而不求進矣。雖聖人其如之何。然在世有不學之人，而聖人原無不教之化，所以聖王在上，民多遷

善而不自知。蓋所見無非善行。所聞無非善言。涵濡薰陶。久而與之俱化。則教之入人深且遠也。彼不學者。徒自爲聖世之棄人耳。可勝惜哉。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

人主君臨天下之道。不止一端而論其本。

則惟在於至誠仁愛而已。蓋至誠則純一不雜。以實心行實政。而百度因以維貞矣。仁愛則慈祥。豈弟以仁心行仁政。而兆民歸其度內矣。君道之本。孰有大於此者哉。

○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

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異乎後世刻覈之論矣。

罪疑惟輕。言罪已定而或有可疑。則舍重就輕。刑不妨少寬也。功疑惟重。言功已定而或有可疑。則舍輕就重。賞不妨從厚也。不辜無罪之人也。不經謂不當刑賞之常經也。古聖人知行各遠其極。刑

賞宜無或失矣。然觀書稱堯舜。乃不曰刑賞必當功罪。而但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者。此可見聖人忠厚之至。與後世酷意苛求。過於刻覈者。大相懸殊矣。

○程子曰。人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

道。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澤可也。

人君居高臨下。欲使天下親附於己。其所行之道。必當顯著明白。以與天下共見。而所以顯明之者。則有本焉。

惟是實其心之所發。而誠意以待物。推其心之所欲。而恕己以及人。而又行不忍人之政。以施其惠。鮮懷保之仁。使四海之內。被惠而沐膏澤。王道之成。庶乎其可立觀已。

○程子曰。爲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

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末如之何矣。

爲政者不可徒爲目前苟且之計也。必擬立善法。使可以流傳久遠。而無弊。若後世不遵而變更之。則末如之何矣。君子祇爲其可繼者而已。

○程子曰。

長育人材者。教之在寬。待之以久。然後化成而俗美。

凡長養人材者。嚴以督之。則拘束難堪。故必誘掖獎勵。教之在寬。急以求之。則躐等無序。故必優柔漸濡。待之以久。然後教化成而風俗

美焉。書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皆此意也。

○程子曰：斟酌古今而去取之，非心有權度，卓然不疑者，未能無差忒。古今之事，理萬端是

非可否，經權常變，紛陳於前，欲就中斟酌而定去取，自非心有權度，卓然不疑者，未有不至於差忒者也。蓋中無主，則紛紜淆亂，去取俱不得其當，何以立事物之宜而定權衡之準哉。

○程子曰：君道以人心悅服為本。

德化大行，則東西朔南無不心悅誠服，人心豫附，自國運日昌。故君道必以是為本。上章以至誠仁愛為本者，自上之及乎下者言之。此章以人心悅服為本者，自下之應乎上者言之。上下交孚而治天下之道盡於此矣。

作新第八

此篇所言多職守之事，凡二十一章。

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

此欲為君相者變化

人才以盡其用也。作新者，振起而更新之也。變化者，隨其實而轉移之也。言風俗頹靡，欲振作而更新之，使人才衆多，為法固難。至材質已具，欲變化而轉移之，使人才醇正，其道則易。如凡今之人，皆資才而可用，即其本心何嘗以小人自甘，特視君相之意為轉移耳。誠尊賢使能，變化有道，則君子固鼓舞思効，即小人亦爭自濯磨，豈患人才之不足用耶。

○程子曰：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薰陶性質。

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焉。宜朝夕納誨，以輔上德。

經筵設官，固所以講明經義，然不止此也。必每事切於君身，如出入起居，隨事進規，務使潛移默化，以薰陶其性質。古之

承弼乃辟，得此道也。至於朝夕納誨，則人品之邪正，國家之治亂，民生之休戚，財用之縮盈，無不講究詳明，漸漬之久，然後君德成就而勸講之職始盡矣。

○程子曰：治則有為治之因，亂則有致亂之

因在人而已矣。

因者事機所由也。治不自治，必有爲治之因。亂不遽亂，必有致亂之因。亦自入操之而已。知其因之在人，則何以爲之而治，何以致之而亂，不可不深思其故矣。

○程子曰：聖人濟物之心

無窮，而力或有不及。

博施濟衆，堯舜猶病，然其力有限，而其心終無已時也。

○程子曰：賢不肖之在人，治亂之在國，不可歸之命。

在人而論，則有賢不

肖是氣稟之清濁不齊，命也在國而論，則有治有亂是氣數之盛衰縣殊亦命也。然人定自足勝天，故不肯可轉而爲賢，亂可轉而爲治，不可盡委於命而不盡人事之當然也。

○程子曰：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

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

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州縣親民之吏，監司則其上官也。監司與州縣一體，則上不至蒙蔽而下亦不至掣肘。今監司以伺察爲能，州縣以掩蔽爲術，上下相猜，其何以爲治？吾謂爲監司

者不若與州縣推誠布信，才有不及者，則教而督之，教有不聽者，則擇其甚者而去之，懲一以警衆，可也不猶勝於專用伺察而反爲其所掩蔽者乎。

○或問爲官僚而言事於長，理直則不見從也。

如之何？程子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雖然，今之仕於官者，其有能去者必有之矣，而吾未之見也。

僚所以佐乎長，人之邪正不同，故言多不見從，而勢又不得自主，誠有難爲處者，要亦度其事之輕重大小何

如耳。事重而言不從則去，事輕而言不從則留，則我不至以阿附蒙恥，事大而不得不言則爭，事小而可以不言則不爭，則彼不得以執拗見非。此亦君子進退語默之宜也。然今之僚佐多與長不合者，宜有能去者矣，而卒未之見焉。可知世人貪戀一官，同流合汙者衆而

特立不同者寡也。

○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一命之士。初入仕籍。其職雖微。然苟存愛物之心。則必有及物之效。蓋職無大小。但觀其存心如何耳。若夫居高位

而得為所欲為。其所濟夫豈可量哉。

○劉安禮問臨民。程子曰。使民各得輸其情。

民隱壅於上聞。則不得其所者多矣。故必使之各輸其情。而後民間利病不至蔽塞。此惟子諒易直之君子能之也。

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居上既正。則下有所感格。而自無不正矣。非徒在乎以威御之也。

○程子曰。探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探察民隱。求訪賢材。此二事。正使職之大者。不可不

留意也。

○程子曰。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能修職。則不素餐。分孰大於是。

教官

之設。其職甚微。而操教之權。則所係又甚大。蓋欲使之教子弟。修齊治平之道。養育人材。以備異日之用。非可苟且尸位也。誠能實心任事。修其教誨之職。則宮牆雅化。蔚為邦國之光。是真不素餐之大者矣。若胡安定之在湖州。庶可以為後世法已。

○或曰。

治獄之官不可為。程子曰。苟能充其職。則一郡無冤民矣。

治獄之官。乃民命所係。一失其平。則不可復生。而冤抑之氣。上干天和。或人所以疑其不可為也。程子以為苟能至慎至

明。以供其職。則平反允當。而一郡無冤民矣。其為德不亦大乎。又何不可為之有。

○程子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

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議獄而無不盡之心。致其審也。決死而存不忍之心。致其愛也。君子雖無往不盡其中心之誠。而於議獄緩死。則尤其所慎重者也。

○程子曰。

赤子未有知。未能言。其志意嗜慾。未可求。而其母知之何也。愛之至謹。出於誠也。視民如父母之於赤子。

何失之有。孩提之童未能自言其意。其所欲未易求也。而其母必知之。蓋愛子之心款曲周到。誠之至也。治民者一如父母之於子。則民隱上聞。而所以愛養之者自無不周矣。

○程子曰。欲利己者必損人。

欲利財者必斂怨。

斂。聚也。利己以凡事言。利財專就貨言也。己者人之對。惟欲利己則不顧乎人。而其損人也必矣。財者怨之歸。惟欲利財則不顧乎怨。而其斂怨也必矣。夫損人而斂怨。雖利己得財。其能長享乎。君子斷不存此心也。

○

程子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圯族者所

能乎。

方。不順也。命。天理也。圯。敗。族。類也。夫任天下之大事者。非一人之私智所能集。必出以至公之心。舍己從人。合天下之謀。而後可以成功。苟上不順乎天理。下不依乎羣情。恃其才智。任己而行。亦烏能有濟乎。

○程子曰。今

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敘。故其自任益強。咈戾圯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

益顯。而其功卒不可成也。

緜治水九年。功雖未成。其所治亦非常人可及。特以其強於自任。拂乎族類。故公議隔而得失罔聞。人心離而事業莫助。所以卒至於敗也。凡事皆然而何疑於治水乎。

○程子曰。今

之度量權衡。非古法之正也。姑以爲準焉可耳。凡物不出於自然。必人爲之而後成。惟古人得其自然也。

古者度量權衡生於黃鐘。以一黍之歷度之。九十分爲黃鐘之長。以生寸尺丈引。以一龠之黍千二百爲黃鐘之實。以生升合斗斛。以千二百黍重十二銖爲黃鐘之重。以生兩筋鈞石。是皆得天地自然之理。法之正者也。後世欺詐成風。其長短輕重多寡之制。皆以私意造作。而大與古法不同矣。故程子謂姑以爲準焉可耳。而深歎古人之獨得其自然也。

○程子曰。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至於道矣。

後漢矜尚名節。成於風俗。大約皆近於務名。未必自得於中也。然視世之卑汗苟賤者。相去遠甚。但一變其矜尚之心。則可至於道矣。蓋世變日下。如後漢之風。亦足以砥礪末俗。而去吾道不遠。此程子所以取之也。

○程子曰。自古聖人

之救難而定亂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禍亂既除。則不復有

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髣髴於三代與。

戡亂之後。卽當繼以致治。三代遞更。皆有制度。文爲以定一王之憲。而垂之於永久。自漢而後。一得天下。卽因循苟簡。無復遠大規模。此所以治終

不古者也。○程子曰。做官奪人志。

仕而志圖富貴。患得患失者。不足論已。然或馳騫於是。非得失之境。而此志動於愛憎取舍之私。或經營於功業政事之間。而此志陷於利害趨避之巧者。比比皆是。蓋德未成而服官。未有不奪

其志者。學者所當深省也。

○程子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

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

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

賢才關於風俗。故爲治天下之本。然欲得賢才。在先有以教育之。必廣訪擇。隆禮聘取。其有德有材者。萃於京師。以講明正學。其所學之道。則本人倫明物理。不以他務紛其心焉。

其教自小學

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

小學以下皆教之之方也。誘掖而引進之。激勵

而作興之。漸摩則不迫。成就則有終。皆教之之序也。

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

其用功之要則在擇善。以致其知修身而力於

行推之可以化成天下。雖鄉人而可至於聖人焉。

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

學行中於是者卽上文所謂擇善修

身足以化成天下蓋成德之士也則又取夫材識明達可與適道者使受學於其人焉。

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

教成使爲大小學官推教法於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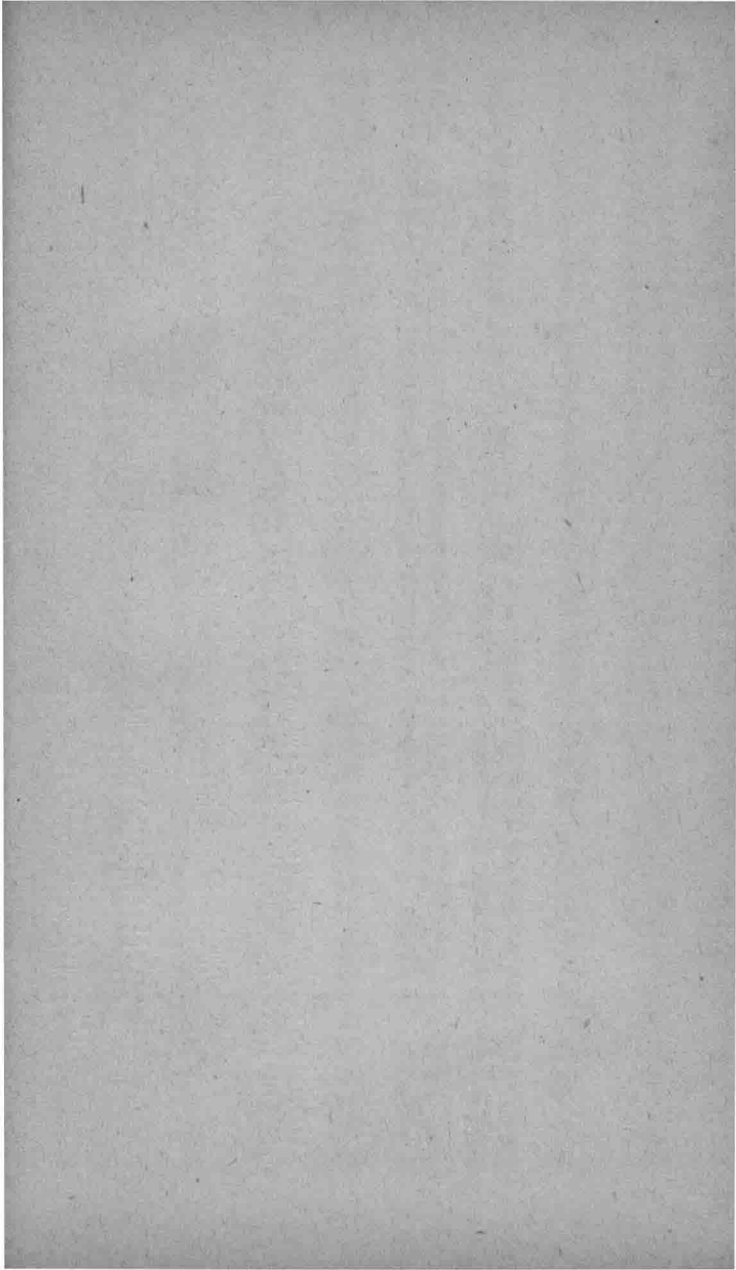
擇

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此仿周禮鄉大夫賓興司馬論士之

制。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至擇士入學之法則自下而升於上。倣周官論秀書升遺意。所選士

皆取德立而業進者如是則通於理而適於用。本於身而及於天下。較之以文詞記誦取士者其得人必有閒矣。



濂洛關閩書卷之七

程子

行事第九

此篇論應事接物之宜。日用倫常之道。皆生人不可闕而學者所當盡心者。凡三十二章。

程子曰。行事在審己。不必恤浮議。恤浮議而忘審己。其心馳矣。

人心之愛憎不同。吾人行事但當自審其是非。若所行果是。雖浮議何足恤也。懼畏人言而忘審己。則瞻前顧

後。方寸亂矣。事豈有成乎。

○程子曰。久閱事機。則機心生。方其閱時而喜入其趣。則猶物之遺種。未有不生者也。

凡事有機。久閱之則

機。械之心生。若不預防之於始。而方其閱時。心為所引。喜入其趣。則猶物之遺種。日生而不窮矣。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學者不可不察也。

○程子曰。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反人

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

貪富貴。厭貧賤者。人之常情。賢者豈反於人情乎。獨是有義與命存焉。非可苟為去取也。惟君子平日精義知命。故守乎義之正。安乎命之宜。其於境遇之來。毫不

足以動其心。此所以大異於常人耳。

○程子曰。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為害。

天下之事。吉凶無常。視人處之何如耳。善

處之。雖當悔之途。而功可成。不善處之。則即利之中。而害攸伏。其聖人作易。必以人事挽回天道也。

○程子曰。人以料事為明。則駸駸乎逆詐而億不信。

駸駸進而日。上之意。聖人心無私累。

自然先覺。若以料事為明。則必以屢中為喜。駁駁乎逆詐而億不信。猶自謂其明也。勢之所至。豈能知反乎。

○程子曰。天理無私。一入於私。雖欲善。其言行皆非禮。禮者天理之當然也。

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一入於私。則言行之間。雖欲其出於善。而私欲夾雜。皆未合禮。此閑存之功。不可不亟亟也。

○程子曰。閱天下之理。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窮之極。

其至而本末終始。舉無所疑。則一心之內。四通八達。觸處洞然。其樂可知矣。

○程子曰。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事無大小。一循乎理而已。若有苟成。急就之意。謂道雖少。屈而所伸者大。

義雖微。傷而所利者博。則有冒昧而為之者。原其初心。亦止於較大小。遂至枉尺直尋。其末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君子之所必不為也。

○程子曰。所守不約。則泛然而無功。約莫如敬。必

視其所守。所守不約。將泛濫失歸。而終迄於無成。至守約之道。莫若持之以敬。敬則主一無適。而自無紛馳之患。由是窮理致知。應事接物。隨在可以有功。此聖賢成始成終之學也。

○程子曰。凡避嫌處事者。皆內不

足所為。誠公矣。初何嫌之足避乎。避嫌私見也。無理義以主之。故內不足。多避忌而不敢為。若果出於至公。自可坦然行之。而無疑。何嫌之足避乎。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一

於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君子處事。一以敬為主而已。敬則無大小。無敢慢。若簡細故以自崇。則有忽略之弊。非敬也。敬則此心常在。不容虛。

假。若飾私智以為奇。則有詐偽之端。非敬也。皆君子之所不出也。

○程子曰。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

小人最不易防。故防之道。先當正其在己。己一正。則彼雖奸詐。將無閒之可乘矣。蓋正己自可以格物。不獨

防小人為然也。

○程子曰。至顯莫如事。至微莫如理。而事理一致也。微顯一源也。古之所謂善學。以其能通於此

而已矣。

孝親敬長事之至顯者也。孝本於仁，敬本於義。理之至微者也。然仁義之理，即見於孝親敬長之間。是處理一致也。仁義之理雖微，而皆顯著於孝親敬長之際。是微顯一源也。推之莫不皆然。能通乎此，則知日用動靜之間，無在非事。即無在非理。因其

顯可以悟其微。古之所謂善學者，以此而已矣。

○程子曰：物聚而無以養之，則不能存息矣。故君子動靜節宣，所以養生也。飲食衣服

所以養形也。威儀行動，所以養德也。推己及物，所以養人也。養道之所貴，惟正而已矣。

得其養則無物不長，失其養則無物不消。由一

身內外以及人物皆然，而所以養之之道，貴出於正。正則大順之理已處之，而泰人受之而安矣。

○或問：從俗可以從歟？程子曰：於義有害者，胡爲而可從。

從俗如孔子獵較之

類於義無害者，或猶可爲。若有害於義，則風俗人心正當自我轉移，其不可從也必矣。

○程子曰：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臨震懼死生而色不變。當疾

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人惟己私未化，則物可以擾之，形可以病之。若德盛者，心身純乎天理，故臨震懼死生之際，當疾痛慘戚之時，一任天理而行，又何足變

其色而動其心乎？此惟素養者能之。非一朝一夕所可襲取也。

○程子曰：公天下之事，苟私意爲之，則不公矣。

天下之事本出於至公，人但當以公心爲之耳。苟參以私意，則雖屬公事，而其心已先不

公矣。其何以觀事之成，而服衆心哉？此公私之際，不可不審所處也。

○程子曰：獨處而靜思者非難，居廣而應天下者爲難。

獨處潛修而靜思，乎理義以自淑，此非學者所難也。惟居其心

於廣大，而道明德立，可以應天下而有餘，斯則成己成物，合內外而時措之學，是之爲難耳。

○程子曰：外事之不知，非患也。人患不能自見耳。

在外之事與己無與，故不知不足爲患也。若不

能自見則心身之臧否德業之進退皆茫然若失安得不患乎。○程子曰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者皆誠不至也。天下事不外一誠人能真實無妄則言有物行有恆

而人為所動志自直氣自壯而事亦有成若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而怠者皆由平日誠之未至故也此即中庸所謂不誠無物故君子必以誠為貴也。○程子曰責善之道必也貴誠而不貴言則

於人有相長之益而在己無自辱之患。朋友道在責善然貴以誠意交孚而不貴乎多言蓋意誠則在人必能感悟自有相長之益而在我亦不至煩瀆可無取辱之患矣此交友者之所宜知也 ○程

子曰妄動由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

得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或知此亦庶乎其不由欲而動矣。中無私欲則循理而行自不至於妄動故有得可以無失而鮮悔吝之虞

今人之所以妄動者由其中有私欲之見故也夫妄動而得於此者必妄動而失於彼一失也究之此之所得者終亦必至於失二失也况不當得而非特失之已也而且有無窮之凶咎以隨其後乎是故無故而得福謂之妄得之福而災亦隨之不當得而得謂之妄

得之得而失亦繼之苟知得之旋至於失而凶咎復不免焉亦庶乎妄念可以潛消不役於私欲而少有所動矣。○程子曰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為不知而必求

之終能知之矣。問所以佐學之窮不問則終於不知問則不知可進於知人當自用其恥而無憚於求知也 ○程子曰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

知要。知言者究極天下之言而明其是非得失之歸苟學能知言則於理無疑矣識時者時有消息盈虛當進則進當退則退苟道與時行則無不得其宜矣知要者幾務雖繁必有綱領得其綱領而挈之則事無不理而執簡可以御繁矣 ○程子

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

心通乎道者，於凡天下之理，莫不洞晰其當然，與其所以然，故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皆不

能逃其明鑑，如持權衡以較輕重，銖兩不爽，孟子所謂知言者是也。

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志，雖

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時中謂有時而中，億揣度也，不通乎道，則此心失其權衡，是非茫然莫辨，雖勞心竭力，時或偶中，然亦出於億度之私，而非其明理之所致也。豈君子所貴哉。

○程子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

命者窮達天壽必然之氣數也，義者是非可否當然之天理也，賢者惟知義之當然，而命固在其中矣。若中人

以下於義，未能真知安行，但能知命之已定，則亦不敢越義以妄求，故日以命處義也。

○程子曰：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

有餘裕。

天下萬物皆已度內，若得而撓己，是己無以為之宰也。惟有志之士，道明德盛，不為所撓，而已立，已既立矣，則天下在我運用之中，萬物在我利濟之內，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程子曰：君子之道，貴乎有

成，有濟物之用，而未及乎物，猶無有也。

君子之道，體用兼備，安人安百姓，皆其所有事，貴乎措之天下，國家以觀其成，苟躬抱濟物之具，未能實及乎物，而物不被其澤，雖有亦若無耳。所以古聖人道濟天下，

必欲於吾身親見，而不徒託之空言也。

○程子曰：聖人之心，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勞也。

常人之心，遇憂勞則失其

故常處安靜，則忘其遠慮，惟聖人不然，雖當憂勞之時，而安靜者自若，心不因之而紛也。至其在安靜，亦時有所憂，而特未嘗勞，心不因之而縱也。此聖人樂天憫時，並行而不相悖者也。

○程子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

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推至公之理而與衆同利，則衆亦與之同利而安享其所有，苟懷自私之心而惟欲利己，則人亦各欲利己而

擊奪其所有矣。此理勢之必然，而人所當深鑒也。

○程子曰：學佛者於內外之道不備。

冥心滅性是無內之道也，絕物棄倫是無外之道也。佛之爲害如此，人顧從而學焉，何哉。

○程子曰：君

子處難，貴守正而不知其他也。守正而難不解，則命也。遇難而不固其守，以自放於邪濫，雖使苟免，斯亦惡德也。知義命不爲也。

素患難行乎患難，則爲守正。守正故中有定主，利害禍福不少動其心，方能以道濟變而難可解。若猶不解，則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惟有安之而已，儻不守正而行險徼倖，踰越禮法以自放於邪濫，雖或苟免而

禮義廉恥漸滅盡矣。是義無命惡莫大焉。豈君子所爲乎。

正倫第十

凡二十四章

程子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然必其分明而後情益合，此處家之道必如是而後爲得也。

○程子曰：慎言語以養其

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言語不懂則無以養德，飲食不節則無以養生。事在於日用至近而所關繫於人者爲甚大，故

君子必慎之而不敢有所放，必節之而不敢有所貪也。

○程子曰：所處於貧賤，雖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貴亦常歉然不自得，故曰：莫

大於理莫重於義。

人能素位而行安於所處雖逆亦順故貧賤未嘗不樂否則非分營心願望奢侈雖順亦逆故即富貴亦嘗歉然不自得此無他一以理而一以欲一以義而一以利也故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學者宜自擇之矣

程子曰踐行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

言行君子之樞機也言行相顧而人猶或疑之若行不踐言而欲人之信斷未之有也

○程子

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具慶謂父母俱存也人自生日正父母劬勞之時此身俱存二人長往回念深恩罔極莫報當

不勝其悲痛矣尙忍張宴作樂耶若高堂無恙以此娛親庶乎可已嗟乎此景豈多得哉

○程子曰人處骨肉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能不

以私愛失正理。

骨肉之間恩情繫戀多不合乎禮義惟剛正自立之人爲能不以私蔑公不以愛徇欲而無失乎正理蓋恩情而節以禮義則不至於流居家者所宜深鑒也

○程子曰男女有尊卑之序

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

男尊女卑夫倡婦隨

理之常也若恣情欲而不節以義男牽制而不剛婦狃暱而不順勢將悖其常理凶而無所利矣此夫婦之道所宜正於始也

○程子曰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衆矣惟妻孥之牽

情慾之愛能斷而不惑者鮮矣哉。

情私最易溺人匹夫悍卒見難而輕生者往往有之至於衽席之愛能斷然不惑者則鮮焉蓋情慾所牽有甚於死之難割捨者此可見理不足以勝私而吾人所當深省也

○

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惟聖人爲能舍己之善以從人之善下此則皆

不能故極爲難事。蓋己者有我之見。人之所最自私者。雖痛舍之。猶恐己見未忘。守之者固而從人者多。有所輕忽也。況可驕矜而自恃乎。此顏子之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所以爲大賢而學者所當取法也。

○程子曰。世人多慎於

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豈可忽哉。

婿者女之配。固宜慎擇。婦者男之配。尤宗祧所繫。擇之愈所當慎。然婿在耳目之前。其志行易見。婦居深閨之內。其

性情難知。易見者不可忽。難知者尤不可忽也。

○問。某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愛。則奈何。程子曰。與

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至也。

與人居所謂敬業而樂羣

也。故有規過之道。然不告則心不安。告之而人不愛。則又無術以處此。問者所以自疑也。程子謂不告固非盡心之忠。徒告亦未得忠告之道。惟在平日誠意交通。彼此無閒。在於未言之前。斯言出而人悅服。自然信從樂受矣。蓋告而不受者。在於人不我信。而人之所以不信者。實由我一念之誠不能懇至。原未足以感人也。然則進言固有道矣。

○程子曰。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工夫爲多。

朋友相處。非獨資其講習之功也。蓋朝夕切磋。則薰陶漸染。自然其德日

進。故相觀而善之工夫更多。此友誼所以爲重也。

○程子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

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

人心每有所溺。如因愛惡之偏。遂失其是

非之正情之常也。故妻孥其所愛者。言雖失而多從。至其所憎者。言雖善而亦以爲惡矣。夫暱於親愛而隨之。則出於一己之私。豈合乎至正之理哉。君子必不以私恩害正理也。

○程子曰。三年之喪。禮之至。義之盡。

也。先王制禮不敢過不敢不及如父母之喪人子之心哀慕無窮而聖人則以三年爲限蓋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也。以言乎禮則罔極當報而爲禮之至以言乎義則人情所宜而爲義之盡也推此而凡先王制禮皆本乎人情宜乎民俗可知矣。○

程子曰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人動輒聚飲亦大爲民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

此。古人用酒祭祀則其大者老人亦藉以扶其體至於嘉禮不過三五行何嘗縱飲亡度今人專尙宴飲沈湎無節則大蠹害於民矣況民食以損民業以墮醜暴犯刑旬引寇賊莫不由此故古先王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乃所以防酒禍也憂世道

者可無以禁之歟。○程子曰事急而敗者十常八九精詳出於閒暇之餘錯謬起於倉卒之頃事急而敗者十常八九其偶有不敗者亦倖而已矣○程子曰好疑者於事未

著而疑端先萌好周者於事未形而周端先著皆心之病也。周周章也中無定見故事尙未形而已先存疑惑之衷與周章之意其病在心能治其心則虛明而靜正自可無此

矣。患○程子曰占出於自然之理聲發於自然之氣聽聲者知其資之善惡善卜者知其人之姓氏是一道理也。

也。有理而後有占占由理而出有氣而後有聲聲由氣而發皆自然而然不可僞爲者也故聽聲者即氣所傳而知其資之善惡善卜者因理以推而知其人之姓氏是皆各有一種道理也○程子曰堯舜之爲善與桀

蹠之爲惡其自信一也。人之爲善爲惡皆有可轉之機惟中無所疑而立志已定則勢重而不可反如堯舜之爲善不可使之爲惡桀蹠之爲惡不可強之爲善善惡雖殊而其堅於自信則一也人奈何不慎擇所向而使他有不可

復以之勢哉。○或人有自名導氣養生者問子亦知之乎程子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

氣如此而已。

聖賢養生之道。惟是順天時之宜。安人事之正。窒慾而不爲所戕。定心氣而不爲所搖而已。豈若偏曲之士。爲導氣養生之術哉。

○程子曰。利者衆之所同欲也。專欲利

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

天下惟利之一途。乃衆心之所同欲。而不可以專焉者也。專欲利己。則不顧乎衆。其爲害有至大者。蓋人之欲

利。其始本出於貪。而後遂有無厭之求。貪之甚。則心爲欲所昏蔽。惟知有利而忘理義之正。卽不當得者。亦無不計較以求必得焉。求之極。則己之所無。必欲爭之於人。人之所有。必欲奪之於己。其致怨也。爲不可言矣。夫一念之貪。遂至於爭奪。結怨如此。害何大哉。故君子當清心寡欲。以求事理之當然。不可見利忘義。而遺害於無窮也。

○程子曰。至誠感通之道。惟知道者識之。

誠之至者。純一無僞。實心流行。可以格天地。可以質鬼神。可以動君父。可以孚民物。其感通之

道。無微弗入。無遠弗届。有不期然而然者。蓋天下同此一誠之理。至誠之所感通。道固必至於是。若稍有毫釐之僞。卽扞格而不能入矣。惟知道者深識此中相感之故。相通之機。而求全其純一無僞之本體。斯可以動物而無難矣。

○程子曰。甚矣

慾之害人也。人不爲善。欲誘之也。誘之而不知。則至於滅天理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鼻則欲

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覺莫要於思。惟思爲能窒慾。

害人

莫甚於慾。人之所以爲不善者。皆爲慾所誘故也。誘之不已。必至於滅絕天理。流於禽獸而不自知。夫耳目口鼻四肢之慾。人孰無之。但不加察而任其所誘。其害遂至於此。然則窒慾之法。當何如。亦惟有思而已矣。蓋凡慾之來。患在於不覺。此覺則彼退。其功莫要於思。思則心與理會。而慾自可得而窒矣。九思是其大端也。

○程子曰。處屯難之時。而有致亨之道。其惟正固乎。凡處難能守正而不變者。鮮矣。

人當困厄患難之時。每多喪其所守。而圖僥倖。以苟免。抑知致亨自有其道。亦視人之處之者若何耳。若能固守乎理義之正。而不爲所移奪。則雖有屯難。亦安之若素。何困之不自我亨哉。然而能此者。蓋鮮其人矣。

濂洛關閩書卷之八

程子

天地第十一

此篇多論天地造化之道。以及陰陽鬼神之理。凡二十八章。

程子曰。天地之道至順而已矣。大人先天不違。亦順理而已矣。

天地之道往來變化。屈伸不窮。無非理之自然。至順而已矣。大人先天不違者。亦不過順理而行。無所矯

拂。即與天地合其德矣。無他道也。

○程子曰。霜。金氣也。露。星月之氣也。露結為霜。非也。雷由陰陽相薄而成。蓋沴氣也。

沴。戾也。金氣肅

殺。凝而為霜。星月氣潔。降而為露。原屬二物。非露結為霜也。至陰陽相薄。發聲而成雷。蓋沴氣也。總之皆天地之氣所流行也。

○程子曰。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

也。健而無息之謂乾。

此程子指天之名義以示人也。乾為天者。天言其形體。乾言其性情也。天之性情惟其健而已。健之體為性。健之用為情。惟健所以不息。此之謂乾。

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

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道者天理之當然也。就天而專言之。則謂道。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指其形體高大而無涯。則謂之天。指其主宰運用而有定。則謂之帝。以功用言。則造化之有迹者。如日月之往來。萬物之屈伸。是之謂鬼神也。以妙用言。則造化之無迹者。其運用而無方。變化而莫測。是之謂神也。性情謂乾。即上節所言是也。蓋其名各有不同。而其為道則一也。朱子曰。功用言其氣。妙用言其理。功用兼精麤而言。妙用言其精者。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為天

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

道者太極之理也。貫古今通上下。豈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為陰陽。而陰陽乃天道也。在地則為剛柔。而剛柔乃地道也。在人則為仁義。而仁義乃人道也。故人能位天地。育萬物。即可

與天地參矣。

○程子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生者。惟仁乃眾善之長也。其為道至公。其為德至純。其為理主於愛。是故於至公見天地之無私。覆無私載焉。於至純見天地之得一以

清得一以寧。為於愛之理。見天地之所以大生。所以廣生焉。非仁而天地之道何由見乎。

○程子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沖漠未形而萬

理畢具。即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未應者寂然不動之時也。已應者感而遂通之時也。已應之理。悉具於未應之時。故未應非先。已應非後。蓋即體而用在其中。不可以先後分也。

○程子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

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萬物初生。渾融未散。生意最為可觀。至於暢茂則盡洩而無餘矣。此元者所以為善之長。而即仁之謂也。蓋初生之物。其意無窮。而乍見之仁。其發最真。觀生意可以知仁矣。

○程子

曰：致敬乎鬼神。理也。曠鬼神而求焉。斯不知矣。

鬼神亦理之所有。致敬以事之宜也。曠則有求媚希福之心。是為其所惑矣。不智孰甚焉。此即夫子敬鬼神而遠之之意也。

○程子

曰：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故舉一人之心。即可見天地

之心也。真精妙合而凝。萬物於是乎生。故舉一物之理。即可見萬物之理也。由晝而夜。陰陽屈伸往來不窮。故舉一日之運。即可見一歲之運也。

○程子曰：天地之間。感應而已。尚復何事。

有感則有

應。盈天地間無非此感應之理。充塞而不可窮。昭著而不可掩。此外更無他事。人當隨時而精察。隨處而體驗。之則自得矣。

○程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閒有功

用而已。氣化之往來。其在人者與在天者。本同一理也。惟聖人能以功用補氣化之所不逮。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

○程子曰：君子宜獲福於天。而有貧悴夭折者。氣之

所鍾有不周耳。

脩德獲福。此必然之理也。而亦有貧悴夭折者。則所稟之氣。偶有不周。非理之常。君子不以其是而懈其修也。總原靈之資。顏子之天。可以釋然矣。

○程子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

聖人由一理復其初也。

天命之初。渾然一理而已。惟二五雜糅。則或剛或柔。因以散見錯出。萬有不齊。獨聖人得二五之秀。清明純粹。不倚於剛柔而中正。以立人極。故由一理之渾然而復其天命之初。所謂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者。

皆在乎此矣。

○程子曰：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

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復象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蓋十月積陰。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惟一陽既復。則生意發動。乃始可見其端倪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殊不知始生雖微。固若靜矣。其實

為動之機。勢日滋長。生生不息。故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深知易道者孰能識此意乎。

○程子曰：冬至之時。天地閉塞。可謂靜矣。日月運行未嘗息也。則謂之

不動可乎。故曰：動靜不相離。

靜中有動。動中有靜。此理之不相離者也。以天地觀之。冬至閉塞靜矣。而日月運行不息。夫非動乎。朱子亦曰：動靜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即不相離之意。

○程子曰：子厚

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

形而上者。謂之道。易繫辭之言也。天雖渾然一形氣。然理與氣俱。故無聲無臭之中。而萬象萬化之妙出焉。所謂道也。張橫渠乃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就其

氣體而指之。徒以器言耳。豈形而上者乎。其立說不能無偏矣。

○程子曰：當大震懼能自安而不失者。惟誠敬而已。

內多私欲而不誠。素未主一而不敬。一旦當震動危懼之來。勢必倉

皇不安而盡喪其所守。惟誠則無私而見之明。敬則有主而持之固。此所以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懼也。

○程子曰：天地之間善惡均於覆載。未嘗有意於簡別也。顯

處之有道耳。聖人即天地也。

惟天職覆。惟地職載。而人之有善有惡。均在其中者。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初未嘗過爲區別也。顯善則降之祥。惡則降之殃。亦若權衡於其間。則所以處之者有道耳。聖人在心仁厚而不廢刑賞。是

即崇效卑法於天地者也。人無能外於天地。又何可自絕於聖人乎。

○程子曰：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

無妄者真實之理。天之所以爲性也。萬物之生各得其理。

以爲性。一毫不有加損。所謂實理之自然也。苟以意見參之。便流於後起之私。而非最初之本體矣。故誠者物之終始。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

○程子曰：語默猶晝夜爾。死生猶古今耳。

此程子欲人體道之

言也。語默者動靜不停之機。猶天理之有晝夜也。死生者消長一定之理。猶運會之有古今也。知其機之不停。則語默默藏不可不合其宜矣。知其理之一定。則生順死安而不可不受其正矣。

○問天地何以不與聖人同

憂也。程子曰：天地不宰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焉。

顯仁以鼓萬物之出機。藏用以鼓萬物之入機。天地非主於藏之顯之也。誠通誠復而自成其化焉。故曰：天地不宰而成化。若聖人之治則成

於有心。養以遂其生。教以復其性。未免出於憂勤。然亦就民之宜養而養之。宜教而教之。何嘗有作爲於其間哉。故曰：聖人有心而無爲。此天地不與聖人同憂也。

○程子曰：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天道無爲。人事有功。盡人以事天。則人盡而天見。而天人合矣。義者事理之當爲。命者莫之爲而爲。爲其所當爲。不爲其所不得爲。而義命通矣。然此惟體用一原理數融貫。大賢以上者能之。若下學則祇有盡人守義而已。

○程子曰：陰過之

時必害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欲無害者。惟過爲防耳。弗過防之。從或戕之。

陰盛則陽衰而爲其所害。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而亦爲所害。此氣數之

必然。每有不能免者。惟在過爲防之耳。苟計之弗早。備之弗周。欲其無相戕賊。難矣。故君子當思患而豫防。不可疏虞。以取禍也。

○程子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

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天地萬物之理。無有獨者。故陰與陽對。動與靜對。以至屈伸消長。左右上下。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覆推之。未有子然而孤立者。此

皆自然而然。不待勉強安排者也。故中夜以思。此理觸處皆然。每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則程子之所觀感於天地萬物者。爲已深矣。

○程子曰。聖人。天地之用也。

天之始。其確然者耳。聖人始爲。歷象四時。弦望晦朔。分至啓閉。

以成歲功。地之始。其隕然者耳。聖人始爲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樹藝種植。以盡地利。天地生人之始。其蚩蚩者耳。聖人始爲綱常彝紀。名分等殺。禮樂政教。以正人道。凡此皆天地無爲而待聖人。以弘其用。苟非聖人。則天地亦終於草昧而已。故曰。聖人。天地之用也。

程子曰。息止也。生也。一事息則一事生。生息之際。無一毫之間。碩果不食。卽爲復矣。

息有二義。曰止曰生。此造化之妙也。或暑止則寒生。

或晝止則夜生。生息之機。循環不窮。無一毫間斷。如剝之爲卦。衆陽俱剝。惟一陽在上。其辭曰。碩果不食。則又爲復生之機矣。天地間無一物不止。無一物不生。觀於息之義。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

○程子曰。大哉人謀。其與

天地相終始乎。故雖天命。可以人勝也。

吉凶禍福。天地之數而致之。有由處之有道。則在乎人謀。所謂與天地相終始也。故人能盡其道。則氣數自我轉移。雖命之在天者。而人定亦可以勝之。此惟立命之君。

子能之乎。學者當盡其人。事而不可徒諉於氣數也。

○程子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

天地設位於上下。而凡健順易簡資始資生之理。無

一不具矣。然而生成。嚴載之偏。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則其能猶有未全者。惟聖人參贊化育。裁成輔相。以成天地之能。而直行乎其中。此所以爲三才。而有天道地道人道之名也。然則有天地。安可無聖人哉。

陰陽第十二

凡二十
八章

程子曰：靜動者，陰陽之本也。五氣之運，則參差不齊矣。

靜而生陰，動而生陽，故靜動為陰陽之本。至水火木金土五氣之運，則各本陰陽以為流行，而其變蕃錯出，遂至於不可終窮。

蓋分之為五氣，合之惟二氣，而究不外乎一理也。

○程子曰：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己，所用莫非中理。

天下事事物物莫不有天理存焉，惟有德者身體力行為

能得乎天理之本然而用之為人事之當然，蓋既得其理則實有諸己，而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所用莫不協乎天理之中矣。舜之所以執中用中者，正如此。

○程子曰：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

關。孔子繫復之象，先王以至日閉關，至日者冬至之日也。冬至一陽初復，其氣尙微，不可勞動，宜安靜以養之，故先王於陽至之日閉道路之關，於此可見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而贊化育也。

○程子曰：萬物各具一理。

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

此言窮理者之無往不通也。此理無物不有，分而言之，萬物各具一理，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合而言之，萬理同出一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知此則自心身以至天

下國家皆推之而無所不通，是以君子貴窮理也。

○程子曰：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

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

虛能生氣，此老氏之言，甚為非理。蓋陰陽之理，開闔相因，循環無端，初無先後之可言也。故有陰而陽即伏焉，有陽

而陰即附焉，如形影之不相離。若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以陰陽為有先後，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形影亦有先後乎？此理之甚明而易見者，不可惑於異端之說也。

○程子曰：日月之為物，陰陽發見

之尤盛者也。

日屬陽，月屬陰，天地間無物不有陰陽，而日與月則發見極其盛，乃陰陽之大者也。觀此則一陰一陽之理，隨在可體察而靜會矣。

○程子曰：窮物理者窮其所以然也。天

之高，地之厚，鬼神之幽顯，必有所以然者。苟曰：天惟高耳，地惟厚耳，鬼神惟幽顯耳，是則辭而已。尙何有

哉？凡物之理有當然而不容已，卽有所以然而不可易窮理者，必窮其所以然而天之所以高地之何以厚鬼神之何以幽顯，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而後吾心之知無不明。如但以辭而已而不實究諸心，則何理之能窮哉？

○程子曰：命受於

天，或者服餌可以致壽，是天命而可增益也。

壽天之命稟受於天，非人力所能爲也。謂服餌可以延年，是欲增天命矣。世人貪生怖死，爲其所惑甚多，言此所以破其惑也。

○或問：人

多惑於鬼神怪異之說，何也？程子曰：不明理故也。求之於事，事則奚盡，求之於理，理則無蔽。故君子窮理

而已。

凡入之心惟不明乎理，而但求之於事，故鬼神怪異之端，變幻錯出，鮮不爲所惑者。苟見理既明，則鬼神可以理推，怪異可以理折，何蔽惑之有哉？故學者當以窮理爲要也。

○程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

爲性。

命猶令也，性卽理也。自天以陰陽五行之理賦於人者，謂之命。自人秉健順五常之德受乎天者，謂之性。要之，天全而予之人，全而受之，是以君子有盡性至命之學也。

○程子曰：史遷曰：天與善人，伯夷

善人非耶？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天，蹠何爲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

天道至公而無私，福善禍淫，自

其常理，間有不然，則亦理之偶乖，未可以一二人之故而遂疑天之不必然也。如史遷之論，蓋以天於伯夷似與與善之說不合，此以私意妄爲測度也。至云：顏何爲天，蹠何爲壽，皆斤指一人以相較，則不知天甚矣。獨不思古今來善之獲福者何多，惡之獲禍者豈少，今不舉其大凡而第摘其偶爾，將使善者因而生疑，而爲善不力，惡者得以藉口，而爲惡不悛，其爲世道人心之害，可勝言哉！是以君子但當言乎天道之常，不可妄逞其臆見之說也。

○程子曰：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

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

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因物之自生而生之。因物之自養而養之。而初不居其功也。蓋順物而應見於彼者。自不存於此。此聖人

所以意必固我之俱忘。而曲成萬物而不遺也。

○程子曰。至誠貫天地。人尙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

僞教謂釋氏也。釋氏專爲渺茫謬誕之說。欲以化人。而其

教已先處於僞矣。豈知人生世間。惟有一實理而已。君子惟論理之有無。不計人之從否。故至誠可以格天地。而愚頑尙有不化者。矧僞教而可以化人乎。多見其煽惑人心而已矣。

○程子曰。覺物於靜中。皆有春意。

物物皆有春意。但於靜中觀之。則得之矣。彼動而逐物者。不能知也。周子綠蔭窗前草不除。邵子拍拍滿懷。都是春。皆胸次寧靜。天理流行。乃能見物之春意也。

○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祇是

敬也。敬則無間斷。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此易之繫辭也。蓋天位於上。地位於下。確然易而隕然。簡然必有主宰。而後變化無窮。其道真觀。祇是敬也。就人心言之。亦惟敬而後流行不息。無有間斷。可以持之永久。故主敬者。君子法天之學也。

○程子曰。卜筮在我而應之者。蓍龜也。祭祀在我而享之者。鬼神也。夫豈有二理哉。亦一人之心而已。卜

筮者。以是心求之。其應如響。徇以私意及顛錯卦象而問焉。未有能應者。蓋無其理也。古之言事鬼神者。

曰。如有聞焉。如有見焉。則是鬼神答之矣。非真有見聞也。然則如有見聞者。誰歟。

天下事止一實理。如卜筮而著龜從之。祭祀而鬼神享之。

皆理之所有。而生於人之心者也。故卜筮者以心求焉。其應如響者。以有其理故也。若以私意及顛錯卦象而問。是無其理矣。無其理則何以能應哉。至古之事鬼神者。曰。如有見聞。非真有見聞也。然則如有見聞者。誰歟。亦鬼神之理之存於人心而已。

○或問。

符瑞之事有諸。程子曰。有之。聖人不道焉。何也。曰。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禎祥而自恃則有害。是以不

道也。符瑞之事亦理所有，而聖人置而不道者，蓋以凡人之情，遇災異而能恐懼修德，則雖災亦無所損，遇祥瑞而苟志盈氣驕，則雖瑞亦足爲害，故春秋於災異每書之，而禘祫則有所不道也。

然無窮，然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所以爲中庸也。

天地之化發於外者，充塞蕃變，雖廓然而無窮，然其間陰陽之風伸，日月之運行寒暑

之往來，晝夜之遷代，莫不有其常道，至正而不偏，至常而不易，此所以爲中庸也。

○程子曰：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人之一身稟受於天地，善學者於吾身形色天性之間探

見本原，近以取之，而其理已具備矣。由是自一身而外，凡天地之所有者，雖萬變不窮，皆可以觀之，而無不豁然貫通焉。學孰有善於此哉。

○程子曰：惟至誠之祭祀爲有感必通。

祭祀所以交鬼神而幽明

甚隔，非積誠則精氣無以相通，故惟極誠無妄之至誠，凡所以郊上帝格祖考者，爲能內而齊明，外而盛服，聚吾身之精神以與之相接，而有感必通也。若不誠而豈能之乎。

○程子曰：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爲

故也，使竭智巧而爲之，未有能不息也。

古往今來止此天地之自然，日流行於兩間，故雖氣有開闔，物有盈虛，而其生生之理相續不絕，未始有一息之閒者，惟其無心成化，泊然無爲故也，使必竭智巧而爲

之，則矯揉造作，終至力盡能索，難乎爲繼，未有能不息者也。觀於天理若此，人可不順其生理之自然哉。

○程子曰：天地之心以復而見，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

復者陰極

陽生惡極善生，亂極治生，皆是也。十月純陰，萬物收斂，若無貞下啓元，乾坤或幾乎息矣。冬至一陽來復，天地生物之心蒸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不能掩，先儒以靜爲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若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自少而壯而老，無一毫私僞以閒之，既無所剝，何有於復，故未嘗見其心也。若顏子不遠復，無祇悔，則可謂見其心矣。

○程子曰：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人獨計其一身之窮通而已，非惑夫。

卜筮以決事物之疑。所以明其理也。今人獨計一身窮通。則不明理甚矣。聖人設教。豈爲後人徇私之具哉。

○程子曰。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

天地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以其情。順萬物而

無情。蓋惟此心無私。以道爲體。故能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動以天也。賢人希聖。則惟用力於人。道之所當爲。而踐形盡性以求當乎天理之宜。是動以人也。要之。天人一理。由勉未始不可以幾安也。

○程子曰。觀天地生物

氣象。

造化流行發育萬物。溥博周備。敷榮條達。此天地生物氣象也。觀之使人良心油然而發見。此卽周子窗前草不除。所謂與自家意思一般也。

○程子曰。天地陰陽之運。升降盈虛。未嘗暫

息。陽常盈。陰常虧。一盈一虧。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莊周強齊之。豈能齊也。

陰陽之運

或升或降。或盈或虛。日流行於天地。而無一息之停。其閒陽則常盈。陰則常虧。參互交錯。遂至不可齊一。而萬變生焉。此一本之所以萬殊也。故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莊周作齊物論。而欲強齊之。不亦誣乎。善學者當由其理之一。而觀其分之殊可也。

○或

問鬼神之有無。程子曰。吾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爲爾有言。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

鬼神之理至微而難知。至妙而莫測。以爲

有而無形聲之可見。以爲無而又體物之不遺。故程子謂言無則

○程子曰。天人無閒斷。

天日在人之中。而人受乎天之理。化機之往來。道體之不息。天與人初無閒斷。

聖已有其說。言有則人又將妄求。亦付之不論不議之閒而已。

是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之德之純。純亦不已。一而已矣。

濂洛關閩書卷之九

程子

聖人第十三

此篇皆論聖賢之氣象。古今之人品。蓋得失之林。而士君子之所當奉以爲鑒者也。凡二十三章。

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若不可及。則趨向之志。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曰。吾無隱乎爾。吾非生知。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等而進也。

聖人之道。大如天。而其教。則自有序。弟子之游其門者。心向往之。而不能至。每若見其高遠。苟不引以可至之方。則趨向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循循然。俯

而就之。使之有所從入。如吾無隱乎爾。與我非生知。好古敏求之言。皆恐學者。驚於高遠。而本身以示之法。非獨庸下者。可以企及。即高邁者。亦不得躡等。此聖人所以善於誘人。而當時諸賢。卒皆有所造。以成其才也。

○程子曰。堯舜幾千

年。其心至今在。

千載而上。千載而下。此心同也。自古聖賢相傳。惟此一心。堯舜雖往。而其心之同然者。至今猶在人。能自見其心。即可以見堯舜之心。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職此故也。

○程子曰。聞善言則

拜者。禹之所以爲聖也。以能問於不能者。顏子之所以爲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則充然而自足。哀哉。

聰明

目用者。雖有善言。亦拒而不納。惟禹聞善言。則拜。是聖不自聖。乃其所以爲聖也。矜己自恃者。必不肯下問。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是賢不自賢。乃其所以爲賢也。後之學者。纔有一善。即充然盈滿。而自足不復求助於人。無怪乎德不加修。而人亦不樂告以善。終爲庸愚之

歸而已可
哀也夫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

聖賢氣象各有不同，由其所造之異也。如仲尼猶元氣周流，渾淪無間，初不見其運行之迹。顏子如春陽

盎然發生萬物，四時之首，衆善之長也。若孟子則志氣剛嚴，詞語明辨，并秋殺其盡見矣。

仲尼無所不包，顏子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

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

仲尼道德全備，無所不包，人莫得而窺其迹。顏子不違如愚，所學幾於聖人，後世可想而見其自然之和氣，則默而成之，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剛毅發越，材氣呈露，蓋當

戰國之時，世道日衰，異端益熾，故其衛道之嚴，辨論之明，不得不如此。爾此又時勢使然，不能強同也。

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

言，皆可見之矣。

仲尼如天地然，高明博厚，無所不覆載也。顏子則若和風慶雲，但見其協氣旁流，祥光發越而已。至孟子以道義自尊，詞嚴義正，令人不敢褻視，則有泰山巖巖峻極難攀之氣象焉。觀於語孟所言，皆可想見其爲人。聖賢真不可及

矣。

○程子曰：伊尹之耕於莘，傅說之築於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

其在我者而已。

伊耕莘野，說築傅巖，當其在草茅中，豈能取天下事一一學之，舉天下人一一知之哉。然萬物之理備於我身，明其在我而家國天下，一一以貫之，故一出而遂能建功立業也。後之學者處窮約時，未能讀書明理，練達世務，一至當官

茫無建立，其在我之無具甚矣。安能免於處士虛聲之謂乎。

○程子曰：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使夫國人有所矜式，其心善矣。於孟子有可

處之義也。然時子以利誘孟子，門人故孟子曰：我非欲富也。如其欲富，則辭十萬而受萬乎。當知孟子非

不肯爲國人矜式者。特不可以利誘耳。

君子爲行道計。不可以利祿虛拘。上之能用以致治。則道行而身安矣。次之即不用。其身能重其道。則亦可以少留。如齊王之欲留孟子以爲大夫。國人矜式。意良善也。

而乃曰。養弟子以萬鍾。是仍不離利祿之見。欲以是誘其門人。則拂孟子之本心矣。故有欲富之言。以拒時子。常知孟子非不欲爲人矜式。特可以道求。不可以利誘耳。古聖賢心事光明如此。若後世則惟利是視。而有所不顧矣。

○程子曰。顏子

默識。曾子篤實。得聖人之道者。二子也。

輕浮淺露。則其見道必不真。而入道必不勇。如顏子默識。專事深潛之功。曾子篤實。毫無虛懦之氣。蓋一則智而不自用其智。一則魯而能自勵其魯。此所以卒有卓爾

之見。終領一貫之傳。而各得平聖道也。學者觀於二子。則知聰明之不可恃。而誠實之爲足貴矣。

○程子曰。楊墨學仁義而失之者。後之學者有不爲仁義者。則其

失豈特楊墨哉。

楊氏爲我。其學近於義。而不知有物。則失乎義之宜。墨氏兼愛。其學近於仁。而愛無差等。則失乎仁之理。蓋學之過而失之。則尙猶知學也。後之學者棄仁義而不爲。是并不知學矣。其失豈獨楊墨哉。此道學之不明。失之於異端者

固多。而失之於吾儒者正不少也。

○程子曰。顏回在陋巷。淡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

道爲已住哉。

顏子居陋巷中。淡然進德。無求於世。其聲氣若不可聞者。非其心忍於忘世也。亦以有孔子在。行道濟時。栖栖不遑。凡顏子所欲爲者。孔子皆已爲之。乃得退然自處。一無係累耳。若孟子者。承先聖之道。直以一人之身。負荷其間。苟斯道之不

行。誰有分其責者。又安得不引爲已任。僕僕齊梁。閒以自伸其志哉。此則兩賢所處之時不同也。

○程子曰。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聖人而後已。不至

聖人而自已。皆自棄也。孝者所當孝。弟者所當弟。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

聖人不過盡人道之當然。故人皆可爲聖人。若謂聖不可學。或

未至於聖而輒止皆自棄而不足有為者也。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人之所當然。又推之以及其餘無不盡其所當然是我亦一聖也。何不可為之有乎。故言學必以聖人為歸也。

○或問。夫子有言。昔之惑人因

其迷闇。今之惑人因其高明。竊有疑焉。夫既曰高明而可惑乎。程子曰。語其質云爾。彼深於佛氏之學者。

其質開透亦必加於人數等。所謂智者過之也。非中庸所謂極高明者也。聖人極高明而道中庸。其照無

偏。何過之有。佛氏之學其言愈高而惑人愈甚。愚昧之人固不知也。惟高明之人喜其立論高妙。遂陷溺其中而不可反。此智者知之過也。然所謂高明者特論其人之資質開透超出衆人之上耳。非如中庸之所謂極高明也。若極高明而道中庸則

無一毫私欲之累。而明睿所照自有以知異端之偏。豈有過乎。

○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程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

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由是。萬鍾由是。

世多貧賤之人亦有處陋巷而不厭者。蓋未當富貴之遇。不見可欲故也。一旦而處富貴則欲動情勝遂失其本心矣。若顏子者其處簞

瓢也如是。其處萬鍾也亦如是。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也。學者亦尋顏子樂處而可哉。

○程子曰。學者常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

聖賢所造不同。故其體有異。聖

人神妙莫測。一如化工運行於上。盎然生意發見。而初無所作。為此自然而然者也。賢人則盡人以合天。未免有作為之迹。而巧生焉。此由勉而入者也。安勉微分。而其至則一。學者不可不識也。

○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

大意。故聖人與之。

曾點言志如莫春春服數語。卓然有見於是道之大。流行充滿。而日用之間。從容自得。有與物各適其所之意。子使漆雕開仕。而開對以未信。其於是理必實有見。其未能無毫髮之疑。而不自安於小成者。二子雖其行之未成。

要皆有見於聖人之大意。是以均為聖人之所與也。

○程子曰。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

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淡然而進德而已。

至孟子則守先待後，黜霸闢邪，事功甚著。蓋立德立功理本同，原人有顏子之德，則自有孟子之事功矣。然孟子之正人心與禹稷之拯民饑溺，其功正相等。禹稷也，顏孟也，易地則皆然也。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於權詐。

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

黔首，黑髮之民也。老氏之學雖言道德，而每雜以權詐，故秦用之以愚黔首，其術蓋本於此。可知學術之不正者，流毒良非淺鮮也。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

子，知之而未能至之者也。

子貢之聰明在聖門中，惟亞於顏子，他人皆莫能及。然祇知處較勝而行則不逮焉，故雖獲聞性道，究未能至。顏子卓爾地位者，天分同而學力有閒也。

○或問莊周何如。

程子曰：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

莊周一生死厭禮法，放浪形骸之外，其無禮無本可知矣。但其書恢誕奇矯，故爲寓言，如輪扁庖丁諸篇，亦善於形容道理，可於言外得之也。

○程子曰：信一也，而有淺深。七十子聞一言於仲尼，則終身守之而未必知道。此信於人者也。若夫自信，

孰得而移之。

信一也，而有淺深之不同。如七十子之徒，聞一言於仲尼，信之之至，若將終身守之，宜其於道體認真切，無少差歧之惑矣。然而有未必者，何哉？蓋內無真得，徒守師說，信從人生者也。若自得於心，真知而篤信之，又誰得而移之乎？故爲學當

求信於已也。

○程子曰：桓魋不能害己，孔子知之矣。乃微服過宋，象將殺己，舜知之矣。乃同其憂喜，饑溺而死。

有命焉。而禹稷必救之，國祚修短有數焉。而周公必祈之，知性命並行而不相悖，然後明聖人之用。

昔者桓魋

欲害孔子，子曰：桓魋其知予何？是已知其不能害己矣。乃微服過宋，又恐其能害己者，象日以殺舜爲事，舜久知之矣。乃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又忘其欲殺己者，人之饑溺而死，莫不有命。乃禹稷視爲由己，而必欲救之，國祚之修短，莫不有數。乃周公作金縢而爲王祈天，是

豈聖人作意而爲之乎。蓋生死修短命也。而保身之可。愛弟之仁。憂民之心。忠君之念。則性也。聖人盡性以立命。其道原並行而不相悖也。學者誠知乎此。然後可以明聖人之用矣。

○程子曰。子路亦百世之師。

子路以兼

人之勇。而聞過則喜。是遷善之誠。改過之速。其進德也庸有既乎。後之人能師子路。無患自治之不勇矣。故可以爲百世之師也。

○程子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

聖人爲近。有用力處。

孟子天資超邁。其才之高。每無可依據以學躋。故難學。顏子天資純粹。而工夫纘密。進德有序。故學之於入聖爲近。有可以下手用力處。是惟善學者自驗之已。

○程子曰。人於天理

昏者。祇是爲嗜欲亂。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良是。

天理嗜慾迭相消長。人之昏於天理而志迷神耗者。大抵爲嗜慾所淆亂。故耳。莊子言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

斯言深中其弊。學者可以自審矣。

教人第十四 凡三十章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或各因所虧者成之而已。

君子有教無類。然未嘗不因人而施。如於互鄉童子。則見之於孺悲。則辭之。於求由。則進退之。要皆所以曲成。

也。其教也。 ○程子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

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吾言。不合則不復思。所以終異也。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學不得則當思。思久則知。自進孔孟。子

未必盡賢，豈能識盡其師之言，特不自以爲是，而能信從其師，精思以求，故各有所得耳。今學者於吾言不合，卽不復思其所以然，欲其不終異也，能乎？誠使不卽棄置，反而深求於心，未必不有所得而致知之方，卽在是矣。非然者，雖以孔孟爲之師，其能如不思者何哉？

○程子曰：顏子虛中受道，子貢億度而知之。

顏子深潛純粹，於聖人體段已具，胸中虛靈毫無凝滯，其受道也如鏡之鑿微，物來卽照，水之澄清，影入卽明。子貢之智則以推測而知，因此識彼，故夫子稱

顏子曰：不遠如愚，稱子貢曰：億則屢中，兩得之矣。

○或謂佛氏引人入道，比之孔子爲徑直。程子曰：果其徑也，則仲尼豈固使學者迂

曲其所行，而難於有至哉？故求徑途而之大道，是猶冒險阻，披荆棘，以祈至於四達之衢爾。

道以中庸爲至，孔子教人近在

人倫日用事物之閒，行習著察，而積漸以造其極。佛氏則去人倫絕事物，一味冥悟，或人不知以爲其引入入道，較之孔子似爲徑直。程子曰：道果有徑而可行也，則仲尼引入之心，豈不甚切矣？爲使之迂曲而難至哉？蓋聖人之道如路然，大中至正學之者必循途守轍，而後可幾。如求徑途而之大道，是猶行路者舍正路不行，而反冒險阻，披荆棘以祈至於四達之衢也，其爲難不更甚乎？尙何徑直之有。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

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孔子之道廣大悉備，而散見於日用事物之閒，如鄉黨所載，皆其行

事，蓋由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故從心不踰，從容中道。此自誠而明者也。學者卽其行事而學之，以求至焉，必先知無不明而後行無不實。此則自明而誠者也。故人特患不學耳，及其至焉，則一也。聖不絕人以可爲，而人自不能至，何哉？

○程子曰：荀卿

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

荀卿名況，卿其字也。爲楚蘭陵令，揚雄字子雲，爲漢光祿卿。荀卿才高，敢爲異論，如言人性爲惡，以子思孟子爲非，逆理背道，其過處多。揚雄才短，所作法言諸書，猶知模倣前聖，其過處少。

蓋就二子相較則彼善於此耳要之皆未正也。

○或問道不明於後世其所學者爲何。程子曰：教之者能知之，學者之衆不患其不明也。魯國一時賢者之衆，非特天授，由學致也。聖人既沒，曠千有餘歲，求一人如顏閔不可得，故教不立，學

不傳，人材不期懷而自壞。

道必賴人而傳，教立則聖道可明，而學者自知向往。孔子之時，諸賢濟濟，豈盡天授，亦由得聖人以爲依歸，學焉而各有所造耳。自是而後，不聞有賢人出者，蓋無教則無學，無學則無人材，此道之所以不

明也。○程子曰：張良進退出處之際，皆有理，蓋儒者也。

張良始事漢高，爲復韓仇而出，及漢業已定，則託從赤松子以遊，是皆自行己志而無繫乎利祿之心，其進退出處悉合於理，蓋有儒者

之道焉。見其任術者謂其學類申韓，見其退隱者謂其迹近黃老，皆非知子房者也。

○程子曰：陳平言宰相之職，近乎有學。

宰相之職，持其大體，如錢穀刑名，自係有司之事，下侵焉則失之矣。陳平之對文帝，

深知大體，非近於有學者不能爲此言也。後世若王荆公作相，行青苗諸法，瑣屑不堪，卒致紛更變亂，豈爲知大體者乎。

○程子曰：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

甚分明，下此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

毛萇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仲舒舉賢良對策爲膠西王相，二子所言皆以修身齊家爲本，先德教而後功利，最爲得聖人之意，但微有蔽處，見道尙未分明，至揚雄以清淨寂寞

爲道，駁雜不醇，其規模窄狹，則又儒之下者，較之二子不逮遠甚矣。

○程子曰：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度越諸子遠矣。

自春

秋以來，道義不明，舉世皆趨功利。至漢仲舒獨以正其義，明其道，守先王醇正之學，以不謀利，不計功，挽後世頹靡之趨，度越諸子殆遠甚矣。朱子亦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也。

○程子曰：知幾者君

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及也。穆生爲酒醴而去。免於胥靡之辱。姜肱爲士室之隱。免於黨錮之禍。薛方守

箕山之節。免於新室之汙。其知幾矣。

穆生。楚王戊之客。因醴酒不設。以王意怠而去。姜肱。東漢時人。黨錮未起。彼見諸人互相標榜。必至於禍。先爲士室以隱。薛方。新莽時人。莽以安車迎之。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

由。臣願守箕山之節。莽悅其言。不强致之。大凡福患之來。皆有其幾。惟君子能見禍於未然。而早爲之計。禍已至。則不能免矣。如穆生姜肱薛方。皆見幾而作者也。不然。胥靡之辱。黨錮之禍。新室之汙。不旋踵而隨其後。欲其脫然無事也。得乎。故君子幾先之哲。誠非恆人所

能及也。○程子曰。揚子雲之過。非必見於美新投閣也。夫其黽勉莽賢之間。而不能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子雲。雄之字也。美新者。雄所作文以美新莽也。投閣者。雄坐事被收。自投閣下也。莽。王莽。賢。董賢也。子雲之過。人皆議之。於仕莽之後。而吾以爲不必於美新投閣之日。而始見也。當成哀平時。雄與莽賢同官。莽賢皆至三公。而雄歷三朝。不徙。浮沈下位。宦情亦可淡矣。此時若肯奉身而退。豈至汙辱。乃覲顏。黽勉於莽賢之間。而不能去。是溺於勢利。其爲卑汙甚矣。烏得爲大丈夫哉。此所以終至於喪廉恥。壞名節。自取禍患。而爲士君子所羞稱也。○程子曰。孔明庶幾禮樂。

孔明。漢諸葛亮字也。禮序

而樂和亮之治國。政刑修舉。皆有次序。而人心豫附。得其和平。庶幾於禮樂矣。非學有本原者。能如是哉。

○程子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孔明輔漢討賊。以信義爲主。以節制行師。以公誠待人。觀出師二表。有曰。親賢

臣。遠小人。鞠躬盡瘁。皆大臣事君之道。所謂有儒者氣象也。三代以後之人。臣於諸葛。無遺憾焉。

○程子曰。文中子本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

閒極有格言。苟揚道不到處。

文中子。王氏名通。隋末不仕。教授河汾。一隱君子也。其弟王凝子福疇等。收其議論。附會成書。名曰中說。雖駁而不醇。然其中多有格言。爲荀卿揚雄輩所說不到者。朱子嘗謂其書言治體處。高似仲

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可謂定論矣。

○程子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

韓愈字退之，仕唐爲吏部侍郎，嘗著原道諫佛骨，自孔孟後千有餘年，聖道不明而愈獨能卓然有見，扶正學而闢異端，秦漢

以來未有能及之者，故程子稱其爲近世豪傑之士，不可以其言之有疵而忽之也。

○問：顏子勇乎？程子曰：孰勇於顏子乎？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

人知顏子深潛純粹，而不知顏子固大勇者也。觀其言以舜爲必可爲，是何等果毅。如不遷怒，不貳過，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皆非大勇不能，故人當學顏子之所學也。

○程子

曰：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迹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

賢人君子抱道匡時，其負荷於一身者至爲重大，特未得其位，則素蘊無

所設施，然而前望往聖，後顧來者，忍令斯道之授受無人而絕續莫必乎？故必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學，開導後進，要使被吾教者，成德達材，有所造就，而其教益明，得吾傳者，親炙聞風，有所奮起，而其傳益廣，是故身雖隱而未見，而道自光，卓迹雖處而未仕，而教已大行，然則出與處雖異，其推己及人，惓惓爲道之心則一也。賢人君子之生於世，豈苟然而已哉。

○程子曰：游安定公之門者，多知稽古而愛民，誠如是，亦可從政

矣。安定公姓胡名瑗，嘗教授湖州，作經義治事兩齋，四方來學者，因其材質之所近，使各就一齋而分教之。慶歷中，與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當時游其門者，多知稽古而愛民，蓋勤於稽古，則有以考政事之得失，心乎愛民，則有以固邦本於不搖，其於從政也，無難矣。

○程子曰：世之博聞強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

未免於有弊也。

子厚姓張，名載，學者稱爲橫渠先生。堯夫姓邵，名雍，學者稱爲康節先生。博聞強識而無體認實踐之功，則泛濫不精，久之厭棄故常，耽心冥寂，遂折而入於禪，故凡爲學者多坐此病。求其卓然特立，不爲所惑，則惟子厚、堯夫而已。

然其立說之閒，或未免於有弊，如正蒙皇極之書，皆大醇而小疵，讀者會其意可也。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無不盡。

君實，光之字也。度量褊淺者與之言，每扞格而不入，則人

亦不樂盡言以相告，君實能聽受不厭，故時與言論，不覺盡吐其底裏而無少隱諱也。

○程子曰：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

周子名敦頤，茂叔其字也。周子爲人，見理明徹，於道有得，胸中灑落，毫無纖翳，如光風霽月，至其居官爲政，則精詳之中，又縝密嚴毅之中，復寬恕務盡其道，此所以不可及也。程子斯言，可謂善形容有道者氣象，而盡周子之生平矣。

○程子曰：子

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

子厚之學見於西銘，正蒙理一分殊，廓然有萬物同體之意。堯夫皇極經世一書，言數而

歸之理，貫內聖外王之道，皆善自開大者也。若堯夫之曾懷曠蕩，細行雖或不謹，而於陰陽之消長，萬物之變化，得於所獨見者，卷舒運用妙乎一心，亦可謂精熟矣。豈學者所能窺測哉。

○程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

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顏子不改其樂，仲尼樂在其中，所樂何事有難以言語求者。故周子但令學者日尋其樂處，而程子亦引之以示人也。蓋非真積力久而自得之，必不能知其故。先儒引而不發，學者宜致思焉。

○程子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

凡人奉一師以爲依歸，則一言一動，惟師是從。安定先生德性沖粹，舉止雍容，故凡從之學者，受其薰陶，習與

俱化，一種醇厚和易之氣，發見於動容周旋之間，望而可知爲安定之門人也。

○程子曰：關中學者正禮文，乃一時之事爾，必也脩身立教，然後風及乎

後世。關中學者謂橫渠之徒也。橫渠教人先以禮。故其徒皆正禮文。而習於威儀。進反之節。雖足以善其行。然不過一時之事耳。必也修身以爲本。立教以達用。然後德可大業可久。流風遺澤及於後世。其所學乃大也。程子此言蓋以匡橫渠之所未逮歟。○

程子與吳師禮論王氏所學之失。曰。爲我盡達之。介甫理者天下之公。不可私有也。非敢必以爲是。介甫

有以告我。則願反覆辨之。辨之而明。不有益於彼。斯有益於我。介甫王安石字也。講明道理乃天下之至公。初不必存彼我之見。苟能反覆辨論。往來商確。則是非明白。不有

益於彼。卽有益於我。亦何嫌何疑。而不以相質也。介甫爲人執拗。其所學之失甚多。故程子婉詞以告之如此。○程子曰。謝顯道爲切問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

道有望矣。顯道名良佐。人之材質不同。有務爲高遠而不肯致力於近者。有徒守卑近而其才不足以充廣之者。惟顯道之學。近裏著已。觀其以生意論仁。以惺惺論敬。實皆切問而近思。而其奮發有爲之才。又能擴而充之。廣而大之。此所謂沈潛剛克。高明

柔克者也。吾道之望不賴有若人哉。○程子自謂今不好獵。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

十二年因見獵者。復有喜心。乃知果未也。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口見茂叔自謂無此好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蓋惟周子用功之深。故知程子此心潛隱。後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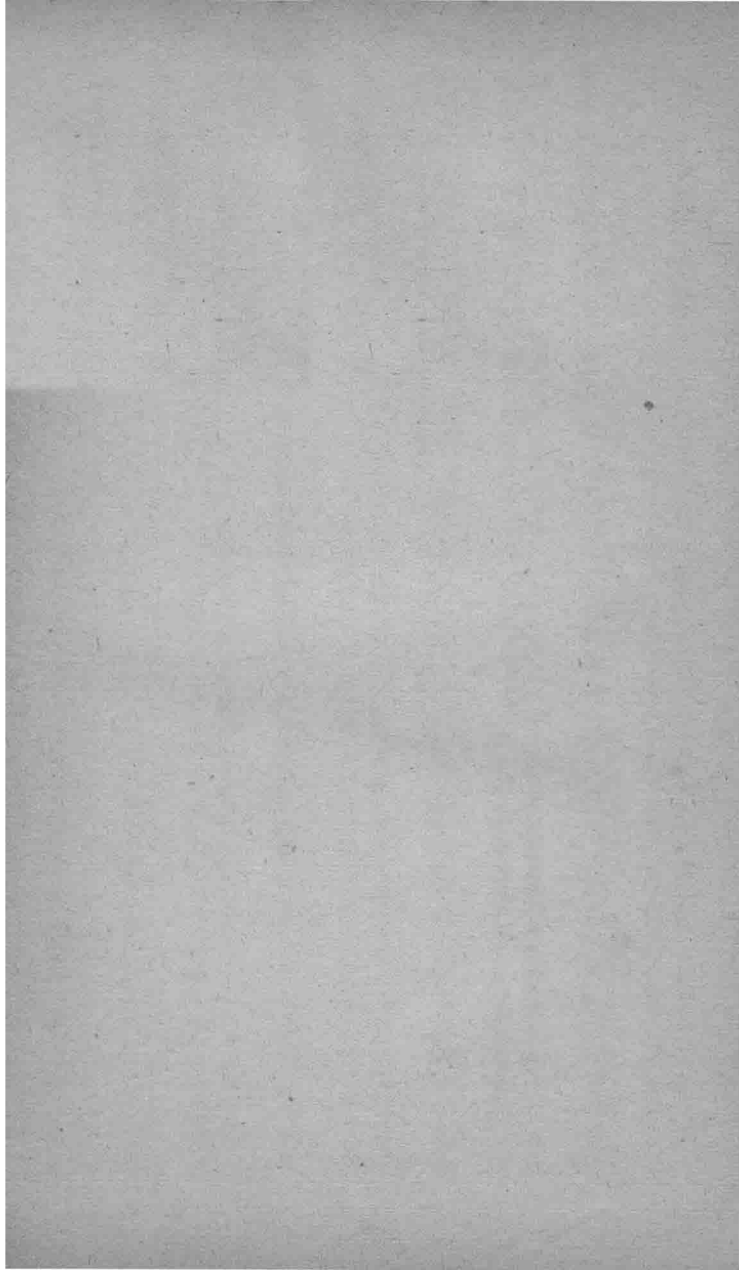
復萌也。惟程子治心之密。故能久而彌厲。觸處加謹也。夫以先儒之純脩。而此心尙不能保其不動。况後之學者。其可不朝夕惕以勵其閑存之力乎。○程子曰。王氏之教靡然而同。是莫大之患也。

以彼之才之言而行其學。故其教易以入。人始也以利從。久則心化之。今而旣安矣。天下弊事一日而可

革若衆心既定風俗已成其何可遽改也。

王氏指安石也。安石爲人執拗其教邪僻以似亂真當時之人靡然從之爲愚固甚大也。以彼才足以濟其奸言足以文其僞故其學雖偏而易於入人而不覺迹

其所以爲教者多出於利世之人惟利是趨始也以利而從之久則心悅而化之今日安於爲利而不知其非矣夫天下事之弊者當其未成則一日可革若衆心爲其所浸淫而既定風俗爲其所漸染而已成雖欲革之而何可得乎此其害之所以甚大而士君子爲學誠不可少有所偏也。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

程子

大任第十五

此篇多詳出處之宜。進退之道。凡二十二章。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大任匪輕。若以輕浮淺露之心當之。未有不至於敗者。故必須篤實。則力量深沈。謀慮謹密。斯可以任大事而無難矣。

○程子曰。克勤小物最難。

人情

多謹於其大。而每忽於其小。若克勤小物。則敬謹之至。而自無疏略之患矣。此則人所最難者也。

○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

其道。

事君事親。其理一也。乃受職於君。則思盡其職之所當為。受身於父母。可不求其道之所當盡乎。若不能盡道。則此身已不可對父母。又何能盡職以對吾君哉。

○程子曰。君子在蹇則有以處蹇。在

困則有以處困。道無時而不可行也。不以蹇而蹇。困而困也。

蹇。阨也。困。窮也。凡人阨則不能自通。君子雖在蹇阨。惟守其正理。絕去僥倖之私。而自可彌乎變。是有以處蹇矣。凡

人窮則不能自振。君子雖在困窮。惟安於義命。並無怨尤之心。而自不改其樂。是有以處困矣。蓋處蹇有蹇之道。處困有困之道。道無不在。故隨時可行。身蹇而道則通。不以蹇而蹇也。身困而道則亨。不以困而困也。此所謂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

○程子

曰。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

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

至仁之人。以天地為一身。其視品物萬形。皆吾四肢百體。豈有不在所愛之內者哉。惟聖人為仁之至。獨能體是心而出之。故民吾胞。物吾與。所謂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者。其在斯人歟。

○程子

曰。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而後出者。以此。

此言臣子之始進。必以正也。擇才而用者。大君之心。以身許國者。人臣之道。道既合矣。而後進。而見用。則處也。

不苟出也。有爲。所謂得其正而吉也。若不審平時之宜。而汲汲以求遇。合始之或輕。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其身之道矣。故商之伊尹。漢之武侯。其平日救世之心。非不甚切。然一則必待三聘之加。一則必俟三顧之誠。禮至而後出者。正以士君子始進。道當如此。斯一進而即以身許國也。彼不正而輕進者。亦何能有爲哉。

○程子曰。非無時也。時者人之所爲。蓋無其人耳。

天下非無可爲之時也。堯舜在上。其時爲唐虞。伊尹在位。其時爲商周。推及後世。若有

爲之人。治則可以力致太平。亂亦可以轉移氣運。故時者人之所爲也。特患無其人耳。何患無其時哉。觀於此言。可見爲人臣子當國家無事。漫無建立。惟知尸位素餐。及當有事。則又逡巡退縮。藉口於時之不可爲者。是皆庸庸之鄙夫也。雖置百喙。能自解哉。

○程

子曰。官守當事。不可以苟免。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若得盡其職。而猶或以難而苟免。或以嫌而苟免。或以禍患而苟免。皆不盡其心。非忠也。既有官守。則鞠躬盡瘁。勉其力之所當爲而已。身家名位。又何計哉。

○程

子曰。一世之才。足以周一世之事。不能大治者。由用之不盡耳。

天生一代之才。自足供一代之用。顧用之者。何如耳。若用而不能盡其才。則世亦不能大治。於才乎。何尤。朱子

亦曰。天生人才。自足供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

○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

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

天生烝民。樹之后王。以君長之。治以法度。紀綱而爭奪息。導以耕桑。畜牧而生養。遂教以孝悌。忠信而倫理明。然後建極歸極。而人道立於中。五氣

順布而天道成於上。山。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以立政。以大聖之資豈不能

一旦而盡興天下之利。而必待相繼而始備者。蓋聖人勗作。審時勢。順風氣。必繼天以建極。而未嘗先天以開人。各因時以立政。而未嘗好大而喜功也。此古帝王之所以爲萬世法也。

○程子曰。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

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

則悻悻以傷於義矣。

在下則勢疏。始進則交淺。上未見信。惟當安於守正。寬以待之。未可急於求信也。苟求信之心急。非汲汲以失其真正之守。則悻悻以傷於事上之義。非在下之道矣。初入仕途者。不可不明此意哉。

○程子

曰。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絕。其爲惡之原則終不得止。

此言治民不可徒塞其流。而不清其源也。人之爲惡者。其原必有所始。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自知。故欲禁止其

惡。當察其原之所在。而有以絕之。俾不至於爲惡。則自可息矣。如制恆產使不飢寒。與教化使知禮義之類是也。不然者。徒治其惡。而其原未絕。恐終不可得而止也。

○程子曰。居今之世。則當安今之法令。

治今之世。則當酌古以處時。制度必一切更張。而後可爲也。亦何義乎。

生今之世。反古之道。不可也。故在下者。則當安分而守法。治今之世。自作聰明。不可也。故

在上者。尤當酌古以準今。卽曰時勢。或有不同。成法似宜變通。要亦不過師古人之意。而損益之。以隨時而制宜耳。使謂制度必由己勗。盡舉一切更張之。而後可爲也。亦何所取義乎。夫愚賤固宜安今。而賢智更須法古。律以臣民之義。卽秉鈞亦宜受裁。况操變理之權。則執拗不無悞國。此程子蓋有爲而言之歟。

○程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

皆世官。政由是敗矣。

祿以報功而官必擇人。古者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故當時所用皆賢才而政無不舉。及周之衰。官人以世。而賢者皆不得位。其政為能不敗哉。必如湯之立賢無方。斯可為萬世法矣。

○程子

曰：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

知謂知其

理之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君子之為學也。非徒自有餘而已。蓋將使先知者有以覺乎後知之人。使先覺者有以覺乎後覺之人。必盡天下共明乎大道而由之。然後其心始快然也。而老子以為其意非欲以明乎民。乃實將以愚之。則是視聖人立教無非欺世之具。而昧心害理為已甚矣。其亦自賊賊其性而為是言歟。

○程子曰：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

經世

之務。皆吾儒所當力任。故不可以不通。蓋天下事豈可分外視之。譬如為一家事焉。非我即彼。有不得辭其責者。此所以平居必當講習。臨事不可退諉也。

○程子曰：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

自守窮閭。名必聞。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干進者顯榮。守道者沈晦。

古昔盛時。公卿大夫之在高位者。率皆虛公延攬。而有求於士。

故士雖伏處草茅。而名必聞於朝。才必用於世。蓋惟忠德業之不修。不患弓旌之不至也。今則下士之典無聞。而士之欲乘時建功名者。不能不有求於公卿大夫。故隨俗以干進。則顯榮立至。若正己而守道。則沈晦終身矣。噫。士習隨風。會為轉移。可勝慨哉。

○程

子曰：君子不輕天下而重其身。不輕其身而重天下。凡為其所當為。不為其所不可為者而已。

君子視天下如一家。故不

輕天下而重其身。而天下之本在身。故不輕其身而重天下。蓋吾身與天下原有相維繫之理。天下所當為之事。皆吾身不得不為之事。所不容度外置者。君子直引為己任。而為之。至於不可為者。則不以分其心。而不為矣。要之。君子一身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

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皆所當爲者也故重其身不得不重天下重天下尤必先重其身也

○程子曰聖賢之處世在在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

時而獨異

聖賢之所爲惟順乎理而已豈顧夫世俗之同異哉故在乎人理之常者未嘗不與人同出於流俗所同者則有時不能不獨異也

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

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當同者而我異之則亂常拂理矣當異者而我同之則隨俗習非矣故必同而能異則不拂於人理之常而亦不徇乎習俗之見惟理是從各適其宜此其所以爲聖人也

○

程子曰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

此言事君之道也知人主不當自聖則貴

難陳善必以堯舜望其君而諂諛之言不敢出矣知人臣義無私交則守正立身必以名節勵諸已而阿黨之計不敢爲矣非然者務諂媚以取容植黨援以自固臣心若此可勝誅哉

○程子曰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

道無利欲之蔽

周公之心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其身是以至公無私而進退合道蓋無一毫利欲之蔽也

其處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

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

夔夔戒謹卑順之貌存誠者自信之篤也蕩蕩明白坦平之義周公心存敬畏而又能將之以誠故雖流言日播身當危疑之地而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既不

忿戾而改常亦不疑懼而失守是爲不失其聖也

○程子曰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

身

否亨由乎時道之否亨由乎我大人處否之時小人道長而能守其正節不入其羣身則否矣然直道而行無所撓屈道則亨也蓋寧守道而殉身必不辱身而枉道也

士志第十六 凡二十
三章

程子曰：士有志在朝廷而才不足者，有才可以濟而誠不至者，誠苟至焉，正色率下，則用之天下治矣。士人

立身行道，勤思致主，志在朝廷矣。而才不足以勝之者，又或遺大投艱，才可以濟矣。而行之有未盡其誠者，惟是合志與才而皆本此純誠無妄之心，繚絲而懸至焉。由是正色立朝，下觀而化，天下有不治乎？此至誠動物之道，在位者之所宜急講也。 ○程子

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

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賢者之進將以行其道也，苟輕身自獻，則始進不正，必不見信用於君，故必待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妄自尊

大也。誠以人君必有尊德樂道之實心，庶幾諫行言聽，可與有為。非然則不能矣。此古人所以甚重於始進而不肯苟且以求合也。 ○程子曰：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苟不盡其責之所當

為，則事業何自而立？君成我者，父生我者，成我之功與生我並，故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苟不能鞠躬盡瘁，殫臣職之所當為，則事功勳業何自而立？臣不克忠，亦猶子之不克孝矣。 ○程子曰：不正而合，

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不正之合，必不可久。若合以正道，自無睽離之

愚故賢者順是理之當然，安而行之，智者知其幾之必然，固而守之，皆必以正道而後合者也。 ○程子曰：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

而勸懲之道至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

君子相君以治天下在乎

明辨善惡，分別勸懲。蓋善者人所共好也，舉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惡者人所共惡也，罰之則民有所懲而不敢爲惡。二者實爲政之大權。否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災且及其身矣。何以相君而治天下乎。

○程子曰：王道如砥，本

乎人情，出乎禮義。

砥，礪石言其平也。爲治而矯拂人情，蔑棄禮義，則崎嶇反側，孰甚焉。故王道之所以蕩平者，惟是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以本乎人情之公立正位行大道，以出乎禮義之正。然後無偏無黨，而爲君子小人之所視履也。

○

程子曰：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飢則爲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愛

身乎。

人臣之義居其位，卽當盡其職。況位愈高，則君之待我者甚厚，任我者甚重，而所以圖報國者當愈勤，而不容已矣。若徒虛糜爵祿，漫無報稱，是猶鷹犬之類，饑則附人，飽則颺去。其自處不堪問矣。曾是愛身者而若是乎。蓋君恩莫報，臣心宜靖，不可徒爲身

家之計而甘蹈鷹犬之羞也。

○程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

爲人，施德澤以被民物也。爲己，私利祿以肥身家也。孔子言學有古今之異，而程子言仕亦有古今之異，可慨也已。

○程

子曰：仲尼之門不仕於大夫之家，惟顏閔曾子數人而已。

仕本欲以行道。當時權在大夫，故聖門諸子每急於見用，而委贊權門。若夫見道明，信道篤，澹然自樂，不仕於大夫之家

者，惟顏閔曾子數人而已。蓋顏閔居德行之首，而曾子爲傳道之英。其

○程子曰：人所不可能者，聖人不爲也。或曰：周公

能爲人臣所不能爲，陋哉斯言也。

聖人所行無非大中至正，平常不易之道。皆人所可能者。若人所不可能，則聖人亦不能，而有所不爲矣。如周公之爲臣，亦不過盡臣道之當然而已。而或謂其能爲人臣所不能爲，是

周公別有所以爲臣之道也。其言不亦陋哉。蓋聖無異人人之所不能必。非聖之所爲。則聖之所爲亦非人之所不能而不必過爲推高之見也。

○程子曰。天下國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合者。由

有閒也。無閒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爲有閒也。去其閒隔而合之。

則無不和且治矣。

閒隙也。天下國家之大。萬物之煩。每多不合之端者。由其先有閒隙之可乘也。即天地造化。萬物蕃變。皆必合而後流行發育。不合則氣不通而化生莫遂矣。故凡人倫日用事物。莫不皆然。誠去其閒隙。則情意以通。恩義以洽。

而無不和且治矣。

○張子厚再召如京師。過程子曰。往終無補也。不如退而閒居。講明道義。以資後學。猶之可也。程

子曰。何必然。義當往則往。義當來則來耳。

子厚之言。逆知其道之終不行。而欲講學以授生徒也。程子則以去就之大義告之。蓋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義當往則往也。道不行則奉身而退。義當來則來也。此

聖人用行舍藏之學也。

○程子曰。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

在上位者當以正君

定國爲己任。豈可隨人步趨。故有拯而無隨。若在下位。則微有不同者。如職守所在。是當拯也。職所不及。是當隨也。又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者。蓋國家重大之事。原難坐觀成敗。固亦起而拯之。至於拯之不得。而非職分所屬。則亦隨之而已。凡有位者。惟各盡其心焉可也。

○程子曰。漢世之賢良舉。而後至。若公孫弘。猶強起之者。今則求舉而自進也。抑曰。欲廷對天子之問。言天下之事。猶之可也。苟志於科目之美。爲進取之資而已。得則肆。失則沮。肆則悅。沮則悲。不賢不良。孰加

於此。

漢世之科。乃舉之於上。而下應之者也。如公孫弘。雖非正士。然猶知自重。必強而後起。今則求舉而競趨於自進矣。苟曰幼學。壯行。欲玉見天子。而言天下之事。此猶在致君澤民之意。庶乎可也。若但爲進取科目而已。得則志肆而悅。失則志沮而悲。異

直患得也。不賢不良甚矣。豈朝廷設科取士之意哉。蓋科目之流弊必至於此。在宋時良方正茂才異等稍通其意而用之庶可以挽士趨而少戢奔競之習也。

○程子曰：君子之道其說

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斁。

君子至正之道。上順天理。下應人心。故其說於民也。直如天地覆載之施。萬物生成。靡不各得。而後入人之深。民之感之者。心誠說服。久而無斁焉。彼夫違道干譽。

苟取一時之說者。豈足以語此。

○程子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

人苟自盡其職。則責己不暇。何暇責人。若深有所求於上。復有所苛於下。徒知責人而處己則恕。是其人必不能正。

己而求人者也。豈可以任職分乎。

○程子曰：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安常也。雖不進

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

君子靜守以待時。雖欲有用於世。而此心恬然。毫無所動。乃為能安其常也。若身雖未進而志則已動。是不能安其常矣。豈待時之道哉。

○程子曰：賢者安履其素

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

其守乎。

賢者素其位而行。其窮也。初無貧賤之憂。其達也將遂行道之志。以是而進。自所為無不善矣。若欲貴之心未能淡忘。而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則必為寵利之私所勝矣。豈能安履其守乎。

○程子曰：凡諫說於君

論辨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欲進言者當勝之以理。因其理而開陳之。則事易明而言易入。若盛氣而與之爭。彼將不能平。而亦以氣禦我。其招拂怒也必矣。此告君友者所以貴乎法語巽言也。

○

或問：坤者臣道也。在君亦有用乎。程子曰：厚德載物。豈非人君之用。

坤為地道。同即臣道也。然易象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則論其用處。人君以仁育義正之德。承載

天下無一物不在度內。

○程子曰：論學者當明理，論治者當識體。

講學而不明理，則徒事乎詞章記誦之習，未爲知學也。論治而不識體，則徒講乎制度文爲之末，未爲知治也。故善

學者必以明理爲先，理既明，斯德無不進矣。善治者必以識體爲要，體既識，斯用無不通矣。

○程子曰：凡人有己，必用才。聖人忘己，何才之足言。

凡人有己之見，則私意未化，而處事之際，

多矜情負氣，而自用其才。若聖人，則己之盡忘，渾然無私，而動靜張弛，惟有天理流行而已。何才之足言哉。

○程子曰：士之自高，尙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

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

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尙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懷抱道德如伊尹、太公之類是也。知足自保如

張良、疏廣之類是也。量能度分如徐孺子、申屠蟠之類是也。清介自守如嚴陵、周黨之類是也。四者雖處心有小大，處義有得失之殊，要皆能高尙其事者也。若蠱上九陽剛之才，超然斯世之表，象謂其志可則者，蓋指懷抱道德進退合義者言也。